# 婦女雜誌



第十七巻　第三號

#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葉聖陶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載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精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行聲明未用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願受酬者名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登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收

##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 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一角六分

| 預定 | | | |
|---|---|---|---|
| 時期 | 冊數 | 書價連郵費 | |
| 全年 | 十二 | 國內 | 二元四角 |
| | | 國外 |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一元九角二分 |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減半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 廣告價目表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底封面之外面 | 七十元 | | |
| 優等 | 封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 六十六元 | 三十三元 | |
| 上等 | 圖畫中 正文前 | 四十八元 | 二十八元 | 十七元 |
| 普通 | 正文中 正文後 | 三十八元 | 廿四元 | 十五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㊀定單號數 ㊁定戶姓名 ㊂在何處定 ㊃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PHYTIN
"CIBA"
菲葶
汽巴
CIBA
產後失調
操勞過度
營養不良
菲葶為植物性燐質補品
四時可服男女老幼咸宜
是補身健體之妙品
瑞士國汽巴藥廠監製
上海九江路二號汽巴藥廠謹啟
均宜服菲葶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三號

二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楊東蓴……三

男女對於政府的趨向的比較……華君……一一

我國女子取得財產繼承權的經過……劉朗泉……一六

亞麗安娜（小說）……巴金……二四

本誌「婦女與文學專號」徵文……二九

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金仲華……三一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四〇

蘇俄的農村故事（三則）（W. Duranty 作）……李偉森……四一


## 徵文

### 自己描寫


我的立體像……王春翠……五五

一個平庸的人……愛真……五七

歲暮……周尚文……六八

## 當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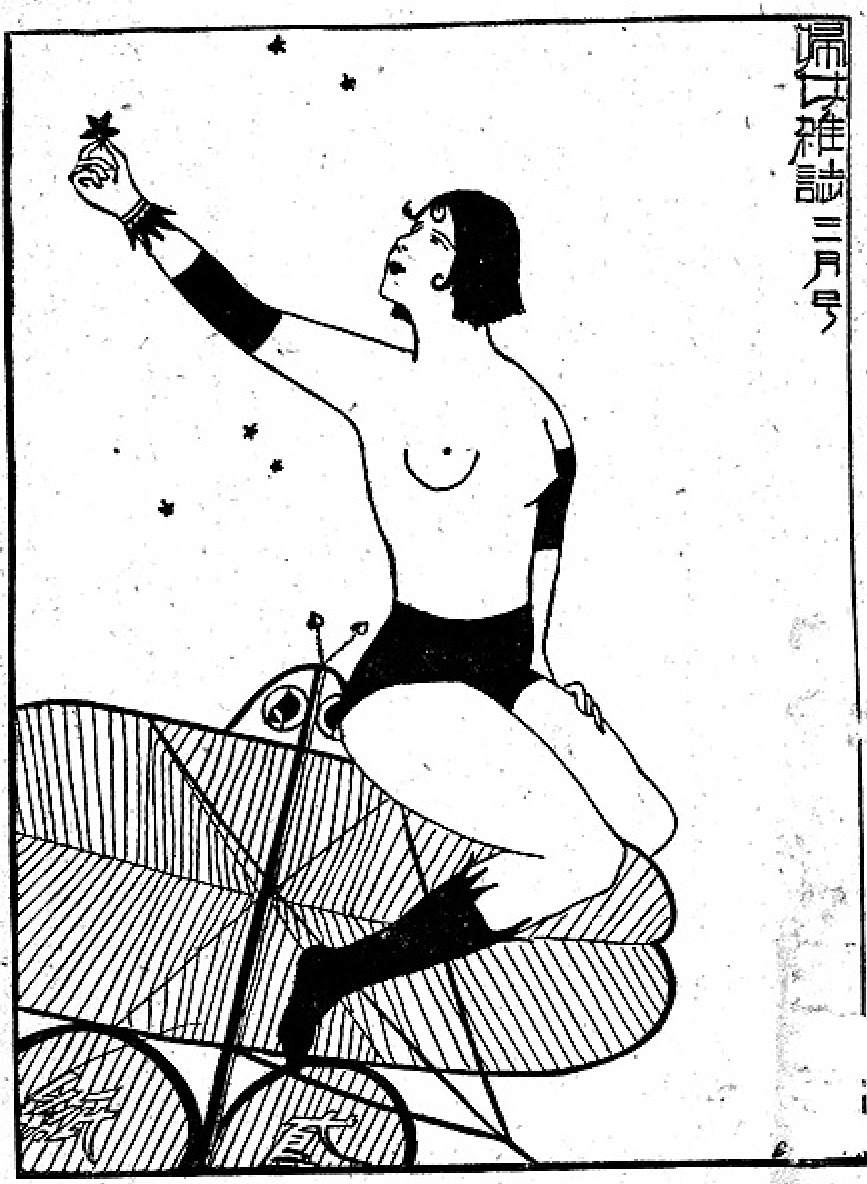
### 春天

二

我的速寫……王鬘華……六二
窗外的洋槐……謙謙……六三
芸姊……平凡……六四
婦女十七卷十一號徵文……六六

## 婦女談藪

德國政治上的婦女……仲華……六七
美國婦女參政的十年……仲華……七一
女科學家潘寧登……仲華……七三
婦女記者……謝宏徒……七五
英國工黨議員提議女僕組織工會……仲華……七七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七九
雷哀·錫耳維埃（俄國 V. Brussof 作）……沈餘……九一
女俗叢談（三則）……黃石……一〇一
家庭電化的常識……微知……一〇七
娩產的生理和處置法……程瀚章……一一三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一一七


婦女雜誌
三月号

# 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

楊東蓴

## 一　合理化與資本主義初期的婦女勞動

**製造業時代**

自從製造業的生產代替手工業的小生產以後，於是由於分業的結果，就造成婦女並少年勞動底大量的使用底可能性。手工業時代，每個勞動者要製造一樣物件，便必得具有工作上的熟練，換句話說，就必得精通這物件底材料底性質，就必得理解着怎樣地去使用生產工具；質言之，卽必得理解着整個的生產過程。但是，在生產過程被分解爲個別的分業以後，像上面這種熟練並理解，就成爲不必要的了。例如，一根針底製造，需要二十種分業，便不是一個勞動者順次地所能完成的工作，卻是二十個勞動者各各執行着二十種分業之一；像這種情形，就根本地變化了整個的勞動組織。不用說，有若干的作業，是需要着和以前同樣高度的熟練勞動者，在部分上言，並且需要着較以前更爲適用的勞動者。但是，不拘那個勞動者，在這時候，卻不必理解着整個的生產過程了；結果，沒有特殊才能的勞動者，也就被使用起來了。這樣一來，多數地去使用着相當的婦女並少年，就成爲可能的事體了。加之，某種分業，又適合於婦女並少年底勞動，而婦女底勞動力又特別低廉，所以婦女勞動使用底範圍便從此擴大起來。

**機械導入以後**

自機械工業導入以後，機械勞動者底勞動，就不需要着和製造業勞動一般的特別的部分技能；反之，一般的勞動者，都需要着平均的技能。這樣一來，婦女並少年底使用範圍，便益加顯著地擴大了。

「機械便是使用着無筋力的勞動者——換句話說，卽使用着身體發達尚未成熟而四肢較爲軟柔的勞動者——的手段。這樣一來，婦女勞動並兒童勞動，就是資本制的機械使用底最初的話語。對於勞動並勞動者的這種巨大的代用物，不久就不問老少男女把勞動者底一家都編列在資本底直接支配之下了，因此，這種代用物便成爲使賃銀勞動者數量增大起來的一種手段。」

由這段文章看來，便知道：一方面，獨立的手工業者底絕跡，家內工業底廢絕並製造業工場底頹廢，把婦女勞動者引入到工場裏面去；他方面，廉價的婦女勞動，又使這個過程加速地進展起來。到了今日，東洋底日本中國並印度，一般地來說，也完成着和前世紀前半期歐洲資本主義諸國相同的過程；這就是說，暴風雨一般的工業化，漸次地把城鎮婦女，鄉村的小農婦女並那些陷於頹廢狀態中的手工業者底婦女，也

都引入到工場並鑛山裏面去了。因此，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就成為今日全世界底一個普遍的題目。

## 二　婦女勞動底發達

**發達底概觀**

（1）大戰以前　大戰以前，在德國，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七年，從事於職業的婦女底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反之，從事於職業的男子底人數，卻只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百名婦女中從事於職業的，在一八九五年為百分之三十六·五，到一九〇七年，便增加為百分之四四·五。其次在英國，十個重要產業部門，從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九一年，婦女勞動增加到百分之二二一，而男子勞動者底人數，卻只增加百分之五五。再其次在美國，從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從事於職業的男子底人數，增加了兩倍以上，即從千四百七十萬人增加為三千萬人；而從事於職業的婦女底人數，卻增加了三倍，即從二百六十萬人增加為八百萬人。最後在法國，從一八六六年至一九〇六年，男子勞動者底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婦女勞動者底人數，卻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2）大戰中　大戰中婦女勞動底急速的發達，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出來。

在德國，統計全部有保險義務的人員底約半數，則據養病保險底統計，關於婦女勞動底增加，便如次表所示：

| | 六月一日 | 十日 |
|---|---|---|
| 一九一四年 | 一〇〇 | 八〇·六 |
| 一九一五年 | | 九六·四 |
| 一九一六年 | | 一〇四·〇 |
| 一九一七年 | | 一一六·六 |
| 一九一八年 | | 一一六·〇 |

其次在美國，據勞動局婦女部底報告，則關於婦女勞動者一部分底增加數，便如次表所示：

對於男子勞動者千人的比率

| 產業部門 | 一九一四年 | 第一回募兵後（註一） | 第二回募兵後（註二） |
|---|---|---|---|
| 鐵鋼及其他生產物 | 二九 | 二九 | 九五 |
| 金屬及金屬生產物（但鐵及鋼除外） | 一五〇 | 一四九 | 一七八 |
| 汽車（包含牠底裝具並部分品） | 一八 | 四四 | 一一四 |
| 電氣機械（包含牠底裝置品並部分品） | 二〇二 | 二一四 | 二七〇 |
| 音樂器具 | 七七 | 一六五 | 二六〇 |
| 光學用品 | 二六五 | 三二七 | 三七一 |

（註一）包含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三月第一回募兵後七或八個月的期間。

（註二）包含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第二回募兵後四或五個月的期間。

最後在法國，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從事於產業的婦女人數底增加，在百分之四一至百分之一二九上下之間，男子勞動者底

人數增加，在百分之三一至百分之九十之間。並且，在動員以前，四十八萬七千四百七十四個企業都使用着婦女，到一九一七年七月，便有六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個工場使用着婦女。

（3）大戰後 據德國國勢調查底結果，則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情況，便如次表所示：

一九〇五年——一九二五年從事於職業的人數增加表

| | 男 | 女 |
|---|---|---|
| 巴延威敦堡及巴敦 | 二二%（增） | 四九・七%（增） |
| 薩克遜 | 一六・九%（增） | 三八・六%（增） |
| 中部德意志 | 二四%（增） | 四七・〇%（增） |

產業上被雇傭的百人中的婦女數（百分率）

| | 一九〇七年 | 一九二五年 |
|---|---|---|
| 巴延威敦堡及巴敦 | 二二・三 | 二六・〇 |
| 薩克遜 | 三一・三 | 三四・六 |
| 中部德意志 | 一八・〇 | 二二・〇 |

其次，據法國職業調查底結果，也表示着和德國同樣的情形：

| | 從事於職業的的婦女總數 | 對於全勞動者數的百分比 |
|---|---|---|
| 一九一一年 | 七七一九一〇四 | 三八 |
| 一九二一年 | 八六〇六〇五九 | 四二 |

再其次，在奧國，最近十年間婦女勞動者數，比較男子勞動者數，也急激地增加了，如次表所示：

維也納百〇八種產業中婦女勞動者底人數底增加表

| | |
|---|---|
| 一九一〇年 | 二九五一 |
| 一九二三年 | 三一一五 |

又其次，在意大利，各大產業中婦女勞動者人數在一九一二年為四二五七三九人，一九二四年增加為七五二二六八人。

最後，在美國，從事於職業的婦女人數，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增加了五千萬人。

（4）已結婚的婦女勞動者 在美國，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已結婚的婦女勞動者底人數底增加，如次表所示：

| | 一九一〇年 | 一九二〇年 |
|---|---|---|
| 消費產業 | 一七・五% | 二四・三% |
| 商業 | 四・四% | 八・一% |

在中國並日本底婦女勞動者中，則有七七・五%為已結婚者，黑人婦女則居四四%。在德國，一九〇七年，紡織婦女勞動者中有二〇%為已結婚者，至一九二一年，則有三三%。化學工業上的婦女勞動者，一九〇七年，約五%為已結婚者，到今日則有三三%。

各種職業中的婦女勞動

（1）工業 在大戰前全期間中及以後，——美國除外，——婦女勞動，一般地都是現出增加的現象，並且適宜於婦女底職業的範圍，也漸次地擴大了。婦女們已漸次地侵入到以

節爲男子所獨占而在今日於全經濟中又次第獲得重大意義的職業(如金屬工業並化學工業等)上面去了。例如德國全勞動者中婦女人數增加底百分比便如次所示:

| | 一九〇七年 | 一九二五年 |
| --- | --- | --- |
| 紡績產業 | 五〇・〇% | 六一・二% |
| 被服產業 | 五〇・七% | 七一・八% |
| 金屬產業 | 六・二% | 一九・一% |
| 機械製造 | 七・八% | 一一・三% |

其次,在英國,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婦女勞動者人數增加底百分比,如次所示:

| | |
| --- | --- |
| 紡績產業 | 六・三% |
| 被服產業 | 二・九% |

至於金屬產業,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間,婦女勞動者人數便增加了四四%。

再其次,在美國,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鐵及鋼鐵產業上婦女勞動者人數增加在一倍以上,即由二三五五七人增加爲五八一九〇人。被服產業中,則不就學婦女勞動者數增加三〇%,就學婦女勞動者數增加一二%。

金屬產業中婦女勞動者數底急激的增加,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大戰中的需要而來,他方面是因爲最近數十年來由消費工業進展到重工業的強大的發達而來。所以,在德國,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鑛山業以及機械產業中婦女勞動者人數就增加了二倍以上,而紡織產業卻僅僅增加三%。又如化學工業中婦女勞動者數,也有急激的增加,例如德國在一九〇七年化學工業上的婦女勞動者數還沒有超過一三%,但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就增加爲二二%了。其在巴敦,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婦女化學勞動者人數便由一六九〇增至三五〇三人,而男子之數,卻只由九五四三人增至一二一〇二人。

(2)事務員　婦女們從事於事務員職業的人在最近十年間,不拘在那一國,都表示着急速的增加。例如美國,一八九九年,一百個勞動者中只有七・七人爲事務員,一九〇〇年便增加爲九・九人,一九一四年增加爲一三・八人,一九一九年增加爲一五・九人。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勞動者人數增加了二倍,而事務員人數卻增加了四倍。其在德國底十四區域,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事務員人數增加了一倍,而勞動者人數卻不過增加了一〇%。

其次,在許多國度中,婦女事務員人數底增加,又較男子事務員人數底增加爲更急速。例如德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婦女事務員人數增加了四倍,而男子事務員人數卻只增加了二倍。

其在英國,據一九二三年底統計,銀行及商業上婦女事務員數總計爲五十萬人以上。牠底進展底百分比,是如次所示:

| | |
| --- | --- |
| 一九一四年 | 二六 |

一九一九年　四三
一九二三年　四九

其在法國，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間，婦女事務員人數增加了四六四五〇〇人，而男子事務員人數，卻退少了二二〇〇〇人。其在奧國維也納銀行界，則婦女事務員數增加了二八四四人。

（3）農業　在農業上，婦女勞動者人數卻表示着退減的現象。例如美國，農業婦女賃銀勞動者人數，在一九一〇年爲三四九九四一人，到一九二〇年，卻減少爲二七七五一六人；又如，農業婦女勞動者數，在一九一〇年占農業勞動者全數的一一%，但是，到一九二〇年，就只占九%了。其在德國，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〇年，農業婦女賃銀勞動者數減少了一五%，而農業男子賃銀勞動者數卻只減少一〇%。

婦女勞動底退減情形，一般地又表現在家政上面。例如美國女僕人數，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就差不多減少了一百萬人。其在奧國，從事家內工作的婦女，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間，也從一三四二六五人減爲三〇一四一人。其在法國，則於一九二一年，較之一九〇六年，減少了十萬人。

* * * * *

所以總括起來說，婦女勞動底發展，在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在過去數十年間，表示着如次的根本的傾向：

（1）勞動婦女人數恆常地增加着，而較男子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更爲急速；

（2）婦女們漸次地侵入到男子的產業部門裏面；

（3）事務員上的職業，較工業上的職業，更表現着婦女勞動底增加；

（4）農業上及家政上，一般地表現着婦女勞動底減退。

## 三　現在的合理化與婦女勞動

以前使今日的婦女勞動底成長

在過去，成就第一次暴風雨般的婦女勞動底成長的原因，到今日卻更加強烈地作用着。由分業而導成的勞動過程底革命，現在卻用加速度而完成起來了。用較低度的勞動力去代替較高度的勞動力，換句話說，卽用婦人去代替男子，用少女去代替年長的婦女勞動者，這種可能性，也就因勞動過程底革命而愈加增多了。勞動者生活底貧困化，因生產力底增加的發達，因財富底不斷的集中，也就不斷地普遍化起來了。不單是資本家底財富和勞動者生活底貧困之間的間隔日見增長，而且，事實上，一般的工人都漸次地陷入到險惡的貧困裏面，因爲這個緣故，勞動者底婦女，爲着她底家庭底生計，就不能不『共勵起來』把她底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並且，在今日和在百年前一樣，『婦女勞動力』是特別低廉的。所以，在今日縱令有許多婦女勞動者組織了勞動組合，縱令有許多進步的婦女勞動者發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但是，婦女勞動者，在今日和在以前一樣，和男子比較起來，

乃是一種無防禦力而較爲便利的榨取對象。因此，資本家，在今日和在以前一樣，不拘在什麼處所，都盡量地把婦女引入到生產裏面，把較低廉的婦女勞動力去代替較昂貴的男子勞動力。但是，在現今的婦女勞動底發展和過去的婦女勞動底發展之間，卻存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大戰以前，婦女勞動者人數，比較男子勞動者人數，只是比較迅速地增加着。到了今日，婦女勞動者人數增加着，而男子勞動者人數卻減退着，——甚至男子勞動者人數和婦女勞動者人數都在減退着，不過婦女勞動者人數底減退，比較地徐緩罷了。例如在美國十三種產業中，男子勞動者人數，便從一九二〇年的六〇二二六六人減爲一九二三年的五二二七八四人，反之，婦女勞動者人數於同一時期，卻不過從一一五、六九〇人減爲一一〇、五七六人罷了。

### 以前並今日的合理化

關於現在的婦女勞動底成長與戰前的婦女勞動底成長這一個根本的不同，其關鍵，就在資本主義底合理化過程上面。大戰以前的生產，常常因爲新市場（殖民地）底創設以及因爲把新市場引入到世界經濟底圈內去，所以那時的生產，都是以那種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者總數底恆常地增加爲基準而擴大起來。不用說，那種和資本主義底發展不可分離地結合着的正規的恐慌，自然地周期地要闖出大衆失業的現象；不用說，生產底合理化，自然地要使男女勞動者人數底不斷的增加成爲一種過剩的現象。但是，大戰前的一切恐慌，總括一句話，都是好景氣底前驅，結局，不問生產力荒廢到了那種地步，可是，生產機關，在這一次生產力荒廢以後，不但重行來吸收着失業者底預備軍，而且，這生產機關更得到一步的擴大，足以重行來使用着新的勞動力。

然而，到了今日，情形就根本地不同了。在今日，生產力底發達和資本主義的所有關係之間底矛盾，已經進到使生產底發達不能伴着勞動者數底絕對的增加進行了。這就是說，在今日，因生產底合理化底影響而形成的生產底增加，已經使市場不能和生產底擴大同一步調，而造出不斷地增加着的失業大衆。所以在今日，勞動者人數就絕對地減少了，數百萬失業的勞動者，便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這些勞動者，在英國，在德國，在奧國，在波蘭，都是賦閑幾年而找不到工作。到今日，像那些曾經沒有發生過失業事件的法國和意大利，也就出現了這種失業的恐慌。就是那個具有強大的國內市場的美國，牠底勞動者人數，也一樣地呈現着減退的情況，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生產上牠固然有六%的增加，可是勞動者人數卻減退了一二%。在這種情況之下，不但是婦女勞動者排除男子勞動者的情況一天一天地尖銳化，而且婦女勞動底競爭，當着今日這個慢性的恐慌時代，也要比較在那所謂正常的時代，要更加劇烈些。所以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就成爲今日全世界一個急待解決的當面問題了。

### 合理化的種種方法

產業合理化的方法，在本質上來說，約有四點：第一，用人類底手而遂行的勞動，都用機械去代替，這樣一來，便可

以促進生產，加高利潤，同時減少勞動力；第二把整個的勞動過程，分解爲多數的部分操作，這樣一來，各個操作，便愈加簡單，要學習這種操作所費的時間也愈加短少，並且，可以用低能的勞動者去代替能力高大的勞動者，同時生產可以迅速，而減少勞動力；第三用機械的方法，如走帶等去代替需要肉體的力的作業如材料底搬運等，這樣一來，便促進了生產底速度，增加了資本家底利潤，同時又減少了勞動力；第四隨着以上三種方法，由是勞動時間因之延長，而賃銀倒反低下，在這個場合上，也足以提高生產，使生產加速，使資本家底利潤增加。產業合理化，是繼承製造業時代底分業而來的，不過在製造業時代底分業所不完備而不精密的處所，到今日都已完備都已精密的了。總之，到了產業合理化的時代，所謂勞動者，都已變成了部分的助手，而勞動者技能上的學習所需要的時間，亦隨着短少，其結果，勞動者底生活就更陷於不安定的境地了。

產業合理化的方法大致不外如上所述現在進而從事實上來說明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勞動的關係，

第一，新的機械與婦女勞動　家政一項，本質上是屬於婦女勞動範圍以內的東西，但是，自從新的機械被使用了以後，婢女人數底減少，便成爲中產家庭的家政底合理化底結果。下面一段報告，是最近旅行美國的德國勞動組合員所寫的，我們只要讀了這段報告，就可以明白合理化所影響到家政上面的情況：

「家政多半都機械化了，中央煖熱器裝置，洗濯機械，製斗機械以及吸塵機械，不但使婢女成爲無用的長物，而且縮小了家庭婦女底勢力範圍。掃除底勞動，因爲房間區劃底結果，因爲節省勞動的設備，已經被限制到最小限度。煖熱及照光，都是由家庭統轄局或都市機關分送而來。食物，大部分都是用罐頭，簡而易舉。」

其次，農業上，婦女勞動者因複犂等新的機械底發明，於是婦女勞動力就有過剩的現象。據旅行美國的德國勞動組合員底報告：「在多少進步的聯邦內的地主們，都用機械去播種、去打禾、去收穫、去飼食牲畜。」所以，在一八七〇年，百人勞動者中，對於農業生產的需要，倘居四十七人，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就只需要二十六人了。

再其次，爲玻璃工業。福特工場，在以前需要三萬勞動者的工作，現在因爲玻璃製造機械爐底使用，便只需要二三百人了。其結果，玻璃底生產額固然有巨大的增加，但是，熟練勞動者人數卻減退了，而不熟練勞動者人數，尤其是婦女勞動者人數，反增加了。據一九二〇年底調查，全部勞動者的人數減退七%，而婦女卻增加了二倍。即一九一〇年從事玻璃工業的婦女勞動者只有七%，可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便增加爲一六%。

又其次，爲製靴工業。製靴工業，因專門機械底使用，分業更得到精密的改善。結果，男子勞動者底工作，多爲婦女勞動者所代替。尤其是在美國，婦女勞動者從事於製靴工業的，在一九一〇年占三二%，到一九

二〇年便占三六%。下面所引用的，是英國一位記者底報告，從這報告中，我們便可知道美國製靴工業中婦女勞動底性質：

『有一天，我去訪問離波士頓二三𠦃地方的工場。在那工場，專門製造婦女用的奢侈品。我在那裏站了十分鐘，就使我不得不發出如次的疑問：「爲什麼你們這個工場只是使用着少年和少女呢？」工場底技師長答道：「這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我們並不需要多數的男子勞動者，我們並不需要學習完了某種修業期限的男子勞動者。在這個工場所做的工作，都只需要二週間的學習。少年少女底工價，比成年男女來得低廉，可是他們底工作，却是一樣的。」不拘那一個勞動者底工作，都不外是最細微的部分作業。例如一只靴底，就要經過二十七個勞動者底手。而這二十七人中，大多數又屬於少女乖少年。從一般來說，美國的製靴工業，婦女並兒童底雇傭不斷地增加着，而成年男子底雇傭却不斷地減退着。』

再其次，如紡織業。最近德國南部二三工場，使用着一種無梭矢的織機，因爲這種新機械底使用，於是以前使用着婦女去以梭矢從事紡織的工作就沒有用處了。結果，熟練勞動者，就爲不熟練勞動者所代替。在以前使用着舊式織機的時候，一個熟練勞動者只能管理着十二架織機，到現在，則一個不熟練勞動者便可以管理着二十四架織機了。

最後，如事務員。事務員底職務，如簿記等，是和頭腦勞動有關係的。現在德國底銀行，却使用着一種機械，名叫 Hollerith，來代替這種頭腦勞動。柏林底一種刊物上面這樣的寫道：

『這是小的機械房。用不着鋼筆和墨水，總括一句話，業已不是手的工作了。這是自動的機械！整個的簿記工作，從登記簿記直到謄入總賬，都用不着鋼筆去書寫，却純機械地用 Hollerith 去工作着。在這個時候，代替着謄寫工作的，就是同一的印字卡片去自動地反覆地書寫着。書寫機用電力而發動起來。這機械是由五個數字機與七個書字機合組而成的，每日能夠計算着八萬至十萬的卡片。只要用一個人，去使用着選別器與書字機。』

『只要用一個人』，這樣的一個人，每每是婦女，這就是因爲婦女較適合於機械的勞動的緣故。

第二，連流勞動（Fliessarbeit）與婦女勞動　生產上一切機械底改良底根本的目的，就在於因勞動底強化，使生產費低落下來，以增加利潤。但是，這一點，正是連流勞動底根本的目的。但是，連流勞動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據美國國家經濟行政局底說明，便如次所示：

『製品都必得像一條流水一般地去通過整個的製作過程。最關緊要的一點，就是不要使發生出在時間上有等待的情況。例如在金屬加工工業方面，各個製品，便由一個製作場而移到別一個製作場，在化學工業方面，勞動的材料，就由一個過程而移到別一個過程。在金屬鑄造方面，只要型底製作終了之後，立即就把這個型移到適合於牠的場所去加以鑄造，接着，就移到其次的工作場，這個型就完

成了。所以生產量愈多，勞動底分業就愈密。隨着這種分業而發生的，就是脫離熟練勞動的勞動者底增加。在各工作場中，不斷地常恆地遂行着同一的勞動過程。」

像這樣，便是把勞動較以前更細密地分割起來，使勞動者以永久的律動的同型性，去遂行着同一的勞動過程。結果，便是用廉價的不熟練勞動者，去代替昂貴的熟練勞動者。熟練和知識，成爲妨礙生產的性質，反之，對於律動的同型性的奴隸似的適應能力，卻成爲生產勞動者底最優良的性質；然而婦女又是最富於這種適應能力的人，所以婦女勞動在連流勞動中所占的地位就特別重要了。以下從實例上來說明婦女勞動在連流勞動中所占的地位。

在今日，並沒有一個工場，能夠像福特汽車工場一般，完全地使用着連流勞動。一九二四年度福特底勞動統計，在德託羅依託地方底福特工場裏面，有七八八二種的作業，其中有三四九種需要強壯的男子，三三三八種需要通常體力的男子，三五九五種，並不需要緊張的筋力，換句話說，卽這三五九五種的作業，可以使用着婦女與少年。至於技術的學習時期，則在這七八八二種作業中，不超過一日的占四三%，需要一日至八日的占三六%，需要一星期至二星期的占六%，需要一個月至半年的占一四%，需要六年間的占一%。這就是說，全作業底一二%，需要着特別的肉體力，僅一五%需要着二星期以上的學習期限，而勞動底半數以上卻使用着婦女底勞動。因此，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美國汽車產業婦女勞動者人數增加了一四〇八%，反之，男子勞動者人數在同一期間，卻只增加四三五%。

其次，電氣技術工業自連流勞動方法侵入以後，也呈現着以婦女勞動者甚至以未熟練婦女勞動者去代替熟練男子勞動者的情形。例如，在柏林電氣技術工業某一個機械工場裏面，在電氣交換器底製作方面，在今日就只需要着六十二個婦女和三個機械專門家，反之，在以前，卽在連流勞動方法尚未侵入的時候，在這個地方，卻需要着一百二十個專門勞動者。這百二十個專門勞動者，大部分又都是機械專門家。現在把柏林婦女代表會議關於A、E、G、電氣公司底某一工場底情形的報告，照譯在下面，以見婦女勞動底苦況：

『看守機械的人，現在有五一三二個男子和一四八二個婦女。在最初施行合理化的時候，婦女被解雇的人數，要較男子爲多，到了今日，卻恰好相反。例如，在今年八月，有五百個男子被解雇，可是婦女就不過三人。鑽開臺底製作，以前，一星期只能製作二十架，現在用同一的人數，一日之內便可以製作百六十架。以前用七十個人可以生產四百個箒子，現今在同一時間，四十個婦女便可以生產三百五十個箒子。在今日，一個婦女從事強度的勞動，要想在一時間得五十個分尼（Pfonnig），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事體。但是，一般的婦女，一時間可以獲得二十個分尼至三十個分尼。同時，罹病率也高漲起來了。但是，婦女們並不願意把自己底病狀說出來。因爲，只要說出來，就有解

雇的危險。」

又在薩克遜地方，有一個小工場這樣地報告道：

『自連流勞動侵入以後，今日在我們這個工場中，便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勞動者，就可以確保着和連流勞動尚未侵入以前相同的生產額。大部分都是使用着婦女來代替着男子。婦女底所得額，只有男子賃銀底三分之二。要獲得價廉的勞動力，就使用着一種特別的方法，即是把小纏繞器作為一種家庭的勞動，而這種家庭的勞動，又只給與婦女們，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失業的男子，就把他們底妻女送到工場去，再把這種勞動移到家庭來工作。在這個場合，勞動者全家族便都從事於工作了』

・　・　・　・　・

由上所述，可知自產業合理化以後，整千整萬的婦女們都被吸入到工場裏面去了，而釀成男子的大衆的失業，同時，因機械底改良，婦女勞動又呈現着過剩的趨勢，——凡此都是現階段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底必然的內在的矛盾情形。但是，總括一句話，資本家卻情願雇用婦女而不情願雇用男子，這就是因為婦女和男子比較起來，是無要求的，是組織薄弱的，是比較從順的，是比較無抵抗而易於受榨取的一種對象的緣故。

（未完）

## 男女對於政治的趨向的比較

華君

心理學者海曼斯（Heymans）曾經在荷蘭的許多男女公民中舉行過一次心理的測驗，比較他們對於政治的興趣和趨向。他所得到的結果很有趣，值得我們知道。

據海曼斯的報告，男女對於政治發生興趣的人數，前者約多於後者三倍。而在政治的趨向上，男子常屬於中和派的，婦女卻多傾向於二極端。在海曼斯的測驗，對於政治發生興趣者中，有百分之十三・七的婦女為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而男子僅百分之八・九；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婦女為急進主義者，而男子僅百分之二十一・七；有百分之二十七・五的婦女為保守派，而男子僅百分之十七・一。但在趨向於中和派的人數中，婦女僅百分之四十一・八，而男子竟有百分之六十一・二。

關於婦女在政治上的趨向於二極端，海曼斯覺得可以有二種解釋，一種是婦女的衝動性大，易被煽起進取的勇氣，一種是婦女的情感力量強，所以又易執着一點而不肯被說動。




# 晨夕勿忘二事

一、用絲帶牌牙膏刷牙漱口

二、用藍腰香皂洗面洗身

使口齒肌膚得澈底之清潔永保青年可愛之丰姿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三號

上海棕欖公司發行

# COLGATE

# 我國女子取得財產繼承權的經過

劉朗泉

最近有一個好消息，我想女同胞們聽到一定會覺得高興的。這消息便是立法院在十九年十二月中把新民法的親屬編繼承編都通過公布了。但是我也知道這個消息對於一般的女同胞們是不會發生興趣的，因為法律的內容本來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不過，如果加以一番淺近的解釋，我仍然相信女同胞們聽後一定會覺得高興的。

我國女子在社會上法律上本來是毫無地位的，所以一向是不能和男子平等，不要說財產繼承權女子是沒有份的，便是在其他一切方面也都不及男子。作者在本年本誌的第二號上曾經發表過婚姻法中婦女的地位一篇文字，將婦女在婚姻的法律關係上一切不平等的地方略加敍述，使女同胞們認識她們究竟是處在何等樣的地位。好在這篇文字剛剛寫完，立法院便把新的親屬編通過公布了，舊的不平等的待遇在這部新法典裏已經除去許多了，原則上可以說女子已經和男子立在同一的地位上，同受法律平等的保護了。這就是因新民法親屬編之通過公布，可以告慰女同胞們的好消息。

但是親屬編之通過公布只把這個好消息的一面告訴我們，只告訴我們說中國的女子今後在家庭婚姻關係上已取得平等的地位了，對於財產繼承權方面仍要待繼承編給我們解釋。我們現在便因這繼承編的公布，將我國女子取得財產繼承權的經過來研究一下，藉以明瞭現在和過去的狀況。

所謂財產繼承權便是有權可以承受遺產之謂。家庭之中長輩死了，遺下的財產便由小輩承受。但是我國數千年來能夠承受遺產的只限於男子，女子是一向沒份的。這當然是一件最不公平的事情，何以同是一家的小輩，只許男子獨享此權呢？女子便不能承受嗎？我國自古至今所以有這種性別的歧視，其間當然也有一番道理的，我們下文再談。現在好了，立法院新公布的繼承編裏便沒有這種不平等的規定了，無論男女都一律得享此權。這在女同胞們聽來不也是一個好消息嗎？

因為我們在報紙上面看到關於女子爭訟遺產的新聞太多了，也許要誤會女子財產繼承權只是女兒的財產繼承權，往往父親死後他的女兒要向兄弟們爭分父親的遺產。但是我們知道所謂女子財產繼承權並不僅限女兒始得享有，其他的女性也可有份的。譬如說照現在公布的繼承編，父親死後，享有財產繼承權的，不但是他的男孩子，女孩子，還有他的妻子也可以分取一部分。這在女同胞們聽來不更覺得新

奇嗎？現在且讓我們慢慢的看下去

## 一　舊律時代的財產繼承權

舊律時代就是指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時代，那時候新民法當然還不曾動手起草，所有歷次的草案也只是紙上的方案而已，並未見諸實行，實用上只得援用大清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和零碎的判例，解釋以及地方習慣以爲法律，我們總稱之曰舊律。這時代老實說財產繼承權只有男子可以享受的，女子一點也不相干。這種辦法雖不公平，但是並不曾故意要歧視這時代的女子，不給她們平等的待遇；實在因爲這是我國數千年來傳襲下來的老辦法，所謂古制如此，大家也只得遵行罷了。這時代的女子對於這種歧視的辦法雖然也有感覺到不滿意的，然而大多數仍舊認爲當然的，並不曾有過什麼強烈的反抗表示。一直到民國十五年以後新的平等待遇規定之時，還有許多女同胞認新制爲奇異的，也可見舊制度舊心理的支配勢力之大了。

造成這種男女不平等待遇的制度也有其背景的。原來我國自古至今最重宗祧的觀念。家庭中既以男子爲主體，那末家庭生命之延續不得不賴男系血統之維持。所謂敬宗，收族種種古訓全靠血統不斷纔得奉行。所以重視血嗣的觀念幾乎是人人皆然，就是不幸沒有兒子，也須千方百計立親房之子爲嗣，所謂綿延祖宗香火，簡直是人子最重最大的義務。這種宗祧繼承的心理既然是社會全體的心理，漸漸就和遺產繼承的觀念混合爲一。因爲負有綿延宗祧義務的人就享受些遺產的權利，也是情理所許。況且要使家庭的生命永久延續，勢不得不維持一家生活所繫的家產。我國人民大多業農，所謂家產大都是農田地宅之類，如果要使家庭生命不致斷絕，那末對於依賴以爲生的田地之類，必須維持。而家庭主體既爲男子，所以由男子來承襲遺產，維持家庭生命，更覺近理。如果女子也要平分遺產，那末這家的家產豈不是要被帶到她的夫家去嗎？結果對於本家的後嗣非常不利，而且極容易因家產之分散，根本搖動家庭生命之維持，其勢必至消滅大家庭制度而改爲以個人爲中心的小家庭制度。這在迷信以家庭爲中心的社會裏當然是必被排斥的。所以結果爲了維持宗祧制度起見，這兩種繼承——宗祧繼承和財產繼承——就都集中於男子身上。

在這樣的社會裏，女子既然沒有繼承宗祧的義務，當然就沒有繼承財產的權利。久而久之，這種觀念成爲社會上牢不可破的倫理觀念，支配着一切的女子，大家既都默認爲當然的道理，從來也沒有人出來抗議過。直到近來因與歐美交通之後，大家庭制度日漸崩落，於是宗祧觀念漸漸淡薄，男子承受財產的專利權自然也隨而搖動了。

法律原不過是社會情狀的反映，在這種舊倫理觀念支配下的社會當然自有其法律，可以說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舊律還是十足代表這種舊倫理觀念的法律。女子在這種法律的眼光裏當然是毫無地位的，財產繼承權不用說是專屬於男子的。如果一家的父親死了，

承受他的遺產的自然是他的親子，假使沒有親子，也要立同族的姪輩爲嗣子，使其一方面繼承宗祧，一方面承受遺產。一定要連同族裏可立繼的人都沒有了，纔輪到親女頭上。

「現行律卑幼私擅用財條例　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受。」

這是如何苛刻的條件！我國人素重子嗣，家族丁口又衆，極不容易碰到這種「果無同宗應繼之人」的機會。換句話說，無異是女子絕對不會有財產繼承權的時候。

不過有時候雖然弟兄們都存在，做女兒的居然分得一點兒財產，也不是沒有的事。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的分得，並不是財產權的繼承，只是父母高興時的贈與。

「大理院七年上字第七六一號判決　親女爲親所喜悅者，其母於父故之後，得以遺產酌給，但須較少於應分人數均分之額。」

這條判決也是根據現行律做的，在現行律上根本就不承認女子可以和男女平等的，所以雖然可以得到「酌給」，其數仍須「較少於應分人數均分之額。」

這是舊律裏財產繼承權對於親女的規定。現在再來看看對於妻子的規定。照現在最近公布的民法繼承編，妻子和子女一樣有財產繼承權的，但是舊律裏卻是這樣：

「現行律戶役門立嫡子違法條例第四　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成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

這條的意義用淺近的話譯出來就是說，妻子於丈夫死後，如果無子又不再嫁，那末可以暫行管理其夫之遺產；等到族長代爲立輩分親誼適宜的嗣子之後，再行交還遺產於嗣子。換句話說就是妻子是不許有承受財產權的，只許代嗣子暫行管理管理而已。

有時候一家的父親故後，弟兄們分了家，但留出一部分遺產給他們的母親，那末豈不是做妻子的也可分遺產了嗎？我們知道不是。在舊律裏並沒有這樣規定，這是做兒子的自己願意的協定，而且做母親的對於所分給的一部分遺產，也只有收取利息的權，並沒有處分的權，決不是現在繼承編裏的所謂財產繼承權。

## 二　歷次草案中的財產繼承權

我國自前清末葉以來就動手編纂法典，其中民法的部分，一直到現在也曾編成了幾部，不過卻未曾公布施行，所以只能稱之爲草案。第一次草案成於宣統三年，通稱爲舊草案，後來廣東軍政府略加修正，又名爲修正民律。第二次草案成於民國十五年，通稱爲新草案。第三次草案成於民國十七年，爲國民政府法制局所起草，又稱法制局草案。現在且把這三次草案中的財產繼承權的規定來研究一下，看看女子是不是有繼承權的。

舊草案起草最早，當時社會情況遠不及現在之進步，起草者又爲守舊思想所拘束，對於親屬繼承兩編大都因襲現行律而成，當然談不到男女平等的原則。財產繼承權原則上遂定爲男子所專有，除非沒有直系卑屬的繼承人或繼承人之直系卑屬的繼承人時，纔許依下列的次序承受（見第一四六八條：

1. 夫或妻　2. 直系尊屬　3. 親兄弟　4. 家長　5. 親女

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父親死時兒子已先死去，而且也沒有孫子，纔可以依上列的次序承受。所以要輪到由親女承受遺產，已經是絕無僅有的機會了，因爲在親女之先已有四種人在候補着，天下那裏有這樣巧事，連這四種人都會死絕呢？

至於妻子承受遺產，舊草案雖在第一四六八條列爲次序之首，似乎承受遺產的機會已較親女爲多，但是實際並不如此。在第一四六七條雖規定說：

「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得承其夫應繼之分爲繼承人。」

而理由書中卻說「所謂無子守志者，謂其並無親生之子，如承夫分爲繼承後，族中苟有可嗣之人，仍可立嗣。」這和前述舊律中的辦法豈非一樣？那末妻子卽使可承受其夫之遺產，也只是一時的，仍然要交還給嗣子的，也無繼承權之可言。

新草案比起舊草案來進步得多了，男女平等的原則也承認了。繼承人並無男女之別，大家一律有分。（見第一三三二條。）如果父親死了，遺下財產三萬元，共有兩男一女，那末三人平均分派各得一萬（見一三六五條。）但是對於死者之妻卽繼承人的母親，新草案也不主張分給遺產，應由繼承人供養的，所以只規定說可由遺產內酌提若干以供贍養之用（見一三三六條。）但是如果父親死了沒有兒女可以承受遺產，妻子雖則可以承受，也和舊草案的規定一樣，只是暫時的承受，仍然要待立嗣後移轉給嗣子的（見第一三三三條。）這一點比較法制局草案和現在新公布的繼承編卻守舊得多了。

法制局草案不但承認親女可以和親子同等分受遺產（見第八條，）並且規定被繼承人的妻子也同樣有財產繼承權。草案第一〇條說：

「不問被繼承人有無直系卑親屬，配偶均有繼承遺產之權。」

這種辦法新舊草案都不曾有過的，法制局草案於此點可以說對被繼承人的配偶極盡保護之至。據此，如果父親死了，遺下的財產不但子女都有權可分，卽死者之妻也可以一同分得一部分，作爲她專有的財產，可以自由處分，不像新草案之僅能酌提若干以供贍養。最近公布的繼承編對此點規定和法制局草案相同，以下再當細說。

這樣看來，這三種草案因起草時間之先後，內容顯然大有不同。舊草案起草最早，內容亦最守舊。新草案起草時距舊草案已經十多年，中間經過許多重大的社會變遷，事實已經證明中國的社會確已在推移前進，決不是從前的舊律所能適用，所以新草案採納了最新的平等思

想到國軍北伐勝利之後，奠定國民政府於南京，這時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潮正澎湃一時，所以法制局草案的內容比新草案又多進步。從這樣歷史的研究起來，使我們更相信要提高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惟有先從改進她們的社會地位做起！

## 三 一個劇變

以上所說各草案中的內容，無論大家覺得滿意不滿意，結果於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影響的。實際上中國的社會直至民國十五年歲首還是受治於舊律的時代。男女平等是沒有這回事的，財產繼承權更不是女子所夢想得到的幸運。

然而就在這時候，一聲晴天的霹靂竟震破了四千年沉腐的空氣！「女子應有財產權與承繼權！」「男女在法律上絕對平等！」成爲當時的口號。

這個劇變起源於民國十五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這決議案中的第九項說：『應督促國民政府從速依據黨綱對內政策第十二條「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之規定，實施下列各項。』所謂「下列各項」中第一項便是法律方面，一共有六點：

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二、規定女子有財產承繼權。

三、從嚴禁止買賣人口。

四、根據結婚離婚絕對自由的原則，制定婚姻法。

五、保護被壓迫而逃婚的婦女。

六、根據同工同酬，保護母性及童工的原則，制定婦女勞動法。

這個婦女運動決議案通過之後，便由國民黨廣東兩路代表大會議決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將這個決議案賦以實際效力，叫司法機關以後凡關於婦女訴訟都要根據這個決議案爲原則，以爲裁判。換句話說就是想把這次的決議案變成法律，以保護婦女。結果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受其請，經第六十一次會議通過，命司法行政委員會照辦。那時國民政府尙在廣州，未設司法部和司法院，司法行政委員會就是最高的司法行政機關，於是經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之後，法律上婦女便正式取得平等待遇的保障了。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司法部成立之後，當時國民政府的轄境逐漸因軍事勝利而推廣，於是就有人疑惑以前司法行政委員會的通令是否仍有效力。換句話說就是以前婦女運動決議案是否事實上仍取得法律的效力，因爲當時其他各地仍用舊律以爲裁判。如果這決議案有法律的效力，那末以後一切婦女訴訟便須廢棄舊律而改依決議案爲裁判之原則，不啻改換法律一樣。結果在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司法部回復廣西高等法院的令文中明白承認在新法規未制定以前婦女訴訟暫照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辦理，於是這婦女運動決議案便代替

舊律的部分而成爲裁判的根據了。

這決議案中既然有「規定女子有財產承繼權」一句話當然從這時候起在法律上我國的女子便取得財產承繼權了。

## 四　前期的解釋

婦女運動決議案雖則已由司法機關採用以爲裁判之根據，但是決議案的本身只是一般原則的規定，並沒有詳細的實施辦法，所以後來實用的時候，發生許多要加解釋的問題。譬如說決議案中只說「規定女子有財產承繼權，」而對於「女子」二字應作如何解釋，卻不曾明白規定。未嫁的女子是女子，已嫁的女子也是女子，那末究竟所謂「女子」是指未嫁的女子呢？還是兼指已嫁的女子呢？當然先須規定一下的。

當時因爲自婦女運動決議案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司法機關遵用之後，各地女子爭財產承繼權的非常之多。未嫁的固然來爭，已嫁的得知了這個消息也回來爭。結果各地司法機關大感困難，不知如何辦理是好，於是紛紛向最高法院請求解釋。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最高法院解字第三四號便有這樣一個答復：

「以財產論，應指未出嫁女子與男子同有繼承權，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則女已出嫁，無異男已出繼，自不適用上開之原則。」

這條解釋對於未嫁女子之財產繼承權，並沒有什麼可異之點；只是對於已嫁的女子有一個很特別的見解，以爲女子如已出嫁，等於男子已經出繼一樣。出繼他姓，或他房的男子對於本姓本房的財產既然沒有承繼之權，那末出嫁他姓的女子對於母家的財產當然也是沒分的。這個見解發布之後，很引起許多人的批評，以爲女子出嫁和男子出繼性質上並不相同，不能相提並論。但是最高法院的見解直到未經改變以前，始終以爲出嫁女子是不包括在婦女運動決議案「女子」應有財產承繼權的規定之內的。

「女子」應有財產承繼權既然只指未嫁女子而言，但是還有人疑惑是不是要沒有胞兄弟時纔可以由女兒承繼財產呢？還是雖有胞兄弟仍可同樣分受的？浙江金華地方法院向最高法院說：

「是否必須於其父母之嗣時，方可主張承繼財產？抑不問有無胞兄弟，均有承繼權之存在？」

這條問本來是多餘的，如果一定要沒有胞兄弟時纔可由女兒承繼財產，就失其平等的意義了。所以最高法院回答說：「查女子繼承財產，係指未出嫁之女子而言，不問有無胞兄弟，應認爲有同等承繼權。」（見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解字第四七號。）

以後還有人問最高法院，未嫁女子固然可以和胞弟兄同分財產，但是他們之間是否沒有嫡庶長幼男女之別的？數量上有沒有什麼差異？最高法院回答說是沒有的，都是一律平均的。還有未嫁女子既然有

了財產承繼權，那末對於父母親屬們是不是和男性弟兄們一樣，要負擔扶養的義務呢？是不是未嫁女子只享權利而對於扶養義務卻不須盡的？最高法院回答說，未嫁女子既然享權利是平等的，負義務也自然要平等的（見解字第四八號。）

後來又有一處法院來問，女子在未嫁以前固然可以承繼財產，但是卻不能不許她出嫁的，如果她承繼了財產之後，再出嫁給別姓，那末她已取得的財產是否可以帶往夫家呢？最高法院以為帶是可以帶的，不過帶去的財產除粧奩必需之限度外，必須得父母的同意，如果父母已死，還須得胞弟兄的同意（見解字第九二號。）這條見解也極不澈底，如果承認女子有絕對的財產繼承權，那末便可由她自由處分，用不着徵求別人同意的，既然一方面許她將分得的財產帶往夫家，一方面又須得他人的同意，萬一他人不予同意，又怎樣辦呢？這點也是前期解釋中不盡妥當的地方。

前期解釋中最令人不滿意的便是不許已嫁女子有財產繼承權。若果這條解釋永久施行下去，恐怕全國的女子都要不願早嫁，因為出嫁若在父母死亡之前，她便分不着財產。結果豈不是勸大家都等父母死後再出嫁，無異奬勵晚嫁，既不妥當也不公平。所以後來的解釋便將這一點修正了。

## 五　後期的解釋

後期的解釋便是司法院的解釋。因為最高法院以前的解釋只顧未嫁女子始有財產繼承權，實際上發生許多不妥當的現象，所以司法院成立之後，便想變更解釋，重新把婦女運動決議案中「女子」二字定一個新內容。在呈中央政治會議的文中，司法院有這樣的議決：

「茲經本院詳加研究，認為最高法院關於女子繼承財產之解釋，應重新論定。當於本年（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依照本院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規則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召集最高法院院長及各庭庭長會議，議決女子不分已嫁未嫁，應與男子有同等財產繼承權。」

這個議決頗為重要，因為這樣一來，我國女子中至少有一半人立刻也都有了財產繼承權，以前最高法院的解釋，只把財產繼承權給女子中未嫁的一半，其餘已嫁的一半仍然無着，如今由這個議決，不啻將女子享有財產繼承權的人數由一半推至全體，其意義自極嚴重。

但是這個議決案應該怎樣施行呢？倒是一個極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已嫁女子的父母很多已經去世的，財產也多經弟兄們分析過的，已嫁一二年的女子回來重分尚不十分困難，如果已嫁十年二十年的也回來要求與弟兄們重分遺產，恐怕就有許多困難，她的弟兄們是否還都存在，財產數額是否還存原狀，如果弟兄有的死了，有的遠遷他處，財產分析後有的增加了十倍五倍，有的已經吃盡用光，那末怎樣計算呢？所以原則上不妨規定已嫁女子亦有財產繼承權，實施上從那年發生

效力，大可研究。司法院的呈文裏對此有兩種辦法：

「（一）自本院將此項新解釋通令各省達到之日起，尚未判決確定之案件發生效力。（二）追溯及二全大會決議案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到達之日發生效力。按第一項辦法，在使已經確定之案件，不致根本動搖。一方面保持法院之威信，一方面免致引起舊案之糾紛。第二項辦法在使女子應享之權利，不致先後兩歧，以免除當事人之爭議。」

這個呈文送至中央政治會議後，當即議決採用第二種辦法，即女子應有財產繼承權須從十五年一月的二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經以前的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各省到達的那天起發生效力。換句話說就是遺產如果在那天之後纔分析的，女子便可要求重分，不問已嫁未嫁。但如遺產在十五年那天之前已經分析了的，不問已嫁未嫁都不得要求重分。這個限制是必須的，否則幾十年前分析過的遺產如今都可要求重分，豈不是極其麻煩嗎？

但是十五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尚未統一全國，管轄區域僅爲廣東廣西湖南等省，前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所能及的省分也只上述數省，其餘中部北部各省因未隸屬國民政府，自然無法接受司法行政委員會的通令。那末在這些省分女子有財產繼承權應從那天起始呢？因此司法院又擬一個代替辦法，就是當十五年十月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的那天，尚未隸屬於國民政府的省分，從牠們以後隸屬於國民政府那天起，女子始有財產繼承權。舉一個例，譬如說江蘇省是在十六年纔隸屬於國民政府的，那末江蘇省的女子從十六年起始有財產繼承權，她家中的財產如果在十六年以前已經分析了，她便不能要求重分，比起廣東省的女子來，取得這種權利的時期要相差一年之久。

這個新解釋是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纔經中央政治會議第一八一次會議通過的，那末在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各地法院還是依照從前的最高法院解釋做裁判根據的。從前的解釋既然只認未嫁的女子始有財產繼承權，已嫁女子來爭的當然都受敗訴之宣告。現在忽然又承認已嫁女子也有財產繼承權，那末對於這些敗訴的已嫁女子自然也須給她們一個機會重新得分遺產。還有已嫁女子即使未曾起訴要求分產的，如今也應給她們一個分產機會，方爲公平。所以十八年八月中第一八九次的中央政治會議又通過一個施行細則，允許可以重行分析，不過要在這細則施行後六個月內請求，否則期限太長，對於他人也不很便利的。

## 六　新法典的內容

以上所述種種解釋和辦法，只是新法典未制定前的一種權宜辦法。因爲從十五年起國民黨頗知看重女權平等的運動，但是一時不及趕制正式的法典，所以只能以婦女運動決議案爲司法原則，以代替腐舊不堪的舊律，因此就有前後兩種的解釋來幫助決議案原則之實施。

現在好了，十九年十二月中立法院已經把民法繼承編制定通過，而且也經政府明令公布法律上女子承繼財產的權利更有一層正式法文的保障了。

在新公布的繼承編裏，因爲絕對承認男女平等的大原則，所以法文中無須再用「不分男女」等等的句子，直接了當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由（1）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順序爲之（見第一一三八條。）這裏順序之首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即指其親生子女而言，當然沒有男女之別。如果沒有子女，便由第二順序之父母爲其遺產繼承人。此處應注意的就是不但死者之父可承受其子之遺產，並且死者之母也同樣可以承受的。第三順序之兄弟姊妹，第四順序之祖父母，也都是男女兩性並稱，同享平等承受遺產之權，絲毫沒有偏畸之處。實在是這部法典一大特色。

對於上述這四種遺產繼承人，他們之間各人應得之數也是大家平均的。第一一四一條規定說：「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據此，如由死者之子女爲其遺產繼承人時，他們之間都是平均分派的，並不因男女長幼而有數量上之差異。如由父母或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爲繼承人時也是一樣。

這新公布的繼承編對於配偶的利益特別注意。無論有沒有上述四種之遺產繼承人，配偶對於死者之遺產都有繼承權的。此處所謂「配偶」當然指夫或妻而言，他們之間，據第一一四四條，「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夫死，妻對於夫之遺產可以承繼一部分或全部；妻死，夫對於妻之遺產也可以承繼一部分或全部。這種規定較之舊律以及新舊草案中守志之婦僅能暫時爲嗣子管理財產的規定，自然進步得多。

配偶應承繼之遺產的數額，在第一一四四條中有詳細的規定。（一）如果配偶之外承繼遺產的爲死者的子女時，配偶便和她的子女平均分派。譬如說死者有遺產三萬元，生有一子一女，那末死者之妻和其子女各得一萬元。（二）如果死者並無子女，遺產由其父母繼承，那末死者之妻獨得遺產二分之一，即一萬五千元，其父母分得其他之一萬五千元。（三）如果死者既無子女又無父母，遺產由其兄弟姊妹繼承，死者之妻亦獨得二分之一。（四）如果死者僅有祖父母繼承其遺產時，死者之妻獨得遺產全數三分之二。（五）如果死者連祖父母都已沒有，那末遺產全部歸死者之妻獨得。

以上將繼承編裏遺產繼承權的分配辦法，約略提過。我們閱後，似乎覺得這種辦法比以前的舊律和新舊草案中的規定滿意得多。男女平等的原則在這部新法典裏處處都可以看見，女子財產繼承權到了今日，可以說完全實現了。

# 一九三一年新式

# 月光牌蘇紗

此二襲長式新裝。皆用一九三一年最新式印花月光蘇紗裁製。十分秀麗。在市上可謂最時髦漂亮者。月光蘇紗。耐洗經穿。顏色不退。目下金貴銀賤之時。購月光蘇紗最爲合算。幸勿貪廉後悔。



**贈券**

茲附上月光蘇紗碼邊一條郵票二分請寄時裝指南一冊此致

永樂洋行

姓名

住址

（婦女）

印有一九三一年精美時裝指南。分送各界。賜顧時。請向經售店索取一冊。又有月光蘇紗保證單一紙。或將附券剪寄上海仁記路二十五號永樂洋行當卽寄上一冊。

一九三一年式新貨大批已到。注意眞正月光蘇紗每碼邊上必印有TOBRALCO月光爲記。

月光蘇紗另有純白與染色多種。

## TOBRALCO 月光牌麻紗

# 亞麗安娜（小說）

巴金

星期六早晨我從圖書館回來，剛走到旅館門口，遇見了亞麗安娜，她說：『我留了一個信兒給吳，』和我握了手，並不再說什麼便忽忙地走了。我覺得她底相貌今天有點異乎尋常。

進了旅館在放鑰匙的地方發見了亞麗安娜底信，我帶了牠上樓，先到吳底房間。鑰匙在門上鎖孔裏。我不敲門就進去。吳穿着他底那一件玄青緞子的中國皮袍端坐在桌子旁邊，注意地讀什麼書。

『怎麼？你在家裏！』我驚訝地問，『亞麗安娜來，怎麼不曾看見你呢？』

『亞麗安娜？什麼時候？』吳放下了書站起來。『我並不曾離開過這屋子』他疑心我在和他開玩笑。

『我剛剛在下面遇見她，她好像來找過你似的，』我正經地說。

吳馬上跑到窗前，把頭伸出去，望下面的街市。

『她已經走遠了，』我在後面拍着他底肩笑着說。『我知道你近來頗愛她，你不怕杭可拿手槍打你嗎？』

『杭可已經早沒有和她同居了，』吳微笑了一下。『你還不曉得，他們對於性的問題這上面是很隨便的，她對我說過她並不愛杭可，杭可不過是她底許多同志中的一個罷了。』

『那麼她對於你的態度怎樣？』我故意裝出疑慮的樣子問。

『我不過……』

『不過是她底許多同志中的一個罷了。』我連忙接口說下去。

『不錯，』吳忽然大笑起來。『我不過是她底許多同志中的一個……』吳遲疑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話：『而且她也不美麗。』

『但也不醜。……我愛她底勇敢，我愛她底坦白。』

『我最愛的是她底……這我現在不告訴你。』吳得意地說。吳素來愛賣弄玄虛，說話每說到重要的地方便住了口，使人捺不住好奇心，一定要聽下去，但他無論如何一定不肯說。這舉動最使我不高興。我屢屢想法報復都不成功。

『她剛才給了我一封信……這是不能夠給你看的，』我從袋裏摸出信，故意在他底眼前晃一下。

『給我，』吳伸過手來拿。

『為什麼要給你？你知道寫給誰的？』

『自然是寫給我的，』吳毫不遲疑地說。

「不，這卻是寫給我的呢！」我做出得意的樣子。

「我不相信，你和她還沒有什麼交情，」吳搖頭說。

「那麼關於主義上的事，她也不可以和我商量嗎？」我說着便把信放回在袋裏。

「說到這件事她也不會單寫信與你而不給我的。……快拿與我！」吳有點着急了。

「這樣說來亞麗安娜豈不是成了你底專利品嗎？」我大笑起來，「好，給你罷，我沒有話可說了。」說着我便把信取出來給他？

吳聽了我底話也笑了。他接過了信，一面拆，一面說：「不要老是這樣開玩笑，外國女子與中國女子不同，她們並沒有那種小家子氣，她們是不怕人拿她們開玩笑的。」

「快讀信罷，你底這種中外婦女優劣論我已經聽夠了。」我又忍不住笑了。

我說完，並不等他讀信就走開了，回到自己底房裏。

二十多分鐘以後有人在敲門。

「進來，」我不注意地說。

進來的是吳，他已經換好了衣服，是預備出街的樣子，臉上籠罩着一片愁雲，他底一變自以為女子見了就要軟骨的眼睛裏射出憂鬱的光。他只是咬着嘴唇皮，不說什麼話。

「什麼事？」我笑着問，「亞麗安娜信裏有什麼話使你不快活嗎？」

「她被驅逐了！」吳憤激地，無助地攤開兩手。

驅逐了！這幾個字向我底頭打來，像鞭子一般。我底心情馬上改變了。在我底心裏這時候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同情？是憤怒？是崇敬？是感愧？我說不出。在我底眼前那一個二十歲的圓圓臉的波蘭女郎底小影立刻顯現出來，而且長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我也清楚地知道她是要去了，遠遠地去了。

「她馬上就走嗎？」我痛惜地叫起來，我失悔先前在下面遇見她時為什麼不拉住她。

「不，還有三天的期限。……我馬上要去看她。……你看這信。」吳說罷從衣袋裏摸出一張信紙交給我，便急急地出去了。

一張小小的信紙上面寫着幾行工整的法文：

「親愛的吳——因了國際大會的事，我和杭可等五個人都被驅逐了，他們已經離了巴黎，只我底期限是三天。你知道我在巴黎還有許多事要做，所以不來和你詳談。華沙城底景象橫在我底面前，雖然危險在那里等着我，但我要回到那里找生命去。別了。願你快樂，並望你給我一點東西作為紀念，我恐怕再沒有機會回到巴黎來了。

你底亞麗安娜」

我反覆地讀着信，我感到一個溫柔的女性的心在紙上跳動。在這簡單平淡的話語裏我看出了一種斯拉夫女子所特有的深情。我覺得要哭了，但這不是因為悲哀。一種欲望在我底胸中鼓動着，我底思想在

遠方，在廣大的草原，在濃密的樹林，在寒冷的村落，在那里人們可以自由地生活，自由地享樂，自由地愛，在那里一定充滿着生命。我要到那里去。然而華沙底熱鬧的街市底景象遮住了這一切。我似乎從幻夢中醒過來又回到現實的生活裏。

手裏還捏着信箋我知道亞麗安娜要回到華沙的熱鬧的街市中去找生命去了。不知什麽緣故我忽然覺得孤寂起來，心裏燃燒着那不能實現的欲望。我在什麽地方去求生命呢？在無可奈何之中我壓抑了一切的思想，把亞麗安娜底信放在懷裏，無精打彩地走出去用午餐。……

到了晚間十點鐘吳還不曾回來，我熄燈睡了。不知什麽時候我被脚步聲驚醒了。

月光從開着的窗戶照進來，映在我底床底另一端，吳靠着欄干立着，背着月光。我看不清楚他底臉。他底上半身的影兒映在我底被單上。在我眼前的一切景物是新鮮而清冷，並且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好月光呵，』我不覺這樣地讚美着。『吳，什麽時候了？你還不去睡？』我向吳發問道。

『已經敲過一點鐘了，』他底聲音顫抖着，『我實在不想去睡，我不能够去睡。』我從來不曾看見他這樣地激動的。

『吳，你有什麽事？』我詫異地問，『你見了亞麗安娜嗎？……她什麽時候走？』

『是的，我在伊達家裏看見她，我和她同到蕾微爾去幫她收拾好了東西，在她家裏用晚餐。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們同到附近的樹林裏去散步。她在一道小溪邊洗了她底頭髮，』吳夢幻似地說，『呵，我從沒有看見這樣美麗的頭髮！黃澄澄的金絲髮全披下來垂到肩上，非常細密，非常柔軟，』吳似乎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稍微停頓了一下。『她每說話時，頭一動，髮也飄動起來，一股異樣的香氣便送入我底鼻裏。我們後來走到一塊草地上，便住了脚躺臥下來。我們底身子離得很近，漸漸地她底頭往我底身上移，終於放在我底胸上，我撫摩着她底細髮，我又用嘴去親牠們。我們這時都不說話，因爲彼此都覺得有許多思想是不能够用言語表示出來的。月亮已經升到天空，碧草也染上了一層銀白的顏色，一切都是靜寂，遠遠有些燈光。偶爾還有一兩對男女走過，他們在喁喁私語，脚步下得很輕，並不致驚動我們。我覺得好像是在夢裏，一切現實的苦惱都去得遠了。我忘卻她是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她也忘記了那橫在她前面的華沙底危險生活。我們只是一對青年男女，正沈醉在青春的好夢裏。』

吳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用手拂着他底被月光洗着的亂髮，又繼續熱烈地說下去：『她忽然仰起頭來，直望着我底眼睛問道，「我去了，你就一點也不想我嗎？」這時候我底激情被她喚起來了，我忍不住捧着她底臉狂吻起來。……這要怪你不好，要不是你今天早晨向我說那些話，我決不會有這樣的舉動。』吳帶笑地說。

『這你應該感謝我才是，』我笑着回答。

『呵，這樣好的月夜，一個少女底接吻，我怎麼能夠去睡？』吳嘆息地自語說：『我底亞麗安娜！』他忘了自己地低低叫了兩三聲。

我也不想睡了，月光漸漸地爬上我底身子，我索性坐起來，頭正迎着月光，這清冷的光芒使得我底頭腦突然清醒了。我底思想又在遠方，在廣大的草原，濃密的樹林，寒冷的村落了。在那里人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愛。那裏是充滿着生命。那是多麼幸福的人生呵！我不住地望着月光出神。

『這一夜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爲戀愛所苦惱着的吳又繼續地說。『她讓我吻了許久，然後她告訴我她也愛我，她很不願離開我，可是她卻不得不去了，此去就是和我永遠分離了。她和我談了許多事。她說她還有一個母親在華沙附近的一個村落裏。她有一個姊姊比她長六七歲，因爲參加革命運動被判罪監禁十五年，後來便瘋狂地死在監獄裏。她自己也受過波蘭政府底通緝。在一個深夜，在村狗狂吠的時候，五六個憲兵來逮捕她，可巧她先一點鐘得了友人底勸告逃走了。這件事發生距今還不到兩年。……現在她又要回去了，要是她在華沙被人認出來，至少也有個十五年的監禁罪。她後來終於哭了，她說這並不是悲惜她自己底遭遇，她在爲那般她底故鄉的工女底命運而哭，她在爲她底年老病弱的母親而哭。我替她拭了眼淚，我吻着她底潤溼的眼睛。我並不說什麼勸慰的話，我知道像她那樣的女子是不能夠用言語安慰的。我低聲唱起我們底革命歌。她底悲哀逐漸消去了。壓抑不住的熱情鼓舞了她，她也和唱着。我們都站起來，我抱着她底腰，慢慢地走着。我們走過一道小小的石橋，橋下的水嘶嘶流着，我們靠着石欄干，望着巴黎城裏聳立着的放出五色燈光變化千萬的鐵塔。她又絮絮地向我敍說她底故鄉的景物。我回來的時候，她把我送到車站，直等火車開了，我在車廂裏還看見她披着一頭燦爛的金髮直立在月光裏，像一座優美的石膏像。……』

吳掉轉過身子迎着月光，讓清輝洗着他底臉。沈醉似地讚道：『這樣好的月光！』他癡癡立着，動也不動一動。

我自己也被感動了。看見平日極其『實際的』吳居然也這樣充滿了詩意地讚美着月光，我並不想笑，我只願流淚，因爲我感到了人間的缺陷，因爲我想向他表示在這一刻我確實是真摯地與他同感的。

『吳，睡了罷，已經很遲了。』我誠懇地說。

『在月光之下，一個少女底接吻，少女底眼淚，……我怎麼能夠去睡？……金，你還不了解我嗎？』吳激動地說。

是，他說得不錯，我也不能夠睡了。

『我下了火車，不想回到家裏，我走到賽納河岸邊，在步道上走着，』吳又忘了自己地說下去，『我底心熱得很厲害，我覺得胸裏有滿腹的話要找一個人來聽我申訴。車輛漸漸稀少了，月兒在河裏浮沈。我迎着聖母院底兩個高聳的鐘樓前進。我忽然記起了在巴黎公社時代曾有

人在那裏發見出來埋在地窖裏的被僧侶姦汙而殺害的數百個貞女底屍體，我在一本書裏讀過這樣的記載。我可憐她們，如同我可憐一切的女子。但她們都不曾引動我底心。我一生從不曾愛過女子，你們常常笑我無情，我自己也承認過。誰知如今卻遇着了亞麗安娜，她和一切的女子不同，她竟然把我底全個心都拿去了。我愛她，我愛她！……』

我看見吳激動得太厲害了，快到了發狂的程度，想找些話來勸慰他，但我自己也是很感動。最後我終於找到了相當的話語：

『吳，你讀過左拉底萌芽嗎？』

『萌芽？是，我去年讀過，』吳掉過頭來驚訝地說。

『那麼你不記得那裏面蘇威林底一句話？……「我們不該相愛，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我把這一句話底法文原文背誦出來。

吳底臉色似乎變了，他口裏喃喃念着：『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

『你既然明白了，那麼，你為什麼還不去睡？』我忍心再說了這一句。

『我們愛，我們就有罪了，』吳又念了兩三遍，忽然下了很大的決心似地說：『金，你有理，我去睡了。』他走到門口還讚嘆了一聲『這樣好的月光！』

屋子裏又是異常寂靜了，月光照着我底臉。矛盾的思想來到我底腦裏。我不能夠熟睡。我憐憫這為戀愛苦惱着的男子。我自問，我們愛我們就果然有罪嗎？我不能夠答覆這問題。我起來閉了窗，下了窗帷，讓黑暗來統治這房間。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遲，吳已經出去了。這一天他回來得頗早。他並不和我談亞麗安娜底事，我也不曾問他，怕惹起他底悲哀。

星期一午後我們早早在家弄了晚飯吃，我正預備到公園裏去，吳忽然對我說：『我們同去送亞麗安娜，不好嗎？她今晚就要走了。』

『好，』我爽快地答應了一聲。吳底這提議正合我底意思。

我們走出了旅館。

『到霞徵爾去嗎？』我問。

『不，她已經搬進城裏了，就在伊達家裏，在R.街。』吳這樣回答。

走不到多遠就到了R.街，我們進了一家小旅館，在四層樓上一間房門前吳突然站住了。他在門上敲了兩下。

『進來，』一個女人底聲音。

吳開了門，我們進去了。

亞麗安娜在這裏。房裏另外還有三個女郎，都是我在星報底聚餐會上見過的。一個穿青色衫子，一頭黑髮的女郎，我知道她就是伊達，其餘兩個底名字我都忘記了。穿綠色衣服的那一個正坐在桌子上，另外一個斜臥在床中，伊達坐在躺椅上，亞麗安娜立在窗前。她們都在吸紙煙，滿屋都是煙霧和刺鼻的煙味。她們似乎在討論什麼問題。看見我們進來，她們都走過來和我們握手。

『吳，你底樣子很是憔悴，你失了戀嗎？』穿綠的那女郎笑着問吳。

『沒有的事，』吳勉強堆着笑容分辯道。

『你說誰？亞麗安娜不就是你底愛人？』伊達大笑起來，『她去了，你不悲哀嗎？』

『不要緊，還有伊達來代替我，』亞麗安娜也笑了，『還有莉娜。』

『好，我來代替亞麗安娜，吳，我們接個吻罷，』伊達說着狂吸了一口煙，猛然把臉挨近吳底臉，她底嘴剛要接觸到吳底嘴唇，便大張開，噴了一口煙在吳底臉上，吳馬上接連打了兩個噴嚏。我們都狂笑起來。

我們談着許多有趣的事，大家有說有笑，好似一個歡悅的親密的會集，決不像一場悲慘的送別。

時間過去得很快我們似乎都忘記了亞麗安娜底行期。她自己忽然摸出了表看，於是說『是時候了，我該去了。』聲音非常堅定，不露一點悲哀。

大家底臉色馬上變得莊嚴起來。伊達她們三人一個一個擁抱着亞麗安娜，在她底面頰上左右吻了兩下，每人都說了幾句話，我不知道她們說的是波蘭話，抑或是俄國話。因爲這兩種話我都不懂。亞麗安娜提了兩個提包交給吳，我從吳手裏接了一個較小的。我們先走出去了，亞麗安娜還在屋裏說什麼，最後終於忽忙地走出來，口裏還高叫着『再會，』這是用法文說的，聲音異常溫柔。

我們三個人一路上閒談着，我們進了地道車站，再乘車到北火車站。

車票已經早買好了，我們買了月臺票把亞麗安娜送到往柏林去的國際通車上。時間還早沒有許多客人，亞麗安娜占了一個靠窗的位子。

『這東西你留着做紀念罷，』吳安放好了提包，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個小紙包交給亞麗安娜。

她驚喜地看了吳一眼，便拆開紙包，裏面是一張吳底近影。這是美術照相，我先前並不曾在他那裏看見過，一定是吳特別爲她照的。

『謝謝你，』亞麗安娜十分歡喜地說，『我要把牠永遠保存着。』

吳癡癡地望着她，想說什麼話，但又不曾開口。

她會了他底意思，微笑地說：『我底，我到了那邊一定寄給你。』

『我，你不肯寄一張給我嗎？』我在旁邊羨慕地說。

『你還小，你拿牠來沒有用，』她笑着和我開玩笑。『你不記得我們底沙夏曾經問過你，爲什麼你在這樣小小的年紀就加入了我們這一羣，你這小孩子！』

『難道你就老了！』我笑着回答。『沙夏不是說過：「我們這般人是永遠不老的」這句話嗎？看你現在就老了！』

『不錯，你底記性還好，我們這般人到死都是年青的，』她大笑起來。

車上客人逐漸加多，位子快滿了，站丁在叫送客的人下車。

『你們下去罷，車子快開車了。』亞麗安娜催我們道。

我們和她握了手，便下了車，走到她底窗下，她伸出頭來和我們談話。

旁邊正有車站上的小販走過，我買了兩塊麵包給她遞上去，又買了一瓶汽水遞給她，剛剛遞到她底手裏車子已經在動了。

「謝謝你，」她微笑地說，「再會。」

車子慢慢地把她載去了，我們不住地揮舞着帽子，直到看不見她底頭的時候。

我癡癡地立在月台上，我不想回家，我似乎覺得沒有地方可以回去了。

「金，」有人拍着我底肩叫我底名字，我回過頭看，異立在我底身後，他底眼角各綴着一顆大的淚珠。「回去罷，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聲音很是悲愴。

我低着頭默默地跟着他走。

（完）

## 本誌「婦女與文學專號」徵文

本誌本年七月號擬為「婦女與文學專號，」將從各方闡顯露婦女與文學的關涉。希望作者不吝筆墨，慷慨惠稿。論文作品，均所歡迎；並不限門類，但求其精當名貴值得貢獻於讀者。茲定以四月十五日為收稿截止期；在此日期以前得到諸君豐厚的助力，是同人莫大的榮幸。

婦女雜誌社啓

# 世界攝影大比賽

## 春天到了
## 大家趕快去拍照！

今年的春天，和往年不同，你拍的照片，不獨可以供給自己的欣賞，還可以使你致富，並且得到世界的榮譽！所以你要特別看重你今年春天所拍的照片，趕快去參與柯達公司發起的世界攝影大比賽，就有得到華幣一千三百元和美金一萬一千元巨獎的希望！這個大比賽，是破天荒第一次；機會很多，得獎不難，並且祇限自習攝影的，可以加入。期限有四個月，到五月卅一日截止。你有鏡箱麼？趕快乘着春光明媚，努力去拍照！就是借用別人的鏡箱，也可以拍照與賽；這真是難得的機會，不要錯過了啊！

### 世界攝影大比賽 簡章擇要

**日期**—二月一日起到五月卅一日止，四個月裏與賽的，隨時可以投寄作品，多多益善；但是照片要在五月卅一日以前寄出，纔算有效。

**鏡箱軟片**—任何柯達鏡箱或他種鏡箱，都可以用，軟片除乾片外均可。

**照片**—最長不可以過八英寸，不可裱糊裝架，正反面勿寫字，底片保存，照片收到以後，一律編號。

**投寄**—每次寄照，要附與賽證一張，寄交上海郵政信箱第五九一號柯達公司攝影比賽處，與賽證各地照相材料經理店都有奉送，如無：可照左列另紙填寫。

姓名
住址
所用鏡箱
所用軟片
所寄照片張數

**中獎**—與賽的照片，評判注重他的意味，不全視技術的優良。

**獎金**—共有一千多種，數目少到二元多到一千元和數萬元，計分四項：

(一)分類獎—六類：每類獎金五百元，共三百四十八獎洋三千元。

(二)省區獎—廿二區，每區獎金二百元，共八百十四獎洋四千四百元。

(三)全國大獎—一名洋一千元。

(四)世界大獎—分類大獎六個，每個獎金一千元，又特獎一個獎金一萬元。




**柯達公司攝影比賽處**

上海郵政信箱第五九一號

# 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

## Charlotte P.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金仲華

一

男和女是生而平等的；這已為許多生物學者，人類學者與心理學者所證明。那麼婦女的地位是怎樣而低落的呢？這需要社會學者來解答了。當婦女運動初起時，倡導與贊和的人中有不少的社會學者；他們一致認定婦女地位的低落是由於經濟環境的關係。因為婦女長日坐守在家中，不事社會生產，專門倚賴男子為食，於是她們原有與男子同具的本能日漸退化，而男子乃得以經濟供給者的優勢奴視婦女，壓迫婦女。所以婦女政治權利的恢復應當先謀經濟權利的恢復，男女社會地位的平等應當先求職業機會的均等。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有二册關於婦女經濟地位和職業權利的名著出現。著者都是女子。一册是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一八九八年），一册是希里納女士（Olive Schreiner）的婦女與勞動（Women and Labor, 1911）。這二册書的精闢的議論在當時都曾吸動了一般人的注意，頑固的男子為它們削去了不少嚴峻的氣燄。長縮的婦女於得到歐戰的事實的影響之前先受到了許多理論的感悟。這二册書的出版期雖然相隔有十餘年，但同樣的指出婦女運動者的一條必經的道路：就是婦女要求自由解放，必須經濟獨立，要謀經濟獨立，必須與男子共同勞動。

這二册書都有介紹給我國的婦女一讀的價值。我國的婦女運動開始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但是能夠認識這運動的樞紐的有幾個，能稍稍認識而不為守舊者幾句淺薄的主張妻職或母職的論調所搖動的有幾個，至於能夠真正認識職業勞動的重要而實地去做的更是有幾個？所謂新婦女者，依然是以色貌，以體態，以新的教育所加添給與的學歷資格而取得更有經濟供給力的男子為靠山而已。她們放棄了舊的家庭的操作，習得了新的消費的方式。她們是一樣的不能離開男子而生活。然而建築在沙灘上的大廈始終是不能持久的。這種以色貌體態換取男子麵包供給的新婦女的下場是更其可憐。新的思潮給男子以更大的取捨的自由權，但新的文化卻造成了婦女的更大的消費力與更深的倚賴性。現在有不少婦女的唯一生存方法是以新的化妝方法增加性的誘力以博得男子的歡心，換取他的經濟供給，成為一種像居

爾門夫人所說的性的經濟關係 (sexuo-economic relation)。但到了色貌衰老的時候她們就要失去那生存的憑藉了。在目前的離婚法庭中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種婦女的痛苦的陳述。她們在服裝和態度上已經換上了一副新的形式但是在思想上她們比舊日的婦女一點都沒有進步，在能力上她們較之真正以勞動自給的工廠婦女要低下得多。這種婦女所受的痛苦是必然的，按照生物界自食其力的原理，也是應該的。想到我國的婦女運動僅只達到這樣幼稚的地步，真是可以慨嘆。為了此，雖然出版的時期是在二三十年前，仍舊不減少我們對於介紹這二冊書的需要。

在本期我先介紹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下期再介紹希里納女士的婦女與勞動。

婦女與經濟的著者居爾門夫人，為美國婦女運動的前輩中一個最急進的人物。她於一八六〇年生於康騰脫省的哈脫福地方，在一八九〇年開始社會活動，來往講述關於倫理的和女權運動的問題。她對於婦女從事職業的權利主張最力，曾以此觸犯頑固的當道而被拘捕。美國婦女在社會職業上得以發展到現在的地步者都屬夫人之力。她所著書有婦女與經濟，關於兒童 (Concerning Children) 男子所造的世界 (The Man Made World) 移山 (Moving the Mountains)，及其他八種，而以婦女與經濟為最有名。

婦女與經濟全書共三百四十頁分十五章，每章不另立標題。大概前六章所講的為經濟環境對於婦女地位的影響，以他種生物為例，而顯示出人類中男女間的關係之不自然；因為生物中的兩性除對於種族保存有器官上以至職能上的不同外，其他為自我生存而應當盡的勞動的責任原是沒有差別的，但人類中的女性卻被限制到祗有種族的生存，而把她們的自我生存完全交付給男子，結果成為一種性的經濟關係，即女性在經濟上倚賴男子，而以性為交換條件。這種性的經濟關係是極有害的，它使種族的健康退化，使社會的生產減少，而尤其是使婦女的地位低落。從第七章起，作者說到一個變動的時期是來臨了，即婦女覺悟到舊日的兩性關係的不自然而起來在社會職業上活動，這產生了許多新型的婦女。但社會上一般男性的反對還是很厲害，而意志薄弱的女性又未有徹底的覺悟，所以居爾門夫人乃在以下的幾章中逐一闢說母職，妻職等等的不能成為反對婦女要求經濟獨立與從事職業的理由。到最後她乃預示着這新的變動將會給與人類社會許多的好處。書中所舉的譬喻都為生物界的自然現象與社會上的實際狀況，大都為婦女所熟知的，幫助讀者的理解不少。居爾門夫人的文字亦極清晰流利，宜於婦女閱讀。

以下便是婦女與經濟的內容的概略。

二

在第一章的開頭，居爾門夫人先說明經濟環境對於社會進化的重要，然後直指出人類中女性倚賴男子以得食的不當。她覺得這是人

類中獨有的怪現象，使女性把生存交付給男子，而致性的關係同時成為一經濟的關係。

人類社會中的經濟的發展，包括一切商業，工藝，藝術，製造，發明等等進帶的活動，幾乎全被男性所包辦。婦女是被視為弱的一性，困守在家庭的四壁之中，做一些瑣屑的雜務。她的工作是最低等的事情，為男性所不屑做的。現在婦女所司的職務給男子做起來是極容易的，但是現在男子所做的事業要婦女去做則還須許多年的訓練和適應。這是歷來人類社會所造成的不平等，不是先天的關係。這種經濟活動的偏面發展使婦女的謀食的本能退化，成為經濟上的倚賴者。她們的地位因此低於男性。

有人以為婦女替男子司家庭的事務，應該得到他的供養，所以不能說是經濟的倚賴。這種錯誤的見解很有人相信。但是，我們試看一個窮人的家庭，為妻的盡日操作，而受到的酬報是飢餓；再看一個富人的家庭，為妻的不當一點勞動，而覺生活得奢侈逸樂。婦女在家庭中的操作能夠影響於她的經濟地位麼？不能的，因為倚賴男性為生的婦女只有以男性的經濟地位為自己的經濟地位。

婦女的母性職務也不能視為得到男子供養的正當交換品，因為儘有婦女不生育而以特殊的性的誘力受到有錢的男子的優等供養的。為生育而憔悴的婦女反有被男子遺棄的危險。而且，假定母性可以作為換取男子經濟供給的物品，那麼生育多的就應當受到更良好的供給了。但實際又不然。貧苦的婦女生了三男四女，仍須自己日夜勞作，雖起這因生育而增多的家務，富家的婦女就是僅有一個孩子也把他交給乳婦去管，讓自己盡量的享受男子所供給的奢侈。母性並不能影響於婦女的經濟地位的，母性所受到的供給也須以男子的經濟地位為轉移。

這樣使一性完全倚賴他性為生的病態現象是人類所獨有的。在他種生物中，兩性同樣的對於種族盡蕃殖的責任，也同樣的各自有覓食的能力；沒有倚賴的現象，也沒有優劣的分別。居爾門夫人稱人類中兩性間這種特異的關係為「性的經濟關係。」性是傳種的機能，經濟是得食的作用。生物的兩性除對於傳種有器官以至機能上的分別外，對於得食是同樣地為自己盡力的。但人類的特殊現象是使女子專於性的，即傳種的職務，使男子於傳種之外完全負起了覓食的職務；女子嫁給男子是以性去換取他的經濟的供給。她不能離開男子而生存。她是寄生者。使一性消滅了自己覓食的本能而寄生於他一性是人類社會的變態發展。

兩性職能分開的結果，使兩性的差別日呈顯著；性別愈顯著愈增加了兩性間的誘力。性的誘力發展過度，使人類陷於性的放縱。這對於種族對於個人都有害處，因為他們把性的本能發展到人類種族保存所需要的以上。他們不順着自然選擇的環境而生長，一性常因為性的選擇而特殊地發展其異性所需要的特質。女性是倚食於男性的，所以

男性得以供給食物者的資格成爲女性的經濟的環境。女性受到男性所造成的經濟環境的影響極大。爲要取得男性的經濟供給，女性不得不特殊地發展其性的誘力以博得男性的歡心。

婦女在性的特殊發展下所受影響極大，可以從體格，心理，和社會地位等三方而看出來——

在體格方面，婦女應該是活潑，健全，美麗的一性，因爲種族中的良好資素要靠她遺傳下去。但是受了性的過度發展的影響，婦女乃成爲孅弱，纖小，與無用的一性。所謂女性的手是纖細的手，女性的脚是尖削的脚，女性的身軀也較男性爲短小。不是多病瘦弱，便是臃腫蹣跚；女性很少有健固的筋骨能像男性那樣地能跑善跳的。由這樣病態的女性傳下來的種是弱的種。

在心理方面，婦女對於異性的愛常發展到異常的強度，失去了理性的控制，而不顧任何的犧牲以赴之。熱烈的和專注的愛原是可佩的，但總要適合於個人的發展和種族的進步纔好。男子有他種事業以分去其力，婦女則以全生命傾注於她的愛。婦女失了她的愛便受到了致命的傷害。所以從前司端耳夫人的名句說：「愛情在男子是一首短曲，在女子是全部歷史。」這樣的愛也是性的過度發展的結果。

在社會地位方面，婦女常因性的特殊發展而被視爲性的動物。十九世紀西洋婦女運動的成績只爲婦女爭到一個人字(Person)的地位。在西方的格言警中有許多把女性侮蔑爲低於男子的句醅，如『一個草紮的男子抵得一個金裝的婦女，』『男子，婦女與魔鬼是比較上的三個等級，』等等。女性地位的低落和此是很有關係的。

總之，婦女把性的本能過度發展了，就變到專爲種族的生存而不能謀自己的生存。她自己的生存是倚賴於男子。婦女倚賴於男子之後，她原有的覓食的本能更加退化了；同時，男子乃漸漸以風俗和制度束縛婦女，奴隸婦女。婦女因爲不須有覓食的活動，她和自然的環境隔絕了，於是男子就站在她和自然環境之間。他成爲她的直接的重要的環境，婦女單受到他的影響，須向他求適應。在這環境下婦女只有使性的誘力盡量發展，以換取男子的經濟供給。

於是男子更加苛刻的要婦女對他守貞操，才供給她食物。他使婦女居住在家中，不能到家園的四壁之外去活動。這種嚴厲限制的情形可以從下面的二句格言中看出來：『一個婦女終身只能離開她的家庭三次，——在她受洗禮的時候，在她出嫁的時候，還有在她落葬的時候。』『婦女，貓，與煙囱是永遠不能離開家屋的東西。』婦女的活動的場所這樣的被限定了。她的知識，觀念，思想方式，與判斷力也減低了。人類所固有的創造的衝動，向上的意志，與求新的趨向在婦女也日漸退化了。

人類中有這樣的半數的女性被拒絕了進化的權利，對於種族的發展原是極大的障礙；但因爲是逐漸適應而達到這變態的地步，一般人覺察不出來。就在婦女自己也因爲見識和思想被限住了，不覺得

遺低等生活的可鄙。社會中有時一個男子過分壓迫了女性，有時一個婦女的性的誘力超過一個男子所需要的以上，有時一個婦女因貌醜而成爲老處女，大家也會把這些作爲攻擊或嘲罵的題材，但認不清這種現狀就是性的經濟關係的作祟。

一個女子在生活上是受到這樣的支配：她必須出嫁，否則就不能生活。未來的丈夫希望這女子對於世事知道得很少。他是市場，是需要者。她是貨品，是供給物。於是做母親的懷着好意爲了她女兒的經濟的利益而培養成那樣一個女兒來送到市場去。女子是從她母親的口裏，從書本上，戲劇中知道婚姻是她達到幸福，達到人生的唯一的道路。她希望被選中；被選中了是幸福，被富有的人選中了是更幸福。以是她們又知道了增加自己的性的誘力就是增加得到幸福的希望。一個老處女就是不能誘動人，沒有性的價值，這是落選者，大家輕視她。從結婚得到經濟的供給是公認的道路，從職業得到經濟的獨立是被反對的認爲斜僻的道路；婦女也多數相信走前面的一條路。

然而這種性的經濟關係對於社會的生產妨礙了不少。性的關係根本上是個人的；現代經濟的生產制度是集合的。以個人的性關係和集合的經濟關係接合了，便發生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衝突；結果是個人的自私妨礙了社會的生產。

性的經濟關係的真相是這樣的：她以得到了丈夫而謀得生活，他以得到了生活而取得妻子。求得配偶是屬於她個人的經濟的利益。得到經濟的地位是他個人的性的利益。她的性的機能同時成爲一種經濟的機能。他的經濟的機能也變爲一種性的機能。這使社會中的經濟競爭攙入了性的競爭的成分，於是生產界便起了擾亂。

自然的性的競爭與經濟的性的競爭不同：在前者的競爭中男性是以能用力做而得勝的，在後者的競爭中男性是以能用法取而得勝的。自然的性的競爭是合法而有益於人羣的，因爲它是鼓勵人做得好；經濟的性的競爭則造成了工業界的貪得無厭的野心，大家不必用力做，只要用機智榨取，有了多量的錢的人便占了性的競爭上的優勢。於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生產制度便充滿了投機，操縱以及欺騙，剝削等惡濁的情形。婦女曾因此而被詛咒爲罪惡之源。一個野心者投機失敗了，有人問，『爲誰？爲她麽？』

至於婦女本身所受到的最不利的影響便是被認爲不生產的消費者。經濟的生產是人類的力的自然表現，對於人類的社會地位很有關係。但人類中這半數的婦女是被拒絕了生產的機會，卻養成了消費的能力。這消費的能力又要順從男性的意志而始得發展的。從一個男子取來消費是貞操，從許多男子取來消費是罪惡；婦女向男子換取經濟供、給的性也須有條件的。順從了男性的意志，婦女乃得極其自私以發展其個人的慾望。把金珠裝上身，把綺羅貼着體，把珍羞送入口，盡量發展其性的本能以應男性的需求，而置人類社會上經濟制度的敗壞於不顧。

從第七章起，居爾門夫人宣言着一個新的變動的時期是來臨了：婦女將脫去了舊有的性的束縛，擔起社會的責任，而把經濟倚賴的卑鄙生活告一結束。這完全是起於婦女的自覺。因爲在舊日的經濟社會中，過度的男性的發展表現出原始性的個人主義的兇殘的衝突，而破壞了人類的安寧，過度的女性的發展造成了極量的消費與卑劣的守舊，而障礙了社會的進步，强暴，欺詐，與不公平等等罪惡的質素充滿了人間；大家覺得需要改革，於是婦女最先起來謀本身的改善。

十九世紀的末葉，世界上起了二大變動的潮流：一個是婦女運動，卽謀性的關係的改良；一個是勞工運動，卽謀經濟制度的改良。所謂婦女運動，其旗幟和口號雖然是「求兩性在法律前的平等」與「恢復婦女的政治自由，」但其主要的趨向則在於求得經濟的平等和自由。

婦女漸漸在社會經濟組織上活動起來，她們把舊日的倚賴性虛僞性與種種弱質消滅去，發展了原有的本能而成爲兼具着誠實，勇敢，强健，活潑，美麗，能幹，與自由等等優良質性的新型的婦女。教育在這時幫助了她們不少，但最有力量的還是實地的經練。新的婦女有着膽量和毅力進入於藝術，科學，工業，商業，等人類的事業。

同時，新的機械文明減少了男子向來恃以爲優勝的工具的體力的用處，牠又衝破了舊日的由男性作工供給食料的父權家庭的組織，從那裏分散出來的婦女，重被新的工業制度吸收了進去。於是婦女從一向作着沒有金錢酬報的工作的地位轉到成爲經濟獨立的分子了。

她們在社會上的活動漸漸變爲重要起來。從文學上看，在舊日浪漫時代的故事中婦女大多是被加以美麗，出身高貴，貞潔，或嫺嫺等形容，使她們在惡漢與英雄的手中被奪來搶去，而表現着沒有個性的愛和憎，順從與不順從的，而現在覺也把她們放在最主要的動作的部分，賦以人格，給與個性，而使她們表現着人類的力了。總之，她們是漸漸在脫離那舊日的被視爲性的生物的地位，而成爲完全發展的人。

然而婦女在這種新的發展和變化中卻也遇到了不少的社會的阻力。最重要是婦女一向專門的母性。有很多男子，甚至於有很多婦女，覺得母性對於婦女很有益，而且以爲婦女很適宜於專司母性的職務。居爾門夫人在闢除這種淺薄的謬見時發揮了極警惕的意見。

她把這問題分爲二部分來說：第一，母性不能證明對於婦女有利益；第二，婦女所專門的不是母性的作用而是性的放縱。

關於第一點，我們要知道婦女要從男子取得衣與食的供給，取得社會的利益，必須以性的誘力吸住男子的歡心；這並不是母性的力量。因爲母性足以使婦女的色貌衰老，色貌衰老就減少了性的誘力，所以做了母親的婦女反不如未生育的那樣能夠得到男子的歡心。要以性的關係減去性關係的自然的結果，然後對於婦女能有最大的利益。

關於第二點，許多人常以爲母性愛乃是人類間一種極偉大的力，對於子嗣的影響是極深的。在他們的意思，大概覺得婦女只要靠着本能所具有的慈愛，對於教養子女就可勝任了。其實，這是不然的。母性的

能否勝任要看它的結果如何而定，換言之，即要看它的能否產生優良的種族。我們知道母性的功用常屬於下面的二種，即（一）生殖的功用，包括產育以後的營養哺乳保護等等；（二）教育，即預備兒童的社會的發展。前面已經講過人類中的性經濟關係使婦女成爲病弱的，短小的，沒有得到完全發育的人，他們所遺傳下來的種也是弱的種。人類中嬰兒死亡率的高度很是可驚，這足以證明婦女對於生殖的作用沒有良好的成績。至於教育，那是更不能勝任了。在性的經濟關係下的女性，旣沒有社會活動的餘地，良好的本能都已失盡，世界上的廣博知識與她們無緣，於是她們的思想也僅發展到最簡單的方式；要她們以良好的教育去給與兒童是完全不可能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了：使一個在身心雙方都不健全的婦女司母性的職務，那個小孩是有十個月在她肚內，二年在她懷中，再是三四年早晚在她的膝前，以後還有十年二十年在身心方面都受到她直接的影響，要想有良好的發育是能夠的麼？

現在我們可以決定說的是在家庭外作工活動可以使婦女發展健全的體格，產生強健的兒女；在家庭外多和社會人羣接觸可以使婦女見聞廣博，知識增進，思想開豁，而培養出優良的後嗣。

再有一種社會的阻力就是一般人恐怕婦女從事職業經濟獨立了將使舊有的家庭與婚姻制度發生很大的變化。其實，人類生活的第一責任就是進步，發展；在進步和發展中必須有變化。婦女的經濟倚賴旣產生了很多的罪惡，我們爲種族與個人的利益計，應該改革它。改革的目的爲求好，則我們也不必怕。婦女在職業上活動，在經濟上獨立後將使家庭與婚姻的關係完全換一新氣象：從此男和女是合作的侶伴而不是倚賴的兩性了。他們可以有同樣的嗜好，同樣的意志，同工作，同遊玩；愛情也建築在同情的基礎上。男女共同努力於人類的事業，家庭將變成科學，藝術，教育，工業等一切事業的搖籃。

還有，社會上一般人常以爲烹飪是婦女的專職，所以婦女的從事職業就是使男子失去了一個良好的廚司。在他們的意識中，食的事情是和性的功用連在一起的，因而婦女在專門於性之後就必得從事於食的職務。這裏我們且把事情的當不當放開了，而從結果的好不好來說。人類中以數千年來的經驗在食的方面求精求美，結果並不曾造成了什麼強健的族類；因爲他們的目的完全在享受，不求其實用，所以唯一的成績就僅在於養成了享樂者的反常的嗜好和變態的胃口而已。就在購買方面，婦女以最後消費者的地位，僅知取用，而不識物品的質性，也極易購買到不消化或少營養的物品，而損害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因爲在性的經濟關係下的妻子的唯一事務就是取悅於男子，所以她在烹飪上也惟求適合於男子的個人嗜好和胃口。這已從性的放縱轉到了飲食的放縱：人類中男子的喜歡呼朋引類的狂飲大嚼就是爲此緣故。然而要考其合於衛生的方法，合於科學的分量，合於專門的

製配，是完全不及格的。

在婦女從事職業之後烹飪將發生變化。食料在銷行市場以前須經過政府衛生處的檢驗，牛乳，米麵，水果等常食品須合於規定的標準；至於烹飪則將由有訓練的專門人才司之，以合於衛生，合於營養，合於正當口味的物品代替舊式的烹飪。

其他如掃除與洗滌等家務雜事，也可以由職業人員以新式科學器械簡易地代替去。

然而，一般人對於烹飪在家庭外辦理既反對，對於自己或夫婦在家庭外進食是更反對。他們以為家庭的靜趣必須保存。當然，這是由於習慣的關係。其實我們把裁衣服作為例來看，從前衣服是由家中婦女自己做的，果然覺得舒服，現在由專門的裁縫做了，不但覺得舒服，而且可以省事。所以烹飪和進食的改變如果成了習慣，非但沒有不舒服，也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

食事的社會化使男女都接近於人羣，把家庭的狹隘觀念漸漸破除，把耽於變態的食慾嗜好的習性也改正了。標準化的飲食培養成新的強健美麗的男女。

所謂保存一點家庭中的靜趣者，在舊日的性經濟關係時代是需要的，因為那時做男子的在外邊為一家的衣食忙勞終日，理應回來享受那般被供給者的服侍體貼。但新的婦女是在社會職業上占一席地了，家庭不過為夫婦從外邊作工回來的共同休憩的場所，而不是一個在外邊和人競爭賺錢的男子回來享受妻子侍奉的地方了。至於以為每個婦女應該有一間私室，那原不過是有閒階級的奢侈的希望，在這有很多人還是得不着一點生存機會的時代只能看做自私心的發展而已。

最後講到母親對於教育兒童的責任。當前的問題是家庭的環境對兒於童的身心發育究竟是否適宜的。在目前的時代，人們已經認明家族的關係不過是人生中的一部分，而最高的責任是在於個人和個人間的社會關係，所以兒童也需要新的環境。這就是要把舊的立在性經濟關係的基礎上的家庭推開，而代以包含着社會文化的新環境。他們將和自然和人羣多接觸，少養成對於家庭的自私的觀念。他們應當知道人類的生活是由許多人合成的，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個。總之，這種所謂教養者不是在於真正的文字和思想的傳授，而以心理的影響為主重。

居爾門夫人說，一個母親決不能單獨擔負這種責任的，有三種理由：一，不是每個母親生來就具有對於子女盡正當教養的特質；二，不是每個母親都能夠受到作正當教養的訓練；三，因為現在每個婦女只知道看顧自己的子女，她總不能得到對於教養子女的完全的智識。

在目前一切職業都趨於高度的專門化，教養兒童也當如此。選出一班有健全的體格，有充足的才能的母親，給以相當訓練，使她們擔負起養育人類中的幼者的責任，那結果要比每個母親自己教養好得多。

各個婦女單爲自己養育子女，是私事，是僅僅盡了動物的本能。但教育是一種集合的人類的社會的事業。總之，這新的轉變的來臨，在進化上是極需要的，對於婦女本身，對於社會生產，對於種族改良，都是有益的。新的婦女將以個人的資格和其他個人——男的或女的——相接觸，不拘囿於狹隘的家庭觀念，大家有着正當的對於社會責任的認識。新的婚姻關係將更健全，愛情將更純潔，不是女的爲要尋一個供給衣和食的男子，男子爲要尋一個替他燒飯管家的女子，經濟的動機已棄除而代以正當的同情了。他們是共同工作，共同研究，共同遊息的侶伴。社會的自由工作使他們體格強健，思想開明，他們對於子女的遺傳也比從前好得多。

男女的關係是更自然了。婦女的性的過度發展回復下來到了正當的地位。像舊日那樣的男和女一談話就認爲有動機，男和女一同遊玩就要一方化大注的錢，結婚之後夫和妻再不得和其他的女或男相往來，完全因婦女的新的經濟獨立的地位而改正了。男子的單獨有着購買力的優先權是被婦女的獨立地位所平衡了。此後男女的認識不必在跳舞廳影戲場，而是在工作場所，公共圖書館，健身房，遊泳池，等自然的環境中順着自然的性的選擇，加以人類社會所特有的同志趣，同事業，等助力而結成能愛護，能合作，能爲社會謀進步的侶伴。

## 三

介紹完了婦女與經濟的內容，讓我們再借居爾門夫人自己的話來表明這冊書在人類的進化上所具有的價值。在婦女與經濟的第七章上，居爾門夫人指出在人類進化的途中，常有幾個站在時代前面的，思想者，他們不滿於自己所處的社會的現狀，發出改革的要求。他們的感覺是極敏銳的，他們的觀念是極透澈的，因此他們最能把社會人類所披上的文明的假面具揭去，而暴露出隱藏着的罪惡來。他們的呼聲易爲思想清楚的人所贊和，但大部分的人卻以守舊的劣根性來堅決地抵抗。衝突是不能免的。起初是少數的提倡改革者被嚴厲地攻擊，有時甚至於被放逐被殺害。他們是所謂犧牲者，殉道者（martyr）；但犧牲者愈多愈增加了這種新的反抗的力量，終於他們所提倡的改革被許多人所信仰了，到最後不肯服從的幾個是落伍者，被淘汰者。人類歷史是在這樣的程序中推進的。居爾門夫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不滿於生活的現狀而發出改革的要求的婦女，在婦女與經濟中有着她的警覺的呼聲。起初她也被人攻擊，被人蔑視，甚至於進入囹圄，但到後來她的理論終於被社會上多數人所信從了。現在美國是婦女從事職業很發達的國家，這在事實上是受了歐戰的影響，但在思想上是先受了居爾門夫人這冊書的影響。

婦女與經濟出版在三十年前，三十年來人類社會已經歷了不少的改革和進步。在進步中仍舊時時有新的改革的要求發現出來。像婦女從事職業與經濟獨立的運動，在許多工業發達的國家是早已達到成功；但在成功後經過數年的實驗又有了新的要求起來，像女工的要

求和男工平等待遇，要求縮短工作時間，要求免除作重力的工作，而最主要者是要求產前產後的特殊待遇。這些在居爾門夫人當時都沒有預見到，在婦女與經濟中也沒有討論到；但這是進化途程上的距離的間隔，無法跨越到的。這種新的要求自有新的思想家社會改造家提出討論，以後當另將他們的著作介紹給讀者。

現在我們還是先需要將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詳細介紹過來，給我國的婦女明白一些從事職業與經濟獨立的理論。在今年一月號本誌我中曾經說過我國婦女從事職業的範圍在去年是開展了不少，現在介紹這本書，更希望婦女讀者能認識這時機的重要，努力將職業的範圍拓展推廣起來，努力將獨立的基礎樹立穩固起來。　（留）

##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中國婦女的過去和將來　達心
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續）　楊東蓴
希里納女士的「婦女與勞動」　俞仲華
遺失（小說）　潤餘
爲婦女們談繪畫的看法　豐子愷
胭脂攷　黃石
安眷的死（小說）　倪宛仙
心病（長篇小說）　李健吾
姙娠期中的疾病和其他異常　程瀚章
鎗氈管熱流器的做法　林麗冰

# 蘇俄農村的故事

(W. Duranty 作)

李偉森譯

下面的三篇故事從 W. Duranty 的 Curious Lottery 中譯出。作者是美國紐約太晤士報駐俄的特約記者，他是特別注意法律方面的問題的。篇中所記都是實際材料，曾經刊載於太晤士報。從這裏面，可以看出新俄的法律怎樣去處置兩性間的問題。——譯者。

## 村女和三少年

舊約申命記裏面所載的『摩西律，』滿含着妒意地保衞着以色列的婦女們的貞操。有許多婦女是在田間作工的，那兒是呼救無應的所在。倘使有人在田間犯了邪行，律上規定是要受嚴罰的，因爲若是『有閨女在那兒呼救的時候，是沒有人去救她的。』

『摩西律』死滅了，寓言過去了，可是春耕秋收還是照舊樣進行着。還是有靑年和少女在田中共同工作着，在日光下扮演着他們在『人生』這戲劇中所擔任的角色。並且法官和法庭還是要審理那些與天地同老的罪惡案件。

蘇維埃統治着廣闊而肥沃的大地，也制定了許多保護俄羅斯婦女的法令。在竭力反對『輕侮行爲』——即是靑年人的狂妄淫邪的種種舉動——的決心之下，法律竟規定此種犯罪應處以死刑。

可是正義的鐵手有時也不免有失去了效力的時候，就是在『摩西律』還在盛行的當年，也有過類此的事實哩。

* * * * *

夏季某天，安娜·彼得綠娜，一個很規矩的村女，到田間去作工。晚間她回家來的時候，含着眼淚向她的父親彼得·彼得羅維奇訴說：她被村裏的三個孩子欺侮了，那三個孩子就是波里斯，伊凡和帕弗耳。

她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貧農，盛怒之下，便跑到鎭上去向警局告發了。開審的日期決定在兩個月以後秋收過了的時候，因爲秋收是重大的農事，什麼也不能妨礙它的，便是發生了暗殺的案子也只好擱起再說。因爲三個被告都是本村知名的富農的兒子，所以並沒有被拘押，只是由村蘇維埃負責屆期令到法庭候訊。

一星期後，波里斯伴着他的父親驅車到彼得家裏來訪問。彼得用一副很冷的面孔對待他們。他說，他的心碎了，他的一匹小羊被汚辱了。

波里斯只是傷哭着，他的父親卻開口了。他承認波里斯的行爲雖是禽獸般的不正當的，可是青年究竟是青年；而且夏天正是熱血沸騰感情容易衝動的時令；而且遇到了一個好看的姑娘——他撫着他的手——『我們都曾經有過青年時代，並且自己都做過許多糊塗事的，彼得·彼得羅維奇。爲了青年時代的一種很自然的過失，你竟忍心把這可憐的孩子送到監牢裏去關幾年嗎？』

彼得的聲色俱厲。他說，這正是他所要作的。至若說到青年們的胡行亂爲的話，他的客人說他自己（指客人）是不錯的。因爲全世界都知道富人是可以爲所欲爲的。不過像他自己這樣的一個貧農，日子是不很好過的。就是在極不知事物的年齡，他也決不曾做過像這樣的事。

這位客人又變了口調了。他說，他懂得這個。他，在他自己的意思，和他那劣種的兒子——說時對着那含淚的波里斯橫了一眼——都是願意拿出錢來賠償的。他請彼得也考慮一下這種辦法。或者就這樣也可以解決這個難題哩。

這一次會晤說到這裏就完結了，分別時雙方的表示都是很客氣的。

幾天以後，伊凡隨着他的哥哥塞爾吉來了；他的哥哥是一個紅軍的營長。這位營長的談鬭是非常慷慨的，像行軍一般的敏捷，他單刀直入地就談到本題來了。伊凡的行爲是很可恥的；這是毫無疑義。若是在軍隊裏面，他一定是要遭槍決處分的。可是，既然同是一村的人，又何必一定要弄得大家太過不去呢？當然是可以好好解決的。自然這並不是錢的問題，不過或者他和彼得可以成爲最親密的朋友。……且等一會，讓彼得把這問題再想想吧。

他們就此分手了，我們也可以說，神氣都是很要好的。

最後帕弗耳的母親領着她的兒子來了。她是本村中最富足的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因爲拒絕指引白軍利用對河的砲壘攻擊紅軍，被白軍殺死的。爲了這一件事實，他所擁有的大宗田產才被特許不予沒收，否則早已被村蘇維埃沒收去重行分配了。

這位寡婦投身到彼得身旁大哭起來，這令他十分驚訝。她求他垂憐一位苦母親的心。他用十分嚴正的口氣回答她說，『馬爾發，我也是爲人的父母呀。你以爲我的心不曾爲我那可憐的受了羞辱的女兒而出血麼？』

寡婦重複請求他。她說，她知道彼得的創巨痛深。可是爲什麼一定要以怨報怨呢？她的兒子所作過的壞事已經是駟馬難追了。可是青年的過失就不能改正嗎？當然是可以有好的解決辦法的。

分手的時候，雙方的仇怨盡釋了。寡婦只請彼得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據說，俄國的農民是很愛報復的，可是他們也是很乖巧的。從最初，彼得就已經看出了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他心中的問題只是，至多他能夠開口要多少，至少有多少他纔不至失卻面子。他反復思索了很久，羞

且還和他的知友們商酌了多次。

後來他邀約三個孩子的親屬到他那矮小的蓬屋裏來。他開始申言，孩子們是有罪的，而法庭的處分一定也是很不輕的。可是長期的監牢生活完全和人世隔絕起來，天日且不可見，那是多麼枯寂難受呵。……而且便是他們受了這樣的處分，於他的女兒還是沒有補益。

然而，假設……（他停着用眼睛瞧着他們，現出一種狡猾的神氣。）假設……在某種條件之下……假設到了案件開審的時候，女孩卻撤銷一些她原來的說話，而暗示說，是因為害怕她的父親，她才故意張大其詞；而實際她所受的侮辱並不如她所說的那樣厲害……那末，法庭怎麼會不相信她呢？孩子們自然也要照這一樣說……那末，天大的禍事（他很奸滑地微笑着）就可以消滅於無形了……

這三位來賓彼此交互看了一眼，都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是的，他們說，那樣一定可以消滅禍事於無形。可是……彼得所說的條件是什麼呢？

這位農人拈着他的鬍鬚，瀼着眼睛把他們一個一個還看着。這兒是問題的難關了。

這本來是很困難的，他申言着，叫一個父親去饒恕像這樣的一種冒犯的行為。三個孩子都是有罪而應受處分的，可是他所重視的是女兒的幸福而不在於復仇……

他又遲疑了一會，接着就把他的主張立時盡情說出來了。讓他們中間把一個和他的女兒結婚，另一個就賠送房屋田地，第三個就置辦農具，種子，牲畜，車馬，傢具和鴨絨的床墊。

在這種條件之下，或者這問題可以和平解決。

三個孩子的家屬聽見了這種條件，都不禁怒跳起來。他們責問他；為了某夏夜的事件，他的女兒就可以絲毫不費地得到一個丈夫，大批妝匳和一宗房屋田產，試問他的女兒是否是一個公主呀？

可是這老傢伙現在是佔的上風哩。他說，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法庭必不肯看輕像這樣的一種行為的。在現今的時代，貧農的女兒卽令是和富農的兒子打官司，都是能够得到正義的保護的。

三個家屬都很痛心地知道這句話是真情。他的條件之所以如此苛刻，便是因為他在社會地位上佔了優勢。如果這案件認真地處分起來，這種社會地位的差異一定能弄得他們傾家蕩產的。又經過了多少的爭論，他們終於承認了他的條件。

三個孩子個個都願意自己作女孩的丈夫。當然的，這女孩壯健而又美麗，而房屋田產，牲畜，傢具都要費不少的錢哩。

彼得弄得不知所措。可是這難題由安娜解決了；她發誓說只有波里斯是她所夢想嫁給的人。讓其餘的兩個拿出他們應該拿出的東西吧。

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帕弗耳的母親很痛心地從她的田產中劃出了十畝土地準備給

彼得，並且還承應了造一幢房子；紅軍的營長允許送來種子，農具，牲畜和傢具。他們這兩家，都是無可無不可的。

現在誰會有彼得這樣快樂呢？他看見自己立刻可以在本村中發旺起來而且還是一個富農兒子的岳丈，其他兩個的恩人哩！他從來不曾盼望過她的女兒能够攀上這樣一家好親的。他高聲感謝上帝，感謝他賜下了『革命』和革命對於窮人的保護。

這案子開審了。三個孩子都辯白自己無罪。再問到安娜，她滿臉緋紅，承認她向父親訴說這件事情的時候，不免是故意張大其詞了。那是很熱的一天，他們作工作都很累了。他們都是老朋友。她以爲喝一點酒是不要緊的。於是他們把麥酒滲到啤酒裏面一道喝起來。後來……她的頭低下去了……唉，後來……她不免作了一個很愚蠢的女孩子。…

她很難過她欺騙了她的父親，可是這實在是她過於害怕所致。她的父親對待男孩們是很嚴厲的，並且……她用手帕掩着面哭起來了。

人民法庭對於酒精的罪惡很着重的說了幾句，並且要三個青年承認，倘使那女孩懷了孕的話，他們三人都應負責予以維持。

於是這案子就撤銷了。

接着星期日這一天，彼得很高興地跑到他的那富農女婿家裏去商量結婚的計劃。眞叫他吃驚不小，波里斯的父親竟說他不懂他的來意。他對彼得說，他的兒子已經無罪釋放了。彼得和他的女兒都不能對他有所要求了。

『可是你同意了的，』他吃吃地說，『你同意了波里斯和我的女兒結婚的哩。』

『我們簽了書面合同的嗎？』波里斯的父親問他。『你所說的話有什麼證據可憑呢？一點也沒有。你去你的吧，不要吵我們。』

彼得扯着鬍鬚，口中咒罵不絕，無精打采地回家去了。爲什麼他不敢把這交易簽一張書面合同呢？他們會這樣欺騙他的，這不是很可能的事嗎？

還有點希望，其他的兩家比這個慳吝鬼會講信用些的。他轉身很匆忙地跑去訪問那兩家。一樣無結果；他們是聯合起來對付他的。誰都不會履行他們的約定的。

絕望之餘，他再次跑到人民法庭去提出控告。他把經過事實都說出了。可是法庭對他沒有一點好顏色，這眞令他氣得發昏了。法庭說他是一個不講人道的父親，竟利用女兒的羞辱去謀私利。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個罪人。他犯了這重罪，是應當受處分的。可是因爲他的愚蠢無知和地位貧苦，所以不處以長期監禁，而只是給以嚴重警告。可是以後他得萬分小心點。

這對於彼得是太難堪了；頭一天還是趾高氣揚，財富在望的；第二天卻變成了一個罪人，一個不人道的父親，所有的只是絕望與苦惱。他像一隻喪家之犬一般，到處哭着，求人幫助。他所遇到的多半是揶揄鄙視，有時也有表示同情的，可是決沒有一個幫助他的。

最後他到鎮上去找到了一個當地很會寫信的人。在很漂亮的白紙上面，他請求這位寫信家寫了後面的這樣一封信給加李寧，那蘇聯共和國的農民出身的總統——蘇聯中央委員會的主席：

『呵主席同志我在悲痛之中哭求你的援手因爲我知道你有一副熱心腸，對於窮人的苦難總是願意救助的。你自己，我們偉大的主席，從前也像我一樣是一個小農，你會懂得我所講的這一段苦情的。』

他於是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寫了出來，末尾又寫着：『你懂得了像這樣的一些實情，你便可以看出我作的是對的，我是像一般的父親們應該作的那樣作的。他們告訴我，說我犯了法，應該受處分。實在汚辱了我的女兒的是那三個孩子，他們才是犯了法，他們才是應該受處分的呀。可是我爲什麼一定要那樣令人難堪，把他們送到監獄中去呢？那樣對於我的女兒是並沒有補益的。我是作得對的。要他們把一個人和她結婚，另一個人賠出房屋田產，第三個人就置辦他們所需要的物事，這樣不更好些嗎？

『竟沒有正義的嗎，主席同志？我請求你發下一道訓令，命令這些不誠信實的東西履行他們的約言，否則按他們的罪加以處分。』

據著者所知，加李寧也給他的這請求書感動了，很願意幫助這可憐的彼得。可是他也無法可想。

## 長眠不安的婦人

在烏克蘭的一個鄉村裏，住着一對家道殷豐的夫婦。他們過着很舒適的日子，無憂無慮，只是有一種深邃而隱秘的苦惱緊迫着他們的心胸。他們沒有小孩子。

丈夫名叫段成科，在大戰前是一個富農，家有八十英畝土地，兩所磨坊，六頭牛和四匹好馬。在革命的時候，他大概是四十歲的年紀，有着像烏克蘭人那樣壯健堅實的身體，頭髮黝黑，面容煥發，兩眼含着熱情，放着光彩。他的妻名叫馬利亞·彼特洛夫娜，膚色棕黑，身材高大，像烏克蘭人所常說的，是『一個牛馬一樣的婦人，』她能够在田裏作着像男人作的一樣的工作。

段成科專心致力於田地的耕作，他是爲全村的人所敬服的，雖然這並不能使得他在革命的大風暴中保全他的土地或牲畜。可是有一次白軍準備襲擊紅軍，他事前得到了消息就向紅軍作了一個警告，因此便贏得紅軍某師的信任。他，段成科，自然沒有愛護白軍的道理。他們搶去了他的食糧，劫去了兩匹馬，還有兩頭牛，他無法隱藏的，也給殺死了。

那位紅軍的司令自己就是農民出身。他當時駐紮在段成科的田莊上，對於段成科的報告這消息異常稱讚。一九二二年，這位司令當選爲省蘇維埃主席，其時政府下令選拔充任蘇維埃模範田莊的經理人材，（模範田莊中有一部份土地便是從前地主所有的）選拔黨員充任此種職務，這是通常的政策，可是這一次這位省主席卻不顧及這些

了

『段成科，』他說，『是一個農夫，是對於土地有着眞實情感的人。說空話的人我們現在是有着太多了。我現在所要求的是找幾個能够實際教導農民得到成功的人出來。』

擔任一個模範田莊的經理，段成科是非常稱心如意的。八十畝土地變成了一千畝，不用馬而用電耕機，還加上極大數量的資本與勞動力——土地卽令不爲他自己所有，這於他有什麼關係呢！何況他又沒有兒子，他死後並沒有兒子來承繼。

他的妻也很快活。再不要在田中勞苦了，只是管理着牛奶房和豬闌，家禽和新果實的保藏所，還有就是教給農婦們許多農事的知識。現在，像她的丈夫一樣，她一點也不怨恨革命了。

可是在他們的心胸中還是有着那相同的苦惱。他們沒有小孩子。

於是他們向別處領養了一個男孩子——當時孤兒是很多的呀——一個身體很壯健的孩子，年紀約有十三四歲，名叫亞力山大。沙夏，他們是這樣叫喚他的，很快就和他們廝混熟了；六個月以後，在段成科夫婦看來，這孩子似乎一向就是在他們身邊的，並且眞是他們的兒子一樣。

一年過年了，於是來了一陣陰影籠罩着他們的生活。馬利亞開始愛上了沙夏，可是不是母親之愛而是婦人之愛。起初，她極力與這種念頭奮鬬，並且嘗試將這念頭隱瞞起來。可是歲月不斷地向前流駛，這孩子的男性一天一天成熟起來她的感情驅使她墮入不能自拔的深淵中了。立刻全村都知道了。只有段成科不肯相信這事實。……這事實是不合自然的，不可能的。

可是在夏天的某一晚，他再不能懷疑這事實了。

以他所處的境地，他自然會驚惶無措。他在絕端驚恐之餘不能滿足馬利亞的願望。毫無廉恥地，她竟告訴她的丈夫，說她愛上了沙夏，她一定要和他結婚。這是可怕的罪惡，他說。可是在她看來，這是毫無關係的；除了要沙夏以外，什麼事都沒有關係。二十年的夫妻之情，名譽，自尊心——這些在她看來都是什麼也不値的。

『在我心裏像有一盆火一樣，』她哭着說，『這火烘烘地燒着，老是燒着。我一定要和他結婚。你無法阻止我的。這並不是他的過失——你是知道這個的。可是你不要阻止我。』

段成科走出門外，走過他所熟悉的田地，齊胸的麥田在月光下幻作一片銀光。他隨手摘下了一枝麥穗，用指頭捏碎了。

『這已經熟了，』他喃喃地自語着，『我們明天一定要割麥了。』

他在那兒立了一會，隨後就轉身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完全沒有告訴他的妻，他把沙夏遣送到本省的那一邊開着磨麥廠的一位朋友那兒住去了。

馬利亞完全瘋狂了。她要立刻和他離婚，她說，去覓那孩子，和孩子同居去。她成了一個瘋顛的婦人了。她和她的丈夫怒吵了幾個鐘頭，要

知道沙夏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跑遍了全村去問訊，不管別人是怎樣想的。有一次她竟跑到沙夏原來住的那孤兒院去問去了。兩星期以後她纔回來，面色死灰，完全筋疲力竭，沒有絲毫生氣了。

開始，村裏的婦人們還暗地裏非笑，竊竊私議着。她絲毫也不理會，於是這些流言也終止了。在她的丈夫看來，她在他的家中完全是像一個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客人一樣。隨後，漸漸地，她又有些回心轉意，直到復活節，他相信她的瘋狂症已經完全好了，雖然瘋狂症的回憶在他們兩人間還是一層障礙。

復活節的星期日，段成科因爲是模範田莊的經理，特別設宴招待全體工人和一部分村人。他們都大吃大嚼地快樂無邊，還痛飲着強性的啤酒和麥酒。後來鬧得更喧囂起來，講着一些粗野的故事，弄得哄笑滿堂。

其時段成科正和村蘇維埃主席辯論着種子的問題，陡然在餐桌的另一頭起了一陣大擾動。她的妻馬利亞跳起來了，臉色像紙白，怒氣冲冲，用手指着下面隔着兩個位子的一個人叫罵着。

『你這狗賤東西！』她吼着。『滾出去！滾出去！你怎樣敢對我說那件事！』

她的聲音很低，可是非常嚴厲，好像滿心都包含着痛苦似的，因此大家都不自覺地沉靜下來了。挨近段成科坐着的一個婦人趕緊在胸前畫着十字。馬利亞似乎掙扎着還想說話。她的嘴唇搐動着，她喉頭的筋肉起伏着。她向門做着一種手勢，那個人便起身閃避出去了。

她立着望了一會，隨即轉身向屋裏的那扇門跑去了。

衆人還是歡着飲着，並且還有人歌唱着，可是都存幾分掃興，以致不能盡歡。延至夜半，最後的一個人也走了，口裏都喃喃着，醉眼朦朧地說些道謝或同情的話。

段成科走到桌邊坐下，臉頰靠在曲伸着的臂上。一杯一杯的麥酒不時向口中倒下。這烈性的酒精到了他的口中已經變得毫無味道了。這算到了極點了。他已經忍受夠了。他的那種烏克蘭人的強悍性格，一向都強迫他照常工作，照常生活，不爲婦人的事而稍有分心，可是到了現在他實在按捺不住了！盛怒之下，他將玻璃杯向棹上一碰，玻璃碎片傷了指頭他也不覺得痛。接着他就上樓去了。

他的妻遠遠地在屋角裏縮作一團，身體不時搐動，嗚嗚地咽泣着，那孩子的一頂小帽緊緊地貼抱在胸前。他看見他的一枝大手槍裝在她的圍裙裏。被單的碎片遍散在房中的地板上。

當他向前走去的時候，她跳起向他奔來，把槍拿出來了。『拿着這傢伙——你！你就打死我！我不能打自己。我想打死自己，但是我不能打。你一定要把我打死，現在！我忍受不住了。』

『你是什麼意思呀？』段成科說。『你瘋了嗎？』

她發狂似地投身到他身邊，抓住他的手，把手槍放在他的手中，勉強他把手槍握起。『喂——打呀！你一定要打呀！』

他怒氣沖沖地把她推開去。『呵，老天爺這件事我實在已經忍够了。……』

槍聲拍拍響了兩聲。

她跌倒在他身旁了，槍口冒出的烟觸着了他的鼻官，他大聲咳嗽起來。她掙扎着把身體坐起來已經氣喘萬分了『呵……我覺得……』她氣塞住了；微笑着，細聲說着『謝謝你，唉，』接着倒在牆邊死了。

他的怒火萬丈，用血汚的地毯將屍體裹起，搬到樓下去。此時正當四月天，在稀微的曙光中，屋的四周都還是靜悄悄的。復活節的夜宴後，大家都正在酣眠着哩。

他把包裹中的屍體放在車上，把馬駕好，還檢了一柄寬口的鐵鏟拿在手中。他驅車沿着凸凹不平的轍路馳去，到了一處新犂過準備種蕎麥的田裏停下。他在那兒把她埋葬了，並沒有焦急，也沒有倉皇。

在他那種簡單的農民心理想來，這並不是他殺死了他的妻，而只是解放了一個受着苦難的靈魂罷了。

當他回來安放車馬的時候，田莊上還是靜悄悄的，他很細心地把車跡都泯滅了。他回到樓上，把手槍揩抹乾淨，鎖了起來，最後的一點血跡也都洗乾淨了。他又把妻的衣服裝了一包，藏到碗櫃裏去。隨後他躺在床上，呼呼地睡去了。

一直到正午，他才下樓到那大廳中去。許多田莊上的工人都在那兒候着他們的午餐。當段成科告訴他們他的妻已經離去他了的時候，似乎沒有一個人覺得驚怪的。他說，昨晚她憤怒非常，當晚就跑了。他不高興談這件事，他們會都懂得的。或許她會再回來也說不定。他們都知道這件事的，他不須再多說什麼了。

他在餐桌的首位上坐下，開始和那紅臉頰的女孩子開頑笑，談着她的愛人的事，這是他一向做慣了的。

他真正覺得肩頭的一副重擔已經卸下了。田莊上的工人們都看得出來他的這種轉變，全村的人也有這同樣的感覺。他們很少談到這件事，不過只是說說段成科似乎更開心了，更愛護自己的老性命了。他又用他的全部心力貫注到他所高興服務的土地上面去了。

充滿了詩意的農民生活老是向前奔流着。小牛出生了，小豬都團繞在母懷下，小鴨羣在園庭中遍處馳逐着。田犂過了，播種插秧都完工了，在神秘的俄羅斯之春中，大地早已舖上一層有活氣的綠色絨毯了。

五月過去，六月臨頭。春秧已經高及膝頭，冬麥已經黃熟待收割了。在田莊近邊的蕎麥地上，密葉中開始透露出白花；那被暗殺的婦人便是埋葬在這地下三尺的土中的。她似乎已經被人遺忘了。

可是時日過得漸久，段成科心中反而漸漸感到不安了。這並不是有所悔恨，甚至也不是什麼懊惱；可是總覺得有點什麼緊壓在心頭，比悔恨之情更加深沉似的。原來是一種已成陳跡的恐怖又回頭來襲擊他了。舊日的迷信在他心中作祟：那便是說，不聖潔的死者是決不能安靜地長眠在地下的；那可憐的孤魂每晚必須爬起來在四處漂游着，一

直到『最後裁判日』才能解脫。

一切的仇恨心都烟消雲散了，沒有絲毫罪惡的瘢痕遺留在他的心頭。他已經開始想像他的妻彷彿是好久以前因病而很自然地死去的，完全沒有過不貞潔這一類的事實。

緊迫着他的並不是對於鬼物的恐懼心，而是對於那孤魂的憐憫之情：那孤魂只能迷惘地在這普通的田莊上漂游着，永遠不能歸宿在上帝所劃定的那片人類最後的安息地之上。

那種直率的憐憫之情日益加深，最後想起她那游魂的苦趣，他覺無法忍受了。有一晚，在天還未亮的短時間中，他起身駕車到那蕎麥田中去，從地下把那屍體掘起來了。他作的時候異常粗率，完全不像前次那樣的細心。蕎麥田中遺下一個大穴，他並沒有填好，還遺有一條血污的手巾和一綹髮辮。

車的蹤跡從這大穴口一直通到村教堂的墓地去。第二天早晨，在墓地的一角裏大家發現了一塚新墳。他甚至連車馬都沒有歸還到車房中去。在車上自然還有很多跡印是瞞不過衆人的，而且還有一股腐爛的臭氣味留在車上。

他們來拘捕他的時候，他是和衣睡在床上的，泥污的長靴也沒有脫去，同樣有一股臭氣味留在他的身上。他睡得很酣沉，當他們把他叫醒的時候，他似乎有點昏眩。可是他們並不以爲他是喝了酒的。當他們告訴他他犯了什麼罪的時候，他點一點頭，一句話也不說就跟着他們走——法庭的一個目擊者說，當時他像一個正在夢中的人一樣——於是他們便把他帶到附近鎮上的監獄中去了。

這案子聳動了大衆的觀聽。農民們都具着恐怖與輕蔑的神氣談着這案子。像蘇俄的一般案件一樣，完全依照輿論的指示而確定的判決書宣佈了。

段成科拒絕律師的幫助，他很坦白地供出一切實情，絲毫遁飾都沒有。我們若是以爲法庭不信任他的供詞，那是沒有理由的。可是法庭還是按照暗殺罪處以最嚴的刑罰，即是『嚴密隔離』的八年監禁，完全沒有顧到那許多可以減罪的情節。

他於是到哈可夫高級法庭去上訴，這兒的判決詞便完全表示出了蘇維埃法律的精神。高級法庭的判決詞說，除了一點以外，上訴人本來是可以減刑的，或至少是可以加以某些條件的限制的。

『可是，』判決詞的結論說，『上訴人身任蘇維埃政府下農場機關的要職，對於落後的農民羣衆應以身作則，表示出新的自由的革命生活的榜樣。可是他竟以虛僞的態度對待農場的同人，完全證明了他還保持着極陳腐荒唐的迷信。法庭認爲他的這種荒謬不經的行爲更加重他的罪惡的嚴重性，因此仍維持人民法庭的原判。』

所以段成科之受八年監禁的刑罰，並不是因爲他殺死了妻子，而是因爲他嘗試拯救她那長眠不安的孤魂。

## 殺夫的農婦

離莫斯科約六十英里的某小村裏，住着一對貧苦的夫婦，夫婦二人而外，還有兩個十五十六歲的女孩，和兩個五歲六歲的男孩。依據俄羅斯的財產法，他們算是『中』農；因爲他們有二十畝零碎的土地，（每年其中的三分之一是輪流休息的，這是老習俗，）兩間房的一所茅屋和一匹壯健的小馬。

在大戰以前，他們的生活還是比較可過的；都是，除了像一九一一年那樣的大荒年以外，他們是不會沒有飯吃的。可是伊凡自從一九一九年退伍回家以後，卻和從前判若兩人了。他把勤勞的習慣都失去了，卻養成了許多很壞的習慣。從此以後他不再把他的妻子放在心上了，只是夢想着一種享樂的生活：喝酒，唱歌和玩女人。

恰好，麥酒是有的，而且都是極烈性的家釀麥酒，四十戈比一夸脫，雖然有禁令，在他們看來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在本地的小餐館裏，老是有人在那烟霧迷漫的小廳中奏着手風琴，聚着一羣酒徒豪飲着，漫歌着；並且還有賣笑的女人哩，從田地上辛苦得來的錢便多半是給她們浪費去的。

伊凡的妻納塔妮對於丈夫的蠻橫無理，倒還容忍得下。他跑回家來打她，在她看來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因爲這是習俗使然。男人常是如此，社會並不因此而有什麼苛責加到丈夫身上的。可是浪費金錢就很難忍受了。他們的需用金錢是再緊迫沒有的。土地異常磽瘠，犂頭都用鈍用彎了。

而現在，在新政府之下，只要先付五盧布便可以得到一具邊口鋒利的鋼製犂頭。還可以從蘇維埃掛賬買到很好的種子。只要伊凡弄得到那樣一具鋼犂，耕作起來他便不需要費多少氣力的。甚至小孩們還可以坐在田壠上揮着手，吆喝着，驅跑那些啄麥子的野鳥哩。

要讓莊稼不受阻害，順利進行，這是第一件主要的事。播種插秧以後，一直到穀麥登場，稻草上堆；還有儲積冬季人吃的蕃薯，馬吃的雀麥，以及製備丈夫睡的草褥——這一切她都可以獨力辦得好，不必要伊凡的幫助。

他們這樣一年一年苦挨下去，漸漸陷入窮境，後來竟至困難到一季維持不下一季的用度了。這完全是俄國的古諺說的『田莊無好主，駕車無好騾。』倘使伊凡是死了，或是沒有退伍歸來，納塔妮反而還維持得下這一個家庭。可是他老是只有用出去的，沒有賺進來的。

而最壞的是她絕對沒有辦法能夠信任他；當他驅車載穀草到街上去出賣的時候，沒有一回是有好結果的。每次都有許多東西要買回，而且都是急切需用的東西。不是衣物，不是食品——這些他們都可以自給；而是煤油，火柴，鹽，以及鐵釘農具之類。每次他滿載而去的時候，總是答應不到天黑就會買回所需的一切東西的。可是接着日落了，天黑了，她還在空候着哩。到了第二天早晨，馬車慢慢地回到了門前，繮繩緊

在馬背上，伊凡則醉臥在亂草中，滿面緋紅，最後的一個戈比都用光了，剩下的老是滿口的咒駡蠻橫的毆打和一顆病酒的頭腦。

• • • • •

秋季的某天，伊凡用車裝了六袋穀，預備到鎮上去納稅並購置多季的用品。他們的長女納塔霞，此時十六歲了，要求和她的爸爸一道去。她弄到了一種廉價印花布的樣本，她想去買一點回來縫一件衣裳；而且這小鎮上的市場對於她簡直有一個大城市的誘惑力哩。母親也贊成她一道去，可是伊凡拒絕，開始還笑着，後來竟發怒了。他說，他不願有人監視他。……倘使他們不信任他——他竟用俄國人的那種態度咒駡他們。無論如何他是一個自由人，他可以盡他的所有去作他自己所願作的事。

他痛鞭着馬急馳而去，口中還嗷嗷不已。納塔妮向着他的背影呆望了一會，接着轉身對着身傍的女兒說，「來吧，哭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來作事吧。你的爸爸是一個男子，他是很懂事的。」

當晚她候了一通夜，接着第二天一整天又一整晚，他還是不見回來。後來到了第三天的上午，車子顛簸着回到泥汚的門前了。伊凡平臥在草裏，頭枕在一袋鹽上面，口開着，眼閉着，面色紫青，已經爛醉如泥了。

可是那匹馬到那兒去了呢，那匹忠心耐勞的非常壯健的小馬呢？眼前的只是一匹瘦弱不堪的東西，胸骨凸露，瘢痕滿身，垂着兩耳，困憊不勝的神氣！



納塔妮看了一眼，便抓着丈夫的頭髮駡起來，「Svoloch（鬼東西）！」——這是俄語中最不可恕的一句駡人的話——她亂搖着他的頭，一直到他的牙齒相擊起來，兩眼睜開了還不放手。「鬼東西！我們的馬到那兒去了？你答應我買回來的東西呢？」

伊凡呆呆地瞥了她一眼。「馬賣了，」他喃喃地說。「不是賣了……是換了……換了這，」——他用手輕輕地作了一個手勢——「和十五盧布。這匹老馬……這好得很……還能夠作工……好馬。……男子漢總要作些好玩的事啦。」他舒展了一下筋肉，「那很好，我愛沒有忘記你的鹽哩。」

納塔妮的嘴唇緊收起來，手指中抓的頭髮放鬆了。她呆立了一會，接着把那匹可憐的馬卸下來。她牽馬到馬棚裏去，餵了他一些雀麥，便轉身把袋裏的鹽提到尾內火爐旁的木架上放下了。接着她和女兒兩人把丈夫從車上抬到屋內床上來，把他的頭安放在枕頭上面睡好。

這時已經是孩子們吃點心和女孩們喝湯的時候。還有田裏的麥稭沒有拔完，乾草也還沒有裝到車上。這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了，這些乾草。她固執着不要伊凡把乾草和穀一道帶到街上去，現在想起來她是很對的。他們的鄰居，那富農亞勒惠西·彼得洛維奇會買去餵他的牲口的。他已經答應多出點價錢的，並且他還可以代她買一些東西，那些她丈夫應該買而未買回的東西。

納塔妮啜泣着她的外衣沒有了希望，第二個女孩也大哭起來，因

爲她所要的皮料也成空了。可是納塔妮還是在那兒靜靜地作着她的事。

母女三人忙着搬草到車上去，兩個孩子便在周圍灰塵中跳着玩着。納塔霞把他們送到小房的床上睡了——此時天氣還不很冷，用不着在暖坑上面睡，他們的父親此時便是酣睡在那暖坑旁邊的——納塔妮就到外邊去牽馬去了。乾草夜裏一定要拖進來的。

此時天已快黑了，月兒剛剛出山。她覺得今晚一定要把乾草都裝好，否則明天她的丈夫又會加以妨阻的。種子，用具和冬季的應用品是一定不能缺少的，這是最後的希望了。

她走到門前去，在草車的前面靠近馬尾的地方坐下。那可憐的東西重重地低垂着頭，她吆喝了一聲，牠才抬起頭來，聳起兩肩準備拉車。車身震動了一下，可是並沒有移動。

納塔妮生氣了，便捉住牠的尾巴亂拉一陣。那馬被拉痛了，嘶嘶起來，又鼓了一次勁，還是不濟事。納塔妮從坐位上跳下跑到馬的前面去。她把繮繩拉着，叫第二個女孩用一根木棍打着馬的臀部，叫納塔霞在車後面推着。

那可憐的東西鼓起一雙圓眼睛，拼命地拉了一陣。車輪向前移動了一點，接着就向後倒退陷入泥坑中去了。馬立在那兒發抖，實在沒有氣力拉動這車了。納塔妮再拉一次繮繩，兩個女孩再打着推着。可是馬再也不能動了。牠已經氣盡力竭了。牠自己知道，她也知道。

她一句話沒有說，臉色也沒有變，把駕具卸下，把那顫抖着的馬牽到馬棚中去了。她告訴納塔霞拿一些雀麥去餵牠，並且用稻草把牠的全身擦洗一下。『多替牠擦一下，』她說，『現在牠是太疲倦了，明天就會好起來的。』她也吩咐了小女兒一件很費時間的工作。她叫她，『把車上的乾草搬到穀倉中去。』

納塔妮走進屋去，從火爐邊的鈎上把一柄菜刀取下。她用大指在刀口上試了一下……

正對着太陽穴上面血管凸漲着的地方，她舉刀用全力向着她那酣睡着的丈夫砍去。

他簡直沒有動彈，僅僅在砍第四下的時候，他的腳輕輕地在床板上打了一下，接着就靜靜地死去了。

納塔妮在氈子上面把刀揩乾淨了，仍舊拿到鈎上掛起來。她把自己的手在他的胸膛上面按了一下。沒有跳動。爲了更確實起見，她又把鏡子取下放在他的唇上。確是沒有呼吸了。她仰起下頦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着又低頭俯視着這受了重傷的面孔，唾了一口。

當兩個女孩子進來的時候，她已經把他捲在那血汚了的氈中去了。她告訴她們發生了什麼事並且還有些什麼待作的事，她們都靜悄悄地沒有作聲。

第二個女童把兩個要睡的小孩送到外間的大房裏，哼着催眠歌誘他們入睡。母親和姊姊就把裏面小房的地下洞裏的蕃薯通通搬出

來，堆在牆角裏。她們把爸爸的屍首抬到小房裏來放到地洞中去。在屍身上面蓋了一層又厚一層的鹽，後來又蓋上土；一尺，兩尺，蓋了又打平，打平了又蓋上，一直到了地上不再有地洞的痕跡才止。

伊凡之失踪，村裏人都很少注意探究的。他的妻說他多半是偕着鎮上的某蕩婦逃走了。『他過去老是和她們在一道的，天曉得，』她說，『爲她們不知浪費了多少錢哩。』並且——其餘的話不待說，人家是都知道的——他醉飽歸來的時候，老是打她的耳光，因爲她又老又醜了。

在農民們看來，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伊凡和納塔妮同居幾二十年，這事實並不能喚起大家的特別注意。他拋棄了她，可是她得到了田地房屋，所以她也沒有什麽可以抱怨的。實在，一般的意見都認爲她沒有了他，還是她的幸福哩。俄國農村裏對於敗家子的放蕩行爲是並不看得了不起的。

所以田莊的生活照舊過下去和鹽密切接觸着的伊凡並不會擾過那睡在他上面的兩個孩子的清夢，也不曾打擾過隔壁房裏的妻和女哩。

雀麥餵得飽飽的，主人的恩威兼施，那老耄的馬兒居然勉力幹好了秋季的耕作。隣居的富農買了她的乾草，村蘇維埃還給了她一些種子——她以一婦人而撫養四個孩子，遂向蘇維埃求助，結果便得到了這個給與。

於是他們開始過到了晝短夜長的十二月天了，這一時期在俄國的田莊上是沒有什麽工可作的。女孩們幾乎已經忘記了她們的父親，這悲劇簡直沒有觸動她們的心弦。兩個小的有時問起爹爹在那裏，他們的母親便回答說他出門去了。

可是納塔妮心裏卻很是不安。並不是還有什麽仇恨心也不是害怕死者的靈魂作祟，——否，否。她知道伊凡是幽禁在地底下鹽的隙縫——一直到現在，蘇聯的農村中還相信鹽有若那古代的神秘的作用——和三尺厚土的裏面哩。

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所不安的是丈夫死後還沒有作過贖罪的彌撒祭。便是在西方的總禱告詞中還保留着這句舊禱詞，『從陣亡中，暗殺中和橫死中，好上帝，救我們出來吧！』這是說明死後沒有贖罪是很可怕的；帶罪死去的人是一定會被打入地獄中去的。

在聖誕節這一天舉行一次贖罪的祭禮，這個計劃慢慢在她的心中形成了。兩天以後，她到牧師那兒去，問牧師替她丈夫舉行彌撒要多少錢。

解脫一個遭橫死的人須舉行九次彌撒，需要五盧布；在她這樣困難的境遇中，這是一筆大款子哩。她躊躇了一會，就同意了，並且把錢付給了牧師。

彌撒舉行了，可是全村的人都奇怪起來。在村人看來，納塔妮這樣窮苦的家境卻用去五盧布作這種事實在是不應該的，而且令人異常

諸異。她告訴他們她夢見她的丈夫死了;看見他被困在一處小泥塘的底下漂浮着;自己認爲她的夢是眞實的。

大家都不很相信。夢是有意義的,可是沒有人肯爲夢而花費五盧布的。流言四播着,疑害更加佈厚了。後來有一天,蘇維埃的負責人走來問納塔妮了。

起初她否認這事,可是兩個女孩恐懼的神情是很顯然的。再逼緊問了幾句,事實便大白了。兩個小孩夜間暫時送到學校的女教師那兒寄住,以便後來送到孤兒院去。伊凡的屍身掘起來了,納塔妮和兩個女兒都被捕了。

這小鎮上的人民法庭的觀念是簡單而實際的。不久以前,有一個婦人毒死了她的丈夫,地方上的輿論都認爲婦人解放是過火了。並且在俄羅斯的農村中都還是維持着夫權制度的。

法庭判決納塔妮處三年『絕對隔離』的徒刑。兩女孩釋放了,因爲她們是非自願的從犯,由地方當局送她們到附近的工人訓練學校中去讀書。

納塔妮的律師代表當事人到莫斯科去上訴了。他的當事人出身窮苦,忍受了長期的激怒,維持了四個孩子的生存——這幾點,他覺得應使當事人有減罪的餘地。

『卽令最壞,』他告訴納塔妮,『你也不會坐一年以上的牢監的。我相信,在莫斯科的環境中,法庭甚至還會把這較輕的處分加以有條件的限制的。』

他卻失望了。確實的,上訴法庭看出這婦人的行爲確有許多可恕之處。她的丈夫之死是自己促成的,因爲他違犯了農民經濟的第一要義——勤勞的耕作。可是這案件中還有另一更嚴重的要點,那便是納塔妮的迷信。

法庭似乎恐怕減輕了她的處分,會令人誤會法庭也接受了『宗教的思想。』所以判決書上說:『上訴人在事實上證明了自己的迷信甚深,並且還令兩個女兒隱瞞起這種犯罪行爲,這更證明了上訴人沒有教養子女的資格。因此上訴駁回,本案仍維持人民法庭的原判。』

# 自己描寫（徵文當選）

## 我的立體像

王春翠女士

人生一踏進中年的門閥，感傷的氣分日漸濃厚起來，甚至籠罩了一切，覺得一切都是黯淡的了。我的青春不知在什麼時候偸溜着走開，所遺留下來的是一副沒有熱血的骸骨，假使是詩人，已可以借用「寒灰、」「病骨、」「飄萍」等等灰色的詞語了。然而，我又時常自覺，並不曾到達衰老的年齡，不應把精神這樣頹喪下去，於是我亦常奮發自振，想使精神和年齡成個協調；不斷地協調，不斷地分馳，遂就成爲許許多多不同的面影。

從學校走到社會，不知不覺地過了五年；五年之間，漸漸辭別了自己的空虛。最初是睠懷學校時代的生活，那眞是個象牙之塔，安排餘閒的時間儘做些美滿的夢；現在連餘閒的時間都沒有，更不必說什麼美滿之夢，離了故巢的燕子開始記起在梁上時代的生活了。睠懷的時期卻並不長，接着便又憎恨學校起來；所謂領導我們啓發我們的教師，只不過拿一套謊話來糊他們的口，對於社會實際生活，絲毫也不會指導我們過。燕子離開牠的母親，已經張開翼子會飛，而我連羽毛都不曾齊整，卻要漂流到社會上來了！「智識恐慌，」「智識恐慌，」我如在沙漠上旅行的旅客忍不住這個飢渴；忙着準備基本課程，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忙了一陣，哲學文學又忙了一陣，生物學，社會學，又忙了一陣，影子彷彿就在我的前面，可是沒法趕上這個影子。於是重復回歸學校生活的睠懷：「進學校去，進學校去，去把基本學程修習起來；」一拿了書包，可惜已無夢可做；所謂知識，固不在教師的腦裏，也不在平裝精裝的著作裏，倒不如走向社會去的反爲眞實可靠些，於是我又回到社會來。我記起我十四歲在小學畢業，覺得世間唯一的幸福是有機會去求學，現在我卻又覺得世間唯一幸福的人是沒有知識，可憐我已沒法達到這個夢想了！

「戀愛」原是一個桃色的夢。我的婚姻雖是父母替我安排的，卻也合幾分所豫期的想望；我生長在鄉間，但望嫁一個讀書的丈夫；我自己畢業於小學，母家在習慣上決沒有讓我再求學的機會，又望嫁後能得讀書的機會；這兩個期望居然得到，自然非常滿足了。嫁後那三年間，若說那便是戀愛，那眞太使人沈醉了！聚處在一起，彷彿心魂有所依託；一旦分離，

便有說不盡的掛慮；百封信千封信，其實不過是那些現成話，但讀了信便是安慰；若說人與人之間有所謂諒解，人與人之間有所謂知己，這就是諒解，就是知己罷。可惜我不知道初戀況味是什麼，這大概相去不遠了罷。我親眼看見多少伴侶的中道仳離，親耳聽見多少友朋失戀後的悲啼，我暗自驕傲，以爲我們是天長地久了；誰知命運並不曾偏向我，失戀的鞭很公平地打在我的背上。他的來信漸漸稀少了，漸漸縮短了；我所懷疑的，沒有不證實了。我只露一二句探聽的口吻，覆信中必是千句萬句的解釋，解釋越多，懷疑愈深，結果彼此之間築起一道不可破的牆頭。虛僞，虛僞，虛僞，一切都是虛僞，什麼戀愛至上主義，早給我一腳踢開！可是在十分失望之後，戀愛之情忽又重生起來。經過長期相處，覺到彼此之間雖不免有隔膜之處，但大體上和熱戀期並沒有什麼不同。愛情原不能怎樣固定，隨時都有變動的可能；而在背底裏支配的，不僅屬於物質的精神的，還屬於那炎炎的肉體的火。這樣，我彷彿是覺醒了；但覺醒之另一方面正是戀情之復生。這個桃色的夢將永遠做下去了嗎！

我是屬於舊女子的典型，多愁善感！在都市居住得太多，一有感觸，每每懷念着故鄉；在黃昏，在初曉，在細雨的秋夜，年輕時的夢不斷地重喚起來。籬落之間，看見鄉中老婦的背影，心中便浮起白髮老母的印象；老農背着鋤頭遠遠走來，又彷彿是衰年的老父。有一次，在叢林中看見一樹紅葉的烏桕，想起童年時的姊妹不禁落起淚來了。但是，我對於五河縣式的故鄉，閉眼一想：滿街的彭鄉紳，滿市的嚴貢生，他們嘴裏笑，鼻子裏笑，眉毛裏笑，彷彿一陣冷風吹過，不免渾身戰慄起來。還有我們那個大家庭，連一根雞毛都已界限分明，家人之間處處存講面子，處處在打算盤，卻仍在保持着同居的美名。這如何會使我留戀呢！體味着都市生活的枯寂，心靈擺向鄉村生活的愛慕；憶起了鄉村生活的醜惡，心又擺擺向都市生活這一方面來，終於在人間世上「彷徨」着！

所「彷徨」的還不僅僅如此。處女期所讀的列女傳，女兒經，早給我裂作片片飛，所崇拜的偶像，班昭孟光之倫，早擯棄在記憶之外；但當一件實際的社會事實陳列在眼前，最先躍出的還是貞操觀念，我將如大衆一樣對淫婦用我的口唾，對棄婦用我的冷笑。舊用鎖鍊緊繫在我的心靈，那些觀念，那些偶像，依然在靈魂的一角保存着。因此，我的左足走進一個境地，那境地是指示婦女所要爭的平等自由，不是男子所給予的恩惠，而是女性的自覺。女性從貞操觀念的麻醉圈中脫出，最少有支配自我的自由。在這境地，我已認識「性」和「愛」的分界，我已自認爲獨立的女性了。但我的右足還在另一境地，那境地是女性還在媚男性乞求恩惠的世界。金鋼鑽，珠圈雖不足以動我的心。汽車洋樓以及生活上的舒適，卻亦時或有動於中，我依然還是傳統觀念所支配的女性。每當枕上細思，也曾燃燒着反抗的明炬；但一看見社會上那千雙萬雙的指頭，不知不覺地又低首下去；也曾爲千萬女性掬同情之淚，但一觸到我的錢囊，我的手又縮進去了！慚愧

於牆外的光明，憧憬於海闊天空的自由境地，連衝一衝的勇氣都沒有，像尼采一樣做一個病榻的超人，其將永遠彷徨，那眞是注定的命運！

哦！我記起了，我的脚在七八歲時緊纏起來，直到十四五歲，才將牠解放起來；解放以後，比從前的確大得多，可奈筋已縮，骨已斷，沒法復其天然。既不能做步步生蓮花的千金小姐，又不能穿高跟鞋來參加時髦的跳舞；前尖塞了棉花，後底墊了破紙，就這樣裝成一雙不新不舊的怪樣。嗚呼！這就是我自己唯一的寫照了！

## 一個平庸的人

愛眞

普通批評別人的長短，總是短多於長；說到自己呢，又是長多於短。現在我自己描寫自己，或者也犯了前面那個毛病吧。

我是人海中怎樣一個平庸的人啊！貌既不驚人，才又不出衆，也够得上來佔雜誌的一角篇幅麼？但社會的組成，大部分都是平庸的，先知先覺的天才，到底是少數。那麼，我這平庸的人來說平庸的話，雖玷辱了篇幅，但總留下一點平庸的痕跡來。

我是個瘦長的身材，高跟鞋不是我所需要的，走路當然沒有那種婀娜的姿態了。長白的臉孔，鼻子的高低大小，倒還適中。在鼻子的下面，有一個厚而上唇短的火嘴。說話或笑的時候，把那大而白的牙齒露在外面，連牙齦都看見了；這種樣兒，同人說話或笑，至少是使人討厭的。上面有一對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眼珠，黑而長的眉毛，漆黑的頭髮，生得很上。皮色雖不黃，但我的身體，卻愛生病，不是健而美的體格。以我的面貌看起來，不但沒一點美好的樣兒，總可列到天字第一號或第二號的無鹽名次裏。

我的性格，或者說是庸儒吧。處世是那麼的小心謹愼，待人接物又是那樣的眞誠謙和；又不愛罵人或是同人吵架子；吹牛拍馬，更是猜惡；我雖很喜歡明友，但那花言巧語的奕辭術卻又不擅長，在現在這種時代，我這樣人，實在是不合潮流的醜頭啊。但是，我對於一種眞理，常是護守不渝的，也是勇往直前的抱着犧牲精神去幹，因之，公共的事業是我喜歡做的。

我責任心很重，在我分內的事，我是拚命的去幹。但現在責任心重的人，實在是吃虧，你越愛做事責任，事情越來得多，什麼事都叢集一身，負責的人累死，不負責的，快活得很，在每個負責任的人，恐怕都有這種的感想吧。我不能說我是廉潔，但我沒取過一毫不義之財，同亂拿人家的東西。闊過而嗇的人固然是很少，但我卻喜歡有人罵我說我；人家罵我，當然我有被人罵的地方，人家說我，當然我也有被人可說的原因，所以我做錯了事或是說錯了話，不但當夜難安，而且後來常常想起難過，因此不能不小心謹愼的處世，免受良心的責備。我不愛求人幫助我做任何的事情，我最怕拒絕我的懇求之難堪，——那怕是一件極小的事。因爲我的心理如此，所以人家需要我幫助而我能

力做得到的，我總盡力去做而不願加以拒絕或敷衍。這種脾氣，從好處說，是富同情心；從壞處說，便是太顧情面。太顧情面的人，既不敢做一樁使人討厭的事，那裏還有勇氣去排除萬難，改革一切的不良的問題呢？

我沒有什麼嗜好，不愛賭錢吃酒，也不吸煙。影戲還常看看，因爲身體的關係，不能做劇烈的運動。我最恨我沒有藝術的天才，音樂既不會，圖畫也不佳。唯一的伴侶，就是書籍。我喜談文藝和雜誌，愛研究國際、政治、外交、科學的問題。尤其是報紙，從我會看的時候起，除了病或沒有之外，八九年沒間斷過，一日不看，就忽忽如有所失，現在流行的畫報，也是我的恩物。因愛看書的緣故，自問思想還不算十分落伍，但眼睛成了近視了。我愛清潔齊整，不愛裝飾，自己的事喜歡自己動手做，不願使喚婢僕。縫紉織物有時也做，但終不喜歡。用錢以合於經濟的原理爲度，不浪費也不吝嗇。

我性情很恬淡，日常的生活以合衛生爲經，儉樸爲緯。不崇繁華同奢侈，我沒什麼物質的慾望，女子最大的缺點——虛榮，凡認得我的人，都承認我沒佔一席。書籍固然是我良師，而自然更是我的好友：我只願住在山明水秀的鄉野裏，享受那茂林修竹浪花起伏的清幽雅潔的情趣。在這種和諧清靜美妙的自然裏，呼吸着自由的空氣，沐浴着溫暖的陽光，聽那風動鳥鳴的和協音樂，看那翠淺紅深的大塊文章。那些什麼跳舞場遊藝場大舞臺，一衣千金，動輒數萬的生活，我不但不希求，我還可憐她們，用了許多的錢，得了些什麼？——除時髦二字——貢獻了什麼給人類？她們的外形，蒙上一層物質的厚網，內心充實些什麼？恐怕還是空虛罷！這種的新女子，難道是現代社會國家所需要的？

我不願做個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我要將我小得同螞蟻一樣的能力貢獻給社會國家；我們人生的目的，便是替人類服務。我最大的缺點，便是太庸懦而乏魄力，只能守成而不能創造，但我決不是一個守舊的迷信的空談者，我雖不能做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但只要不是社會的分利分子，我良心上也可以安然了。

## 歲暮

周尚文

民國十九年完了，一年又過去了。我又在人生的荊棘路上掙扎了一年了。多麼艱辛，多麼苦楚的一年啊！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悲哀的二十八年！在這許多歲暮夜長不寐，獨擁寒衾，淚湧心房，思前顧後，馬齒徒增，人生是何等淒涼啊！

日前，放了年假，奔波了半年的我，始得三星期的休閒。但人一休閒了下來，坐在家裏，看看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女兒，觸目感懷，一切一切都不能不想到心上來了，一切都湧到心頭，心裏比平日忙於奔走衣食的時候更覺難過了。年關到了，家庭經濟的困難，更迫着燃到眉梢，今年實行國曆，更使人早一點感觸到過年的愁緒。

夜深，愁思更多，看着睡在身邊的五歲的小女兒，想起她一生下來就不幸，她已吃了苦五年了！她出世僅五十天，那個薄情人（算是她的爸爸）就把她丟棄了，遠去飄流去了。（那時說是去迎接黨軍。）在懷胎的期間，我是受着他家翁姑的虐待。受着他的磨難，氣惱與憂愁，孕婦的我，更陷於長期的病苦之中，又加以經濟的貧困，愁病煎熬，直到分娩。苦命的兒啊，你是在胎裏吃藥大起來的啊！這五年，都是靠着祖母（我的母親）的偉大的慈恩把你小小的生命撫育長大的啊！祖母又有老病，心境又不好，兒啊，你看這幾年來，祖母一天一天的衰老起來了！祖父（我的父親）也蒼老得多了！我們這一家，都是為了我這苦命的女兒把幸福犧牲了的。想到了我這日就衰老的父母，我真是活也不好，死也不好。我是婚姻失意之後，早已想圖個自盡以了此生的了；但想了我的父母，沒有別的兒子女兒，單祇生得我這一個獨女，如我自殺了，則雙親將釀成何等哀慘的悲劇啊！前幾年，當我最苦痛最煩悶的時候，常常獨自在心裏幻想着，希望着，一朝有大瘟疫襲來，瘟疫的死神於人不知不覺之間，一時三刻，把我悲哀的生命攝了去——即不然，我也可以乘大疫混亂之機，私自服毒死了，則雙親或許以為我是病死的而可稍減悲痛——但我為了我的相依為命的雙親，總不忍取厭世的態度，所以我祇有克服了死的誘惑，忍苦掙扎着，掙扎着，以我的堅決的意志，豎起脊骨，撐起腳跟，在人生的苦路上，努力奔趕，追求新的生命，新的光明……

但是，我這樣掙扎了四年，我能得到了一些什麼呢？我的前途，依舊是悲苦，困頓，空虛，寂寞……一點兒新的光明也沒有。青春是遲暮了，人快要到三十歲了，生命安能如此微賤地在苦役中消磨！我現在算是當了個小學教員，每天早、午、晚來回要奔五六里的長路，像我這樣頻年多愁多病，單薄瘦弱的體格，怎麼能支持得住？每天舌敝脣焦講了五六小時的書，奔了很遠很遠的路，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個月，所得的，在米價高漲的時候，還不夠量一石飯米的錢。這種生活的重擔，也不得不由我這樣的女子來負起啊！我的父親，也是在高級小學教書的，收入也有限得很，不足，他又兼了私家的家庭教師以增補之。父親，他本是一位老詩人，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便是現今一班大學文科的教授們，也少有及得他來的，却埋沒一世祇能在內地教教渾渾噩噩的小學生，二十餘年來，苜蓿清寒，把詩興都消滅了。記得數年前，他的四十述懷，有兩句詩道：「一點珠光聊自照，廿年鞭影苦相隨！」此中刻着多少傷心的痕迹啊！父親，他少年時代也很不幸；現在漸漸老了，本可以「燭窗漫吟，」詩酒自娛，享享清趣的老福了；却為了女兒女壻的不濟，累得他老人家到此刻還要這樣為生計所迫，磨着他的老骨頭，所以近年來他是更辛勞更愁苦也更衰老了。而我這方面，母女兩口的生活費，也差不多仍是全部要仰給於我的父親的。唉！我們這樣已掙扎了四年，祇是喘息於生活的鞭撻之下。而我們所以艱苦如此，都是為得那個薄情人一人之故，都是受他的害，他卻完全不負

責任，一點表示也沒有。他家老翁，也祇看作沒有了這房兒媳。他離鄉三載，一去全無音訊……今年暑假，他回來了，又閒在家裏，無聲無臭的蟄伏了半年了……我不知他要怎麼的……我所以恨他！恨他！……

他祇不過是一位怯弱的夢想家罷了。自稱是『詩人』，耽溺於文學中，做一點『苦詩』；一點也沒有謀生的志趣和應世的能力。試問做個『無業游民』能夠過得了一生嗎？他本是我的父親的學生，從小賞識了他的文才，老眼垂青，寵招坦腹，就締成了這一件悲劇的婚姻。完姻之後，他的家庭很專制，很黑暗，受着翁姑的壓迫，物質上的苛刻，精神上的淩虐，兩年之間，喫了不少的苦，一言難盡。他又不善調處於其間，祇是『煩惱』『煩惱』地喊着過日子；又不能好好的謀生計；他的脾氣又不好，長時間的寄居我家，因爲窮愁之故，還要時常同我與我的父母嘔氣。他出了中學校，也找不到好的職業，當了一年六塊錢一月的小學教員；黨軍來了，趕了出去，又空手而回，後來在縣黨部裏，又染了過激的左傾幼稚病，胡亂的鬧，全不顧謀生之計……使我不能不與他決裂了，分離了。……到現在……唉！……已四年了！……

從那時起，他就從家鄉失蹤了……莫明其妙地過了三年，得不到他一點確實的消息……也好像聞說鬧過『脫離家庭』鬧得很凶……也好像聞說在外邊出過什麼亊……社會上也都『異端視之。』……到了今年暑期，他又悠然地飄然地回到故鄉……說是在某大學的文科念過書來……後來他又託了幾位親友，來向我請求『重圓。』想起那天，有一位祖姑母（我的母親的姑母，）受了他的請託，來我家提及此事。我的父親惱怒了，我的母親悲傷了，……我的心酸痛啊！……他是如此的靠不住，現在仍是沒有謀生的把握；他的老脾氣改了沒有？倘然昧昧然再與他同居一處，恐怕我們的一家將陷於更煩惱更擾亂更困苦的地位。我受不了，我的父母也受不了。所以次日我便決然的去回絕了那位祖姑母。我情願這樣自辦自過着艱苦掙扎的日子。我爲了他已流盡了眼淚，我不能再爲他討苦吃了……後來這數月中，在街路上在會場上也遇見過他六七次，有時是相避，有時默然相覷而又陌路東西，我心裏非常難過，他也好像很難過的樣子……唉！心的痛苦啊！造化小兒的弄人啊！……但是，現在一年又過去了，他回故鄉又已半年……我不知道他明年將怎麼樣好？……

我是從小沒有受得充分的教育的。在小學裏讀了沒多幾年，因爲母親多病，家中人少……又因爲雙親都主張女孩子是不需要多讀書的，所以未到畢業，就輟學了。後來的幾年，就過着舊式婦女的女紅生活，消磨去了寶貴的學齡。嫁後，他也要求過我出外去進學校；但他旣沒有充分的經濟的預備，而『以淚洗面』的『嫁後光陰，』我也那裏有心思去看書寫字呢？那年和他決裂之後，到了下半年，本城新創辦了縣立初中，我覺悟了非辦自己自立不可。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毅然報名入學，肄業一年，而初中又停辦了。出校之後，生活的鞭子逼

在後面，我就靠了父親的力量，謀得了小學教員的位置——就這樣苦苦地支持着，苦苦地支持着！……現在，我也很想求學問上的深造，但當頭一棒，卻是經濟上的阻礙。無產者的女兒，當然被擯斥在拜金主義的文化圈外的啊！……

回想起我那初中讀書的一年，我的生活真是萬分艱難啊！經濟上的困難：籌措學費，書籍雜費，都要自己去設法——借貸，典質。學問上的困難因爲失學已久，心思蕪亂，對於功課，在我是『事倍功半』但我也惟有靠着自己的毅力，鐵杵磨針，鍥而不舍，以制勝之。又加之沒有寬裕的時間，專一的精神，因爲那時孩子還未斷乳，上了半天一天的課，回家來又要哺乳……社會上和同學間，又時有誹謗的流言，欺侮的擾動，奚落的白眼！……唉！我真是『眼淚向肚裏落』！但那時我已不哭了，我咬緊牙關，努力奮鬥！……

* * * *

唉！就是我現在的教書生涯，也是何等的困苦啊！生活的重擔，壓在一個女子的肩上。所有的男子都靠不住的，我祗要自己靠自己。這便是莊嚴的人生啊！

但是……獻身給了『生活』卻把我的一切都犧牲了。既不能增進什麼學問，也不能成功什麼事業，爲名？無名！爲利？少利！也沒有安慰，沒有溫存！祇是爲的『生活』『生活！』『生活』一年又過完了，幾年歲暮，夜盡更闌，百感交集，悲從中來。一個人怎能長此消磨其青春生命於茫茫的空虛中呢？……

# 我的速寫

王曼華

我這個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應該怎樣批評。說我沉靜吧，有時很喜歡說說笑笑，并且，相熟的人，甚麼話都隱藏不住。說我活潑吧，有時靜默地坐在一傍，非必要的話，就不肯多講；其實怕陌生罷了。記得從前見了生人，就要面紅。有一次還要好笑。我表姊出閣的後一天，表姊丈趕姑母的宴席，父親和我們姊妹倆作陪。姊丈談鋒很健，我倆不由的拘束起來，坐在席上，一聲不響，手裏拿着杯箸，只覺抖顫；心裏越想鎮靜，手裏越抖得厲害。至今想着，還覺好笑。爲什麼要這樣呢？自己也不知道。面紅也是如此，越怕人家要笑我不大方，越是會紅。假使遇到一個意見不合的人，所說的話，疑心到他是借題發揮，意在譏嘲我們；卻怕別人誤會，縱然心裏很坦白，臉也會紅的。其實別人看見了，不將當作賊人心虛嗎？越這樣想，越紅得厲害，大約被舊禮教束縛的緣故吧。現在我們的家庭雖然也算漸漸地解放一點了；但是見了生人，總覺有點拘束。同時我很佩服那些不怕羞，不會臉紅的人，無論如何受人唾罵，受人譏諷，而絲毫不覺得，或者安之若素，真可說一句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自他們說起來，臉紅是弱者的表示。

自幼酷愛戲劇，沒有上學的時候別的字不認識，戲報上的人名和劇名，已知道一點。那時觀劇，不懂戲詞，祇會摹仿武生，拿着鞭，着帶；

一會算槍，一會算馬鞭子在凳子上跳上跳下的跳一會。後來又喜歡唱幾句鬚生戲；同時又，學着旦角的唱做。當初環境很好，並且年紀小，全不知將來的問題；優伶又是舊社會所不屑爲的。現在我很懊悔，像我這樣頗有戲劇天才的人，假如下了海，或者紅如梅蘭芳，也未可知，哈哈！

我看小說的動機，始於學校裏的教師獎給我一本童話之後。於是繼續着看童話，看舊小說，看雜誌，及一切書報，彷彿循着軌道進行一般。但是現在戛然而止，似乎又慢慢的轉向別的途徑；因爲許多書都不厭了，反不若詩賦古文等可以細玩咀嚼，耐人尋味。

以上都可說是我的嗜好吧。因此我又感想到一個人的環境很有關係的；譬如我喜歡戲劇，假使生長在伶人的家庭，或許現在也成名伶了。我又喜歡文學，假使我父親是個文學家，一定不會如此淺陋就算了。尤其可以證明的，我從前在小學裏的時候，書畫都很不好，後來在中學裏，遇到一個姓朱的教師；書法很好，可惜因爲一個特別原因，不肯盡心教授，所以我的書法還是不見進步。畫卻不然，因爲得了一個很好的先生，并且很熱心的教我，將來或許有點希望吧。同時我又感想到一個人對於選擇師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古人說，「境由心造，」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我們在失意的時候，無論如何好笑的事情，總不會使我們快樂；心愛的東西也不要了，簡直覺得自己這人生存在世界上也是多餘的，何況那些身外之物。然而在那襟胸闊大的人，他的環境無論如何惡劣，他還是能夠笑顏常開。他們常常說道：「人生如朝露，」能夠有幾時快樂；像我們處這種境地，已屬無可如何，不自尋快樂，就甘心愁煩而死嗎？的確，我很相信這兩句話。有時往往我能自己寬解，覺得失意是這回事，得意也是這回事，都彷彿做夢一般。但是有時愁悶起來，恨不得立刻就死，以爲人死之後，魂魄都消滅了，當然一切痛苦都不會記得。所以有時我雖然像很快樂的，其實勉強的笑，心裏總覺不自在。不過我也不是無病而呻。精神上的痛苦，誰也瞧不出的，至於敍述起來，至少可另成一篇，現在也不暇多述了。

# 春天（徵文當選）

## 窗外的洋槐

謙謙

從辦公室的窗戶向外眺望，我知道那枯寂的多天已經去得很遠了。暖和的陽光曬在馬路旁的嫩綠色的洋槐上，愈顯得令人可愛。平日死氣沉沉的街屋一經渲染了春光，便生氣勃勃了。就是我這顆爲生存勞動疲乏了的心兒也忍不住跳躍了。不知什麼緣故，春天正像一位良醫，把我這個病人從寂寞中救了出來；她又像一位輕歌妙舞的天仙，安慰了我的心靈不少。

但是每到這個春風駘蕩的時節，我除了感到一陣淺淺的歡娛外，總要發生一種深深的傷痛。因爲我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了，歡樂的時代老早暗地離我而去了。爲了每月區區的生活費，我不得不從甜蜜的故鄉奔走出來，不得不硬心別離了衰老的父母，而在這個剝奪血汗的大都市裏棲息。每天像機械似地來到大棺材般的辦公室裏耗費我自己的腦汁。像我這樣的勞動者已經享受不到春天的幸福了。我已經做了他人的生產的機器，天天在給廠主增加利潤。什麼自然的享樂巳經不可能了。就是讓我有一天休假，能够遊行於春日的鄉村，這點小小的願望也不容易滿足呢。

現在我只有偷閒眺望眺望窗外的嫩綠色的洋槐了。我的心神已被都市馬路旁的這株樹木吸引，不知不覺彷彿跳出了辦公室來。漸漸地我走到了田野。青草如氈，我願長躺在那上面休息。綠波似鏡，我願在那上面瞧瞧我自己那副枯黃的面影。萬頃的菜花放出濃醇的香氣，薰得我飄飄欲仙。那小山之麓的桃林好像日出以前的紅霞。我便向着那桃林馳去。

我瞧見了我的父親。他還沒有衰老，負着三歲的妹妹，在紅紅的桃花下遊玩。那兒還有我的伯叔堂兄弟，及其他親戚。他們都非常歡迎我。

「謙兒，今天你能和我們去上祖墳，是很快活的。」父親對我說道。

「父親，我並未他去，願每天追隨在你的身旁。」

我們休息了一會，便起身翻過小山。山麓有個大池蕩。池水和天空一般地清瑩可愛。蕩邊生滿了青青的淺草，大部被泛濫着的池水覆着，只露出寸多長的草尖。草尖叢裏游泳着千千萬萬的蝌蚪，黑黑的活潑的身兒，大大的頭，小小的尾，非常好玩。

「哥哥，我要那個小魚。」妹妹向我舞着小手。

我給她用手捉了幾個，她卻不敢拿起玩。後來瞧見那些小黑動物快要死了，我纔仍然放在水裏。

沿着袖蕩前進，不久，我們又爬過了一個山嶺。對面是一座大山，山間便是祖父的墳地。父親和伯叔一壁唱着戲曲，一壁向那山行來。我怕山裏的野狗，拿了一根樹枝打着地上行走。穿過了露密的松林，我們便來到了祖父的墳地。大家忙着燒香，燒紙錢。父親，伯叔，堂兄弟，我妹妹，和我自己都在墳前叩了頭。於是，我拾了許多松樹果，堆在岩石間，點燃後，把我們帶的粑粑擱在火旁燒烤。父親一輩的人蹲在地下喝酒。我們幾個兄弟卻在一旁爭食着燒熟了的粑粑。

妹妹最歡喜在山裏放爆竹。因爲爆烈的聲音非常宏大，而且有不斷的回響。她又歡喜山裏的野花和青青的松樹果；我到處給她採集了許多。

父親他們這一羣在猜拳吃酒，叫聲笑聲佈滿在山腰。我們這幾個小兄弟姊妹玩得非常高興，有的在地上打滾，有的在爬樹。松林合合地在叫嘯，泉水潺潺地流着。我們成了春天的驕子，山野的欣賞者。

「喂！你的稿子看了沒有？」同事王君忽然問着我。

「稿子？——啊，是，正在看。」

於是，我的心神因他這一問又回轉到辦公室來了。案頭上堆積着厚厚的稿件，那簡直像一層層的石塊，等候我去用力搬運。剛纔回憶到的那種春天的快感不知驅逐到什麼地方去了。再也瞧不見我的父親，伯叔，堂兄弟了。我那小妹妹的可愛的面影再也不能出現在我的腦海了。



我離開家鄉已經有了四五年。父親定是衰老得不堪了。據家信說，伯叔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母親又時常害病，非常想念我。妹妹已經在小學校讀過了兩年書。那許多堂兄弟都不中用，有的在做小販，有的在當兵。我們的家裏比往昔衰敗多了。舊時清明節許多親戚一同往山裏去的情形再不會有了。

我展開案上的一張稿子，看了一會，很不舒暢。這不僅因爲那稿子的文筆惡劣，也因爲我自己的心緒不寧的緣故。眼睛漲得十分難過，很想馬上跑出辦公室纔好。但望望壁上的時計還只有四點十分。

無意間我的視線又投到窗外的那株嫩綠色的洋槐上了。那樹是都市裏唯一的春天的特徵。但我瞧見牠時，非常難過。想想自己的青春時代完全糟蹋在爲生活的勞動上去了。在這樣大好的春光裏，我不僅不能回到兒時的故鄉山野間去，即使要偶一散步於市外，簡直是千難萬難的啊。春天呀，你這惱人的春天呀，難道你也被有閒階級所專有了嗎？

# 芸姊

平凡

春來了，正是百花開放時節。風，溫暖的風，牠將帶給我以芸姊的消息，呵，芸姊，她嫁了，她遠離了家鄉，已經幾個年頭了。在此，我記着芸姊，爲

記念我們的友誼，從心底裏抓起這已往的事，把牠貼到白紙上吧！

是一個春天。好天氣，清朝，我跟着媽依着昨夜的預約，到一個離城市十餘里的鄉村——我姨媽家。從我家到姨媽家是有小半天的水程，我們是這樣的到了鄉村，一路上的風光水色，瞧滿眼的靑山和綠樹，草被雨後洒洗過一般油綠得可愛！還有那黃黃的菜花……一切都使我這個久居城市的小孩感到活潑的生趣。眞的，城市裏有汚穢的垃圾，有繁囂的市廛，比較起鄉村中山的淸靜，水的琤琮，一切遠甚，一切不如！這怕是我在姨媽家一住就獃下來十五天的原因吧！

我愛鄉村，我愛姨媽家，但我也愛芸姊。是的，說起芸姊，她那時還只，是個不懂事的女小孩，年齡上比我大一歲，但在形式上看，或者我還比她長些。她秀慧，聰穎，能自糊紙老人鳶趁無人時到山上放，能在一個淸朝拔滿了兩筐毛芷芷（註，係一種草本植物。）來分一筐給我吃，這些，我都感激她而也是我之不及她處，那時我們大約都還只十一二歲的年紀。

哦，我記起芸姊的面貌，是有一副修長的眉睫，睫毛很長，笑時把眼全蓋住了的情形更逗人愛。此外，嘴小，紅紅的特別富櫻桃美，還有，是那小的紅的櫻唇旁邊的兩顆深酒渦，右面那顆特別深，笑時就眞像一個酒罈了。——還記得我曾打趣過她來，爲了那顆小酒渦，我說，「芸姊大了要嫁到一個酒坊做店主婆呢！」芸姊那時就紅了臉，撅起小嘴要打我，我躱，芸姊則撲上身來，趁一個方便我吻了她的小嘴，覺得十分甜津津地。芸姊吃了虧，從不哭，也不告訴乾媽或母親，卻獨自躱到小林裏去躺了。賭氣不吃飯，也不理我，我到此時就沒法，終於向她賠了禮纔完事。芸姊就是那樣一個不懂事的女小孩哪！

我同芸姊雖只幾天，就搞得火一般熱了。一同吃飯，一同往後山放鷂子（卽紙鳶）一同往竹林子裏拔毛芷芷，也一同往小溪畔釣魚蝦玩，——總之，我倆吃玩都分離不開，芸姊樣樣照顧到我，我也好似對芸姊特別有緣。

還記得一個春風飄蕩的晚上，我們悄悄的趁大人們睡倦了的時候，提了預先備好的一隻大老人紙鳶，裏面燃了燭趁風放上雲中去，叫做「放夜鷂。」那夜，月半面，滿天星，風正好，還飄着山茉莉和野菊花的香味。我們歡愉地跑上了一個山岡，把大老人鳶線放了，她執鳶，我把線。第一次則因爲風向的關係，風是南風，我們鳶位則向東，所以總時時掉下，一掉下，則燃着的燭就熄。正虧我們耐心，如此不折不撓和再接再厲的經過了幾十分鐘，終於，風轉了方向，瞧老人鳶搖搖擺擺的飛上去了。線愈放愈長，高了遠了。我倆一齊拍手大笑，而望到星星也笑，老人鳶也笑，高興是眞不消說。後來，不知怎的，像是我笑放了線，老人鳶脫離我們的羈絆而飛去了，飛到雲端去了，而望到裏面的燭火還明光耀耀地……

……雖然我們失去了我們的伴侶，而我們卻仍很高興，那夜，偷偷地回到家中，一夜都睡得很甜，但大人們卻都還甜睡在夢中呢！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十五天的光陰一轉眼逝了。我雖然不願意和芸姊分別，但事實上卻因爲母親的關係不得不分別了。——那是某一個春天的事。以後，則因爲出外求學的緣故，雖遇到校中放假也難得有機會到姨媽家去玩，而芸姊是終於別了。這樣匆匆的過來七八年，而聽到芸姊也嫁了，並且遠離了家鄉往事給我的記憶也漸漸模糊了。然而每到春天，當百花開放時節，我卻想起了芸姊，哦，芸姊，你好吧，願幸福之神罩護着你！這一點點，算是我記念你的禮物吧！

# 婦女十七卷十一號徵文（八月底收稿截止）

## 認識男朋友的益處

嘗現在講男女平等的時候，我們知道要求達到男女平等，還是應先從知識平等做起。一般女子的知識之所以比男子的淺陋些，因爲一則他們是向外發展的，見聞當然是寬廣些；二則女子的心思不如男子的專一（她們除了讀書求知之外，要講修飾，或須管理家務；）三則她們往來的多是知識不廣，思想狹隘的同性。此外因爲天賦與習慣的關係，大多數女子求知的欲望恐怕從小就不及男子之甚，比方街上那些用一個或兩個銅板租小書看的孩子吧，我們所看見的都是男孩子，而女孩子則只歡喜注意別人的服裝，這不可以證明他們與她們於追求知識上的強弱之差異麽？所以假使女子能多與知識豐富的男朋友接談，則她們的知識也會隨之增長的。希望大家將此中的益處具體地舉出來。

## 旅行雜感

旅行是於心身最有益的事；每當我們旅行到一個新的地方，總要收到許多新的知識，而因之發生一些新的感想。我們若能將這些感想好好地整理起來，寫成一篇文字，一定是很有趣的。

# 婦女談藪

## 德國政治上的婦女

年來德國婦女在政治上的活躍眞是可以驚人。卽以民主自由立國的美國和有工黨政府標榜着擁護婦女參政的英國的婦女來說都比不上她們。這日耳曼的民族有着一種堅毅勇敢的氣質，不僅賦與於他們的男子，也賦與於他們的婦女。所以，歐戰後當他們國家的破碎零落之餘，婦女就起來與男子共同參政。十年來，他們的協作竟使國家回復到以前的盛況。在事實上我們雖然不能說德國的重興是全由於婦女參政的功勞，但婦女參政的發達確乎是重興中的德國的一種進步的現象。把德國政治上的婦女來講，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勇敢的動人的故事和人格，她們不是給我們白白地讚美的，而是要激勵我們，使我國的同胞姊妹自己覺悟興起。

回想到戰前的時候，德國的婦女正是可憐地屈處於男子的統治之下。沒有經濟的獨立，沒有社會的自由，她們是困守在家中，爲男子服役，爲男子育兒。她們在生活上所守的規條是(Kuche, Kinder und Kirche)(廚房小兒和教堂)。除了貧苦階級的婦女或失去了依傍的寡婦得以在田間，工廠以至商店工作服務外，餘者是不能放棄了家務而到外面去自謀生活的。她們對一切只有服從，丈夫的意志就是她們的意志。

不過當時已有幾個婦女在社會中預先樹下將來發展的基礎了。那是幾個飽有才智和學識的婦女。德國的社會有一樣好處：對於顯示了特異的才能或卓絕的學識的人，不論是男子或女子，都能加以極大的尊敬，畀以良好的機會，使得盡其所長。當時希得爾堡大學，里普雪格大學和柏林大學都有成績特異的婦女畢業出來，她們對於經濟，哲學，政治與文學的研究極爲淵博，能明白歷史，社會，政治中種種糾紛的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她們大多被聘爲大學教授，有的則在社會任他種職務。

大戰開始了，她們和其他各交戰國家的婦女一樣，成爲經濟上和工業上的一種重要的分子，代替上前線去作戰的男子做後方的職務。這四年交戰期中的苦痛和犧牲她們都擔負得起。但當革命爆發時，婦女的呼聲也和男子的呼聲交相響應着。革命使德國的政治展開一新局面，他們需要一種新的國民；那時婦女就起來要求政治的平權。

威麥爾（Weimar）國民會議的結果，德意志共和國的憲法開始訂定。當時在政治上佔優勢者為社會黨人。他們知道婦女已厭棄了帝國主義，厭棄了戰爭，所以一定會贊成社會主義的了，於是就自動的給與婦女以政治的平權。根據新憲法，婦女的地位與男子平等，婦女得與男子在同等的條件下參與選舉，在同等的條件下享有被選舉權。

新的政治開始了，婦女的活動進展得很快。過去的經驗和本有的堅毅耐勞的氣質使她們對於一切都勝任。她們沒有偏見反對男子，也不附和於私黨而忘卻國家的利益；她們努力於政治和平和國家經濟安定的基礎的建設。在政黨中她們漸漸成為重要的分子。據去年秋季國會（Reichstag）選舉的結果，有三十九個婦女當選為議員，比前年又增加了四人。（一九二九年德國議會中婦女的狀況詳見本誌第十六卷第二期中拙著一九二九年世界婦女運動進展的鳥瞰。）這許多女議員並不是靠着家中有錢或丈夫有勢而得選的，她們大都是有經驗的機關職員，書記，律師，醫生和有學識的教授研究家。在議會中各個重要的——尤其如財政和外交等——委員會上都有她們的名字；完全不像美國那種婦女國會議員的徒有其名，她們是實際的參與國家的建設計劃。

遇有關於女性的福利的案件在國會中討論時，這許多女議員乃站在同一的陣線上，和保守派的議員相對抗。那時她們把黨的關係先放開，完全站在為女性爭得應有權利的正義上說話，即使和自己所屬的黨的領袖反對了也不顧。若使有一個議員破壞了這一致的行動，其餘的人就覺得非常的忿怒，以為她把全國的婦女的幸福的託付忘卻了，以後就聯起來抵制她。當下一次的選舉時，她們仍舊結為一個團體，使那一個瀆職的議員落選。

這許多女性政治家中確實有若幾個特出的人才，聽了她們的故事可以使人興奮。

在四年前，當國際婦女協會開會於巴黎蘇巴恩（Sorbonne）的時候，德國的代表曾於幾千個舊日國敵的會衆之前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歡迎的原因是德國代表鮑默夫人（Frau Gertrude Baumer）的一篇懇切而沈痛的演說。

那日，各國的代表都有演說，許多普通而空泛的說話只能引起幾下機械式的掌聲。在會的將近末了，德國的代表鮑默夫人踏上講壇演說了。扇形的會場上除了各國的幾十名代表外都是法國的聽衆，初時也只有寥寥的幾下機械式的掌聲。

這德國的代表有一雙黑色發光而攝人的眼，穿一身普通而整潔的衣服，說話沉着有力，但於嚴肅之中帶有誠懇的氣分。她操着一口清楚而流利的法語。

演說的一節畢了，場上已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接下去，她發揮了女子對於政治的目的全部意見，聽衆完全被她的高超的見解，深刻的觀察和堅決的意志所感動了。當她演說完畢時，全場起了熱烈的騷動，

聽衆已經遏止不住感情的激動而歡呼起來了。法國的男子繼續拍着掌，呼喝着。婦女有的被感動而至啜泣。主席以十分鐘的搖鈴喊勸才維持了原有的秩序。

次日，法國的報紙把鮑默夫人的全篇演說登載了出來，讚美的文字繼續在各種刊物上發見了多時。記者評着說蘇巴安會堂中年來從沒有這樣的喝好歡迎過人。鮑默夫人的演說在法國人的記憶中留着一個很久不能忘的印象。

還有一個值得欽佩的是門特夫人(Frau Mende)。她是柏林大學的歷史科和法文科的一個畢業生，曾在許多德國的學校和巴爾幹半島的學校中執教多年。在戰前雖然婦女還沒有參政權，但她對於政治已頗有興趣。革命後，她幫助斯脫隆斯孟(Stresemann)組織民衆黨。當一九一九年憲法會議開幕於威麥爾時，她是黨的委員會上的唯一的女子。會議中有一個在舊日君主時代地位頗高的男子竭力反對婦女參與。他向門特夫人說：

『我想不出婦女在憲法會議上有什麼用處?』

門特夫人很爽直地立即給他一個答復：『我想不出一個舊時代的官僚有什麼用處，讓我們等着看吧!』

當總統選舉開始時，各黨召集委員會討論提出的人選問題。門特夫人單獨主張提出法蘭茲·愛褒脫，堅持不衰，頗受他人的驚怪。但是就在那日下午有二個重要的黨也提出法蘭茲·愛褒脫的名了，於是民衆黨知道這是大勢所歸，不再反對門特夫人的主張。後來門特夫人遇見了從前反對婦女參與憲法會議的男子，她呼他說：『呵，格拉夫。你問過我婦女在委員會上和憲法會議上有什麼用處。我告訴你等着看。你是等着而且看見了。』

門特夫人在外交委員會，居住委員會以及幾個關於兒童幸福的委員會上都有職務。她也曾努力於改良德國的離婚法。

德國的離婚法是很苛刻的。常有一件離婚案經過多年的請求而未得准許者。這造成了民間許多的苦痛。尤其是有許多在大戰時忽促間草草成婚的，到後來發見了二人間根本不能調洽，去請求離婚而不得准許。常常有夫婦間因爲不能相處，等不及官廳的離婚的准許，就自己同意在法律外尋到侶伴；但所生的子女竟被認爲私生子。

於是門特夫人就來往宣傳離婚法的改良，但反對她的主張者很多。她曾經到中央黨的做着裁判長的馬克斯那裏去解釋這情形給他聽，但馬克斯表示不贊同這主張，他以爲人民最好能夠知道自制。門特夫人回答說：『你的話在理論上固佳，但實際是不能的。你不能消滅人類的本性。若使我們不改變離婚法，那至少要寬容許多的「野婚」(德國人稱非正式的婚姻曰野婚。)』

雖然反對的人是這樣多，但是她的提議終於提到國會中，經過幾次的討論，決定保留到下屆再圖修正。門特夫人對人說：『我們決不肯放手。若使不得修正，就是十年二十年我還是要堅持下去。』

們特夫人對於婦女參政的意見是這樣『我們將更加有力量起來但我們始終要有理性。我們不可以長站在婦女的地位和男子爭鬪，而是要以正直的婦女和正直的男子相合作，企圖達到人類的眞正的發展。我們還要多預備些政治的知識。我們的眼界將更放寬放大。我們要把個人的和黨的私見放開，而以全民衆和國家的利益爲前提。』

讓我們再認識一位路特斯博士(Dr. Marie Elisabeth Leuders)。她在德國的國會中是一個極有勢力的政治家。由她提出而在國會中通過的法律比許多男子多。因而她也是最受人尊敬。

身長而大，體幹直，肢臂粗，皮肉結實，行步有力；這是路特斯的體格的狀態。批評者說她是合於一個新女性所需要的健全的條件了。她的容貌秀麗，但顯示英俊有力。她的眼光四處發射，常常藐視衆人。她已經過了四十歲，但額上僅僅有二條深的皺紋。從柏林大學畢業時，她所受到的是政治經濟科的博士學位。

她爲德國已嫁婦人的作工受薪事件和當局爭抗得很久。那是正當歐洲失業風潮席捲而起的時候，德國政府爲要渡過這難關，竟定出一條法律使已嫁婦女不得擔任政府機關的工作。這使許多婦女蒙受很大的損失。於是路特斯立刻起來指斥這事情的不當。她說這是違背憲法上男女平等的原則的。

她說：『這許多已嫁婦人一向在政府機關服務，是賴以爲生的，現在突然剝奪了她們的工作，她們已無法作工賺錢，而她們的丈夫或者是在戰時成爲殘廢或者是無力供養一個家庭的，那麼她們今後將怎樣生存呢？你們爲什麼不通過一條法律禁止有妻子在政府機關服務的男子作事呢？這違背憲法的不公平何從而來？』

結果是失業的風潮過於險惡了，婦女也知道自己是不能免的做了一個犧牲者。於是他們由路特斯領導者說：『現在失業的危機是過於嚴重了，我們暫且承認這辦法，但我們要求那些因這條法律而失去工作的婦人應該得到相當的補償。』

路特斯又提出一個議案，使國家給婦女以津貼，直到她們尋得了工作爲止。這使國會中的一部分男子怒吵起來，財政部長請路特斯撤消了這提案。當她表示拒絕了時，他說『若使這提案通過了，我就辭職。』

提案竟通過了，財政部長果然辭職。路特斯笑着說：『讓更有才止的人來做吧！』

還有一個提案是路特斯所提出而由其他許多女議員協力合作以達到部分的勝利的，就是節育法的修正。德國法律對於醫生有灌輸節育的知識或作類此的宣傳者，處以長期的監禁，并被奪其全部的公權。對於婦女犯同樣的行爲也處以同樣的刑罰。經路特斯等極力駁斥的結果，有一部分是修正了，即將處罰權移交與判官，使他看了經實行節育者的經濟和體格狀況而加以相當的懲戒。

在歐戰過後，因爲許多爲母親的既不能哺乳小孩，又無力購買牛乳，所以德國的嬰兒死亡率非常之高。於是路特斯又提議而通過了

「母親牛乳津貼法。」這法律是使國家出錢供給貧苦的母親購買所需的牛乳。結果嬰兒死亡率竟低了下來。據說這種得到津貼的母親每二星期還可以免費的到公立的醫院裏去受體格的檢驗遇有疾病得隨時加以療治。

去年，路特斯又在提議私生法的改良了，結果還沒有知道。

再有般姆女士(Margaretta Behm)，也是國會中一個有力的女議員。她曾經以數月的努力戰勝了許多男子的私見，而把一般在家庭中工作的婦女包括入勞工保險中。她的提案通過而成立後就稱為「般姆法」(Lex Behm)。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希棣爾夫人(Frau Ulrika Scheidel)，她的堅忍耐勞的服務精神使人驚佩。她是柏林學院的畢業生，就在那裏的一個女子中學做校長。在德國女子得到這樣的地位的她是第一人。

當議會開幕時，希棣爾夫人每天在六時起身，預備全日的計劃，到郵室去拆視來信，有緊要的隨即答復，再和助員商談事務，又到學校去授二課高級數學，然後於十時到國會列席討論。在中午休息時間，她很快的進了膳，又去授一課高級數學，乃回到國會。當這國家多事之秋，國會中的議案多不勝理，常討論到上夜而才散會的。但是幾小時的睡眠又把希棣爾夫人的精神恢復轉來了。次日她照常的服務，一點都沒有倦容。

德國婦女對於政治的熱心，對於擁護正義的堅毅勇敢大都是如此的這戰後元氣喪盡而危機四伏的國家能渡過一切困難達到現在的重興的狀況，實不能不說是得到婦女的許多的助力但就在目前德國有許多頑固的男子還不相信婦女在政治上能有真正的貢獻。幸而德國的政治天天在更新，而且新興的政黨都承認婦女在政治的推進中有着不小的力量，靠着她們自己的努力，靠着前進的政黨的合作，德國的婦女在參政的途上是比較其他國家的光明多而黑暗少，這是可以斷言的。

（仲華）

## 美國婦女參政的十年

在一九二〇年，美國憲法的第十九條通過而成立了，從此新大陸上的女子乃得與男子在同等的條件下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十年來，那邊的女子是和東方蘇俄的女子一樣，受到了世人的深切的注意。對於她們的享有着和男子同樣的權利與自由，大家是存着羨慕，熱望，期待，妒忌，以及懷疑等等的心情在觀望着。十年是忽忽的到了。在去年，美國的婦女有一個極熱鬧的慶祝參政成功的十週紀念會舉行着。但當熱鬧過後，理智清醒過來，有人問起十年來美國的婦女在政治上究竟有着怎樣的成績，回答的結果似乎不能使人樂觀：很多人的意見以為美國婦女參政的成績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圓滿。

當然，時間是太短促了，僅只忽忽的十年。十年之中是不能有什麼長足的進步可以看出來的。但細想一下又不能如此說。蘇俄，德國，[illegible]

多同在那時實行婦女參政的而婦女在政治上的活躍要比美國超過多多。也許國家的多故是能激起婦女對於政治的熱心的，像美國那樣容易生活就不能提高她們奮鬭的情緒了。其實美國的婦女的生活又何嘗是達到了正規的健全的生活狀態了呢。

說預備的時間太不够罷，尤其是不然。美國的婦女努力於參政運動者近七八十年，在這許多年中婦女應該已經認識了政治的眞相。現在美國的婦女還不多全數受過初期的教育，達到中等和高等教育者嘗在半數以上，她們是健全的公民了，對於政治總嘗有明晰的認識。但事情並不如此：她們沒有確定的政見，她們不能充分利用選舉權，她們沒有因女性的質素之加入而使美國的金鍍政治改良。因此，她們在政治上沒有離開被動的地位，對一切總是隨波逐流的。

一個批評者說，美國的婦女參政運動者最先提出的理由就是以爲婦女參了政將使政治的道德提高，惡劣官吏的黨緣得選者將大大地減少，尤其是地方政治會有非常的刷新。但是回顧十年來美國的政治狀況，就是一個最樂觀者也不敢說這預言是實現了。事情是確確實實的，美國的幾個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費城等處的選舉情形是以腐敗出名的，有許多官吏的糊塗的事蹟簡直可以使人不信任民主政治，而婦女竟默默無所表示。

民主政治代議制度下的選舉應該是鄭重其事的，選舉者應當再三考慮誰是最孚衆望，最有才識力量擔負責任，才投自己的票子，決不能爲自己的私利，偏見而隨意選舉的。但美國的婦女在過去的選舉中就陷於這缺點。尤其是在美國南部幾省的人民，宗教觀念與種族觀念極深，婦女所投的票常屬於頑固守舊的宗教家。禁酒也是美國婦女所重視的一點。因爲怕男子陷於酗酒的惡習，美國的婦女對於禁酒律頗重視。年來選舉中禁酒問題常爲爭執的一點，而婦女所選舉者常爲最主張禁酒的人，而不一定是有能力有學識與能持公道主正義的政治家。上屆總統選舉中胡佛的得勝與斯密士的失敗就是爲此緣故。

目前美國婦女在政治上佔有重要地位者極少，可以提起的只有兩個省長和十一個衆議員，參議院中竟無一個婦女；和德國俄國比起來眞是相形見拙了。而且就在這寥寥的幾個衆議員中，有四個是因她們的丈夫——本來在衆議院的——故世了而補充進去的。這十一個女議員在國會中毫不活動，對於立法她們沒有聲氣，各種重要的委員會中沒有她們的名字，民衆也不大注意到她們。直到現在美國的總統沒有指委過一個婦女做內閣閣員。在各州只有並不很多的婦女做着地方上的市長，縣委員，稅務職員等等次要的事情而已。

在政黨中，婦女也不活動。她們沒有進入於黨的內部重要組織中。至多她們只做到州方的地方上的黨務委員中的副主席及幹事而已。然而美國的政治就是在兩大政黨的活動中推進的，婦女沒有在黨中佔到重要地位，卽不能達到政治的重要地位。

有一個批評者滑稽地說『男子是職業的政治者，婦女是業餘的

政治者。」這可以看出美國婦女對於政治的態度了。她們在政治問題上總沒有堅決的主張，在選舉或表決時也沒有一貫的行動。素來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婦女實在沒有功夫去參與政治，出於時勢所迫而去參政就現出這種樣子。真的麼？我們看了前面所講德國婦女在政治上的堅毅勇敢就知道這話的虛妄。美國的婦女多半是養成了享樂的本質，而沒有隸就耐勞任重的功夫。她們沒有走到社會的中心去體驗，她們是有閑階級的代表，她們大都是商業文化的產物。大概還要等過幾多年，讓新的潮流把新的婦女呼喚起來，那時才是真正的參政了。

然而過去的十年中美國的婦女究竟不是一無所成的。她們有時也很努力的想為一向不大受注意的婦女和兒童謀些福利。在幾個州中，由於她們的宣傳，關於婦女財產權的法律是改良了一些，有幾條保護兒童的法令是定出來了。關於婚姻法，離婚法和合婚年齡也略有改良。而最重要的是一九二一年通過的希伯圖納法令(Sheppard-Towner Law，關於嬰兒和母性保護的）及後來的童工法。

在將來，美國婦女對於政治的興趣或者會因經濟的動機而加強起來。現在美國婦女在家庭以外作工謀生的已有一千萬人了，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由這許多婦女的獨立自存而引起了舊式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潰，更從而引起社會道德制度的變更。這許多作工的婦女將在社會中受到比書本所給與她們的更重要的教訓，她們在有了對於政治的更好的見解而在政治上活動時，必然會成為一種很大的力量。她們要隸到有一副強健的肢體，有一個清楚的頭腦，有一身能耐勞苦能奮鬥的筋肉，那時她們才能與具有健全的政治觀念的男子合作而改良政治。

在這期的談叢中有着一篇講德國政治上的婦女與這篇講美國政治上的婦女，二者互相對照，顯出了一優一劣；這不是作者處講的批評，是完全根據了事實而說話的。讚美她們的好處與指出她們的錯誤，都是要給我國的婦女看了而自勉或自誡而已。我們自嘆國內的婦女是落在人後，當這危難之秋仍沒有充分的機會去參與國內的政治，盡自己的力，為國家和人類求進步；但時機總會到來的，現在且期待着，把人家的經驗和教訓拿來自己勉勵一番吧」　（仲華）

# 女科學家潘甯登

自從科學界把門戶開放給婦女，到現在不過幾十年的時光；但儘這幾十年已經產生了不少成功的女科學家。居利夫人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此外還有許多將她們的成功的事蹟講出來，很可以鼓勵婦女對於學術研究的興趣，也可以給與婦女以達到成功的確信。在去年我曾經講到過一個人類學者梅特博士，現在再講一個化學專家潘甯登博士(Dr. Mary Pennington)。潘事登博士現在正主持着美國全國的電力冷凝事業，她是這方面的一個威權。

潘事登確是一個不尋常的女子。在紐約的萬丈紅塵中，她獨據着

一座高樓的頂層在那裏一旁望去是蜿蜒如帶的赫得遜河，一邊是綠意滿枝的一片園林她藉此脫去了車馬的喧囂而享得一點靜——靜靜她在研究但在同時她也忙，忙的是全國的各處試驗所常常有事情來請求她幫助，爲了這些事情她有時竟在車上跑遍了美國的全境，經過了六千多里的路程。現在她是一個博士，一個專家了，但她不喜歡這種銜頭她覺得這種銜頭是太老大了，會限制她的振作；她要人們稱她做女士。

從潘寧登求學和辦事的經過中可以看出她經驗的宏博和研究的淵深，最初她在本薛爾佛尼亞大學得到博士的學位，那時在全班中只有她一個是女子。過後她又到耶魯大學研究生理化學。學成後，她並不覺得滿足。所以，當她在本薛爾佛尼亞女子醫科大學擔任治療試驗處指導時，她仍舊到母校本薛爾佛尼亞大學的衞生學科去作研究的工作。此後，她進了費城的市立試驗處爲細菌學研究家，又從那裏轉到美國農業部的化學科任事，結果是被委爲食物化驗處的主任。從學校出來時潘寧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化學家，但是不到三年的功夫她已經在美國的生物化學界中成爲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使她成名的是她對於食物冷藏法的研究。

這三年中努力的結果在潘寧登自己想起來也足以自慰。現在她來往全國主持食物冷藏事業是坐在特等客車或臥車中了；但當初那有這樣的舒適呢？在她初入美國農業部的化學科任事時，她常常隨着冷藏貨車來往幾千里的路程從埠克蘭斯的羅脫華斯到紐約從西部海岸到東部，馬不停蹄似的她覺看着那些魚肉雞禽從出產的場所裝起來放入車中以至運送到消受者的家中。在冷藏貨車上有一間車廂，許多的化學家和細菌學家住在其中，潘寧登乃是其中的唯一的女子。這間車廂也就是政府的食物化驗處的辦公室，各種食物在這裏不息的受試驗被分析，各段貨車中的溫度都可以在這裏的一個巨大的電力寒暑表上察看出來。潘寧登也就是這食物化驗處的主任。

車上的生活雖忙碌而多奇趣。一個人只要對於自己的事業有興趣，怕什麼煩雜與辛苦呢？潘寧登對人說：『我們在旅途上就是那樣早行夜宿地過去。在隆隆聲中車是不息地震撼前進，遇到交車處我們就下來和近旁的農夫談些收穫的事情，上夜了我們轉入隨便什麼的停車場過了一宿，次日早晨又衝着朝霧前進。』

這樣在車上的工作顯出潘寧登的才能。她的分析和試驗的結果現在被美政府採爲冷藏貨車的標準而推行全國了。現在她也從事於各種的化學工作，但因爲她是食物冷藏法上的一個威權，她還不息的在試驗要使這種方法更臻於完美。

但是誰知道這位忙碌的浸沉於化學試驗的女子也還有別種的心情呢？最可怪的這位女科學家也愛寫詩。她在研究時不能忘懷的是自然的偉大和美妙。她愛推動的雲，愛奔流的泉，愛和暖的日，愛美麗的花。誰到過她在紐約住居的高樓頂層會驚訝於這位科學家的室內佈

價。完全古式的陳設，牆上懸的是古畫，案頭放的一把鋼壺，配着幾隻深藍色的鋼製茶盃。在來往全國的旅途的終了，她回到這裏享着一點幽趣，不記得紐約是一個熱鬧的城了。

愛靜，愛自然，這種心理的趨向表示潘寧登是一個富於幻想的女子。科學的發明需要幻想的補佐。所以潘寧登預言着：『在將來，每個家庭的主婦會有凍的肉，凍的漿與凍的蛋送上門來，一切都是新鮮而味美的。』這也許就是她現在努力着的目標了。

科學是一種冷靜少趣的工作，但是圖謀造福於人羣卻不是一件無意味的工作。女子如能燃起了造福人羣的熱心，則科學何嘗是冷靜無趣的呢？潘寧登曾經說，『在化學的研究上沒有華貴的道路。』但同時她也說，『在我的事業上每天都有奇境發見。』

（仲華）

# 婦女記者

普通報館的組織，分爲編輯、印刷、營業三部。婦女記者是專指在編輯部裏擔任新聞記事的蒐集，整理，調查，或充任婦女欄兒童欄編輯的女性。

婦女記者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報界活動，不能確知。惟在美國，是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出現的。在那時，美國的報館採用婦女記者，全出於好奇的態度。目的是利用女性，得着滿足好奇心的讀物，以供給閱者。對於男女的問題，常派遣婦女記者去採訪，在報紙上揭出「由女性觀察而來的」記載。因爲她們是女性，又被派遣去採訪惹動社會耳目的事件。曾有某婦女記者，加入潛水夫的隊裏，沉入海中，探訪海底的情況，因而震驚世間。又有婦女記者，自扮瘋女，進了瘋癲病院，將許多瘋人所受的虐待，暴露於世，喚起輿論，而使病院改良。又或親身加入罪惡的淵藪，躬冒危險，將魔窟裏的罪惡公布，博得世人的讚美。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可以說明報館之利用婦女記者。紐約有一家黃色新聞，對於一個剛從鄉間出來，想到報館裏充當女記者的女子說道，「從外國來的婦女，因爲地方情形不熟悉，被惡人誘惑，受了災難的甚多。爲要採訪這類的事情，請你到英國去，立卽回來，扮做三等艙的船客，在紐約的碼頭上岸，假裝身居異地，無人相識的模樣，如是必有惡人來對你表示親熱，想誘惑你，你便隨他前去，把魔窟裏的詳細情形寫出來，這事是值得莫大的報酬的。」編輯主任把赴英國的來回路費和零用錢給那女子。女子答道，「我照你所說的做去，可是如果危急時怎麼樣呢？」編輯主任允許說，「你到了紐約時，我派社員跟隨警戒就是。」女子得令，便橫渡大西洋，在倫敦觀光數日，坐了三等艙回國，但是沒有什麼惡人來誘惑她。回到報館，做了報告，寫着「年青女子，獨自一人旅行，並無什麼危險。」在編輯者的眼光裏，這樣的女記者有什麼用呢，當然是拒絕她的入社了。

到了現在，美國的紐約、支加哥、波斯頓、費城、西雅圖、甘薩斯等大都市的各報館，每家都有一二名或四五名婦女記者在工作。也有完全不用一個女記者的，也有女記者充任要職的例。如勒卜拉斯加州的洛佛

克市的洛佛克報，就是由瑪利・魏克斯夫人當主筆，指導編輯部。又如印底那州的樸里毛斯導報，其婦女欄的編輯主任是弗洛冷茲・包依司夫人。有名的女記者們，如像路易斯・李茲女士，耶娃・金格女士，杜洛荅・戴克斯女士，她們的著作很受讀者的歡迎。美國各大學的新聞科，有志願做婦女記者的女子正在研究，婦女記者將漸漸地增加起來。

保守的英國的晨報（Morning Post）近來也設置「婦人特派記者」於巴黎，令她寫文章發表於「巴黎的流行界」一欄，在文章的冒頭，揭着「駐巴黎本社特派婦人記者通信」的字樣。其他的英國報紙上，也見着婦女記者的活動。

日本的婦女記者，以竹越竹代爲最早，她是竹越三叉氏的夫人，夫婦同供職於國民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的神近市子，中央新聞的山田邦子，讀賣新聞的佐藤俊子，生田花世諸人，最初是婦女記者，但不久便轉換到文藝思想方面去了。現在著名的婦女記者，有在東京朝日新聞學藝部做文章的竹中繁子，大阪朝日新聞的恩田和子，時事新報社會部的葛岡滿津子，國民新聞家庭部花岡敬子等。她們有東京婦人記者俱樂部的組織。

婦女充當新聞記者，有不能自由發揮才能的障害。女性的生理的體質與母性愛等是其主要的妨礙。但在報館方面，對於婦女記者的需要頗爲殷切。婦女記者的長處，是編輯星期新聞或雜誌，用她們來編輯報紙上的婦女、家庭、兒童、文藝、美術各欄，是最適宜的。新聞記者的工作很辛苦，非有堅實的體力不行。在耐勞吃苦方面，恐怕女性不及男性，但如擔任整理及保管的工作，則女性實遠勝男性。所以將來的婦女記者，仍大有發展的餘地。

海外有名的報紙大多設有婦女欄（例如日本的讀賣新聞，）由婦女記者專任編輯的事務。婦女欄對於一般婦女的思想生活教養上有很大的貢獻。這一欄的內容，可以區別如左。

思想（請婦女界的先覺做社論或揭載閱者來稿。）

社會相（從婦女家庭的立場下觀察。）

婦女解放運動，女權擴張運動（注重受苦難的女性生活。）

美容，服飾的研究。

國內或海外流行物的批判。

趣味與娛樂（題材以適合家庭者爲限。）

手工藝（指家庭必需品而言，非有閒階級婦女的娛樂物。）

園藝，烹調。

生活改善（以中流階級以下的衣食住爲目標。）

育兒衛生。

婦女風俗史。

海外婦女界。

主婦的常識。

家庭科學。

百貨店的研究（百貨店是民衆的一大消費場，站在民衆的立場，仔細研究百貨店的營業內容。）

廚所的消費經濟的研究。

通俗的文藝（如長篇小說等。）

這十七項是報紙的婦女欄所必需的文字，也是最適宜於婦女記者們寫作的。

（謝宏徒）

# 英國工黨議員提議女僕組織工會

在這一切勞動工人都有工會組織的當兒，假使有人出來提議家庭間的女僕也應當組織工會，那社會上的一般人將有怎樣的表示呢？我想除了有資格去做傭僕的婦女以外，上自官家富戶，下至小康門第，凡是需要雇用傭僕來幫忙侍候的人家，誰都會起來反對的吧！所以像這樣的提議始終沒有聽到過。但在去年十一月中英國的國會竟因一個工黨議員有了這樣的一個提議而掀起了一片的風波。風波是不久就平定的：提議並沒有通過。這件事現在講起來，不免是「明日黃花」了；但是想到當時一邊儼乎其然地提議與一邊疾言厲色地攻擊，確乎是當一件事來爭論的，那麽雖然已經過去了，而講講還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當時最先提議女僕組織工會的是工黨議員曼琳·斐立浦博士(Dr. Marion Phillips)，後來運動宣傳也是她最出力。工黨政府的內閣閣員鼎德斐爾也是有力的贊助者之一。她們的目的是要在國會中通過一條法律，使家庭間的女僕能結成一種工會，訂立工會的規程，一方面作自己權利的保障，一方面進而利用選舉權作政治的活動。

據她們的統計，現在英國約有一百萬個婦女受雇爲家庭間的傭僕。當然，照英國的法律，她們都是有權利的選民，或就將有資格做選民的了。但是向來她們都不會利用選舉權。曼琳·斐立浦的意思以爲把她們編在工會的組織下，施以相當訓練，一定是極有益於工黨的。工黨黨人的贊和這個提議是爲此；但其他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反對也爲此，他們——除開恐怕這班女僕組織了工會對於家庭有不利外——是決不願這許多選民被工黨利用去的。

曼琳·斐立浦等主張派視察者到家庭間去調查一般女僕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作爲要求改善待遇的根據。她們的宣傳大綱上提出兩個重要點，就是（一）一切家庭間的女僕每日工作八小時，合計每星期工作四十八小時，星期日休息；（二）增加女僕工資。她們的宣言中說：『現在一切家庭間的女僕達二十一歲以上的已經是選民了，所以她們若使能夠有組織地利用她們的選舉權，一定可以在國會中得到一種很大的勢力。』末了的結論是爲挽救家庭工作的一切弊端與保障女僕的自身權利起見，女僕也應組織工會，和雇主訂定工作的狀況及待遇的條件。

但當這個提案送到國會去討論時，立刻受到了各方面的反對。到

底英國的國會還是代表中產以上的階級的，與他們的利益有牴觸的提案當然不能通過。反對這提案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以爲使女僕組織工會乃屬不可能的事，因爲工會的組織大概是通用於大量工人的大工業團體的；如煤礦業和棉花工廠等，一處工人常多至數千數萬，爲便於內部控制和作有組織的一致行動起見，故有工會的需要。但家庭間的女僕和雇主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不如他種工業制度下的工人和雇主的易起隔膜，而且她們在有事時可以直接商談，無須工會代爲喉舌。

反對這提案的人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家庭間的工作決不能如工廠或公司那樣地限定工作時間的。一個家庭在早晚和星期日總不免有事情要做，雇了僕傭而仍舊沒人工作可就不上算。因此他們以爲曼琳．裴立浦的提議是不能實行的。

果然國會中討論表決的結果，贊成者居少數，於是這提案就被打消了。反對方面的保守黨人把這視爲一大勝利，在報章上盡力對中產階級的國民宣傳他們的功勞。

這事情是過去了，我們現在拾起來談，也只覺得它的有趣味，而不是以爲它有什麼重要的意義。站在純粹客觀的立場上，我們似乎覺得提議的人和反對的人都不必如此儼乎其然地堅持爭執。女僕是國民的一員，應當受保護，但要保護女僕也不必一定以工會的空名；何況在工黨政府之下他們各工會的工人也未嘗得到什麼具體的利益呢。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對。雇主的方便要顧到，但女僕的公民權利也須顧到；似乎只要保守着舊有的狀況便算千穩萬當，而不知女僕在工作狀況和待遇上確有需要改善之處，那豈是對的麼？保護雇主和家庭，保護勞動和女僕，都是國家的責任。積極的說，國家要使家庭的負擔不致過於繁重，換言之，就是要國家盡量發展公共設施事業而使家庭間減少許多的雜務；同時，國家又要使女僕（推而言之，可及於一切的勞動者）的工作不至於繁重而失去了教育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種種公民的權利。消極的說，國家要使女僕的利益不致受雇主的過分的侵蝕，也要使家庭不致爲女僕的工作條件過分苛刻而致不敢開張。國會中的議員是代表國家立法以便行政的，但他們竟窺不到這問題的全面，而各據一面以互相宣傳攻擊，圖以擴張己黨的勢力，何見識之狹氣量之窄呢！其實，失敗也由她們，得勝也由他們；總之，我們原不過是把它作爲新聞談着罷了。

（仲華）

# 心病〔長篇小說〕〔續〕

李健吾

## 中卷

一

秦太太，一位平平常常的往老裏走的婦人，沒有什麼風致，也不足希罕，然而有的是原動力，對於自己的動機也極端地尊重。實際上，這十年來她同丈夫就可以說做離異，然而外表上她做得彷彿沒有這樣的變動，她的境遇還和十年前的一樣。從來沒有人對她的行事疑問過，便是丈夫也賦與她絕對的信仰，然而她每做一件事，都做得矜矜持持的，好像她是一家之婦，不是一家之主。然而丈夫早在她的度外了，這她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承認。她的藉口是：她上了年紀，不算什麼，但是她還有兩位小姐哪。

馬車繞出那條小胡同費了車夫很大的周折，腳給和狂了一樣地在她的耳邊鎝鎝地響着。她擠着心坐在車裏軟墊的邊沿上，伸出兩手攀住車窗的邊稜。出了那條小胡同，馬便輕快地溜起來。她倚住後背，出神地想着。

她不歡喜洪太太：洪太太過於做作。可是她不能夠說這就是洪太太的毛病，各人有各人的天性，天性是沒法子故的。她恨一般人無緣無故地講到別人的壞話；她的丈夫對不住她，討了一位姨太太，然而在她這是沒有法子；這不能夠算壞。壞人沒有天良的。那麼洪太太不招她歡喜，定然是別的緣故。洪太太每講一句話，都帶些勢利的尖酸的口吻，有一點下流相；但是今天她算大賓，又是到了北京以後第一次過訪，洪太太自然要格外地殷勤客氣：一個人過於殷勤客氣了，下流相是免不掉的。而且洪太太留她用晚餐，挽勸了幾次，意思總是懇切的。她怎麼能夠留住呢？孩子們不放心，並且盼着她回家的。

這些小崽子們！尤其是姐姐，話雖不講出口，心裏卻直盼媽做些好事。什麼好事呢？哦！看看那孩子——怪可憐的！一個人孤另另地住在舅母家。

他的這位舅母她是有一點不歡喜。下了馬車，洪太太接出門口就親家長親家短地膩煩起來，忙得她把腳邊的禮物也忘了當時交給老媽子帶進去。後來還是幸虧談到小孩子，她纔猛然想起馬車裏面還有禮物：可是這已經多麼地不好看呀！洪太太在馬車的門邊一定瞥見裏面的禮物，大約疑惑這些蒲包是送誰的：正是這個傷了秦太太的尊嚴！

可是這也不使歸錯到洪太太的身上，說給她們姊妹聽，一定要笑糊塗，出門做什麼，險些忘掉巴巴地買來的禮物。

現在她想起為什麼她不歡喜洪太太了。完全由於那條小胡同，那麼別扭，那麼窄小，馬車險些擠不過去，險些她得在口外下車，還要走上幾十步；再沒有比這不痛快的事了。馬車要是自己的還好，又是僱的。為什麼洪太太單單要挑這條胡同住呢？西城有的是胡同，僻靜的胡同多得和手心的紋理一樣。還有那房子！院子還算整齊，可是陳少爺不同舅家住在前面的院子，獨自分在後院的兩間屋子，隔開了好像一座五聖靈顯廟，實在不像樣。同時讓別人家的孩子——那個姓胡的，非親非故，住在前進。這些都說不過去。但是她記起陳焱成的話了，說他自己愛好後進的幽靜。這孩子也真用功！不過舅母總不應該任他的小性兒胡鬧，住在後院孤孤單單的，跟前又沒有一個爹娘，說不定有什麼事情會出岔。

她嘆息着。她奇怪她怎麼會想到這裏，未免有些邪行；他自然不會出岔；現在她也來了；她慢慢地會設法照應他的。於是她俯過身從車窗向外窺探着。

她瞧見一個窮老婆子，緣着牆，跪在電桿一旁，匍匐在地上，遠遠望着她的馬車哀顲地叩起頭來。她的頭髮還存下幾根，特別囟門上面赤裸裸的，沾着灰土，每一前俯，她喫力地讓那一塊小而圓的地方碰着膝前的生硬的地面。她覺得這窮老婆子的面貌很不生疏，但是記不起在那裏見過。她用力往上提玻璃窗但是馬車已然走過那連連叩首的老婆子，便是掏錢也來不及了。玻璃窗又銹住了提不開。她的口裏不禁習慣地呢喃着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她以為這句佛號足可以解救她的未完的心願；她念得又那麼自然。她真是上了年紀，居然會想不起那個窮老婆子；那一定是在什麼廟上見的。

這兩年在濟南再昏暗沒有了。她一次廟都沒有上過。她未嘗不想去，但是沒有友好肯陪她上廟；她自己又同那個地面生疏。而且同姨太太住在一起，心裏總不會清靜。想到這裏，她於是記起她的最是不過的觀察：做姨太太的沒有一個不——為什麼她要想起這個來呢？現在姨太太不在眼前，她的心裏就有了譜，凡事都可以循規蹈矩。改天她要上一次廟，可是兩年不在北京，風物變了不少，騰出工夫她還是先去朱太太那裏一趟。朱太太和朱小姐都信佛，兩年不見，見了糾纏一天也難說。

阿！一個人奔波一生，就為了一個奔波。人總沒有閒在的時候。於是她想到她手裏應該清理的事由：女婿今天算親眼看過。其次就是設法給她的兄弟謀一件差事。這件事情她幾乎忘掉。反正謀事不易，絕非一兩天辦得成功，好在留住他支應自己的門戶，也是一件事。兄弟是有野心的。這些男人！個個都是野心家。但是女婿今天總算過目，母女可以安心了。然而他多麼沈靜，消瘦和氣色不正呀！他預備暑後轉學；他太用功，一眼就可以看破。把他接過來散散心纔好，可是他的岳父不在，她的兄弟又沒有多少才幹，孩子們又沒有見過面，總有許多不方便。

但是她忽然想起她手頭還有一件事險些忘掉，這姊妹倆爲什麼她們長得那麼柔順，那麼中人愛呢？而且親友都誇姊妹長得體面。於是她嘆一口氣，覺得在快慰中有一點點不滿意，這和細刺一樣挑着她的久封的傷口；爲什麼她們兩個不會有一個是男孩子呢？於是她又嘆一口氣，想起她的兩世的茫茫的罪孽。她不再往下思索了，用手拍着正面的玻璃。車停住，她柔柔地告訴車夫道：

——停停，在那乾果店面前；我要買些東西。

## 二

——姊姊，你在屋裏做什麼呢？

繡英知道自己的這句問話是不耐煩出來的，帶着責備的催促的口氣；現在她嚥出這句怨抑的話，立即氣平了，仍然低下頭繫着團住夾竹桃的稻草。

——姊姊，你看看幾點鐘了。

這是她所真正要問的一句話。所以她停住手靜聽屋內的回覆。但是屋內故意地遲延着繡英的滿足，好像明白這會招引她煩躁，所以加意地噎住聲音。其實繡雲一聽妹妹外面的問話，就留了神，沒有等她說出鐘字眼睛便向桌上的座鐘瞥過去。瞥得那樣迅利，顯然準備好了這一觸即發的動作。

——你不會自己看嗎？

姊姊的不待理的聲調是担出來的，在那底下藏着魔女的情不自禁的好笑，有三分是不願意表露出她心裏的期望，另外一分帶些挑逗的意味。但是姊姊最後只覺得這淘氣的好笑，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妹妹的不耐煩變成不高興；但是姊姊從屋裏帶着笑走出來，妹妹的眼裏發出亮，忽而覺得全院光明起來。

——四點一刻了！

——四點一刻啊！媽該回來了！

妹妹這句話正是姊姊心中所想的，然而絕不想把牠說出。她的意思好像是母親愛回來不回來，這與她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她立在門邊，不做聲。但是她的眼睛一直望着前院的月牙門，思索的樣子。妹妹現在精神上變得輕鬆了，低下頭繼續她的工作。這半點鐘以來，在妹妹的心上的就是這朦朧的母親應該回來的觀念，漸漸她覺得她有知道鐘點的必要，來證實她的急切是合理的。但是纔四點一刻！她失望了，奇怪天氣變得這樣長，可見冬天過去，夏天是要來了；但是母親也該回來了；譬如在冬天這時已然快要黃昏，簡直就要天黑了。她們中間的沈默繼續着。

——趙媽呢？

繡雲詫異趙媽一下午做些什麼，始終沒有瞧見她的影子，說也奇怪，這時纔想起不見她，以前就沒有走進腦子。

——收拾廚房哪，你不聽她嘴裏直在嘮叨嗎？她嘮叨一下午了，我

裝沒有聽見，張媽也裝沒有聽見。反正廚房她得收拾。

繡雲現在聽清廚房裏有聲音了，不是趙媽在唧噥，卻是掏爐子喀喀喀的響聲。同時她記起母親臨行吩咐趙媽的話。眞奇怪！繡雲一下午做些什麼？什麼也沒有進她的腦子。她禁不住又想到張媽，詫異她這一下午做些什麼；張媽在她的面前幌過一兩次，好像還問了兩句話。她記不起她問了些什麼。

——張媽呢？

繡英擡起頭望着姊姊。她的點將式的問法招她反感。但是她這種反感立刻消失了；從姊姊的平適的惘然的面孔，她看出姊姊的無意和煕悅。姊姊思索着別的事情。繡英覺得沒有答覆她的必要。她從這一個花盆移到另外一個花盆，繼續着她的工作。

——你說什麼？

姊姊顯然在裝假，可是妹妹一句話也沒有說。她的疑問喚醒了她自己的迷惘。

——我沒有說什麼。

妹妹的堅決的口氣使她喫驚。

——我聽見你說的。

繡英不高興起來。姊姊的強辯絲毫沒有道理，沒有道理便是沒有意味。於是她加重口氣道：

——我連一口氣也沒有噓！



她的語氣的沈重又使繡雲喫驚。她低頭看着妹妹。然而妹妹仍舊蹲在花盆前面，一雙手繞着她的又長又濃的髮辮。她的自如的態度顯不出她的語氣的沈重。她不覺懷疑起來。

——眞的嗎？那張媽在做什麼呢？

——大小姐是問我嗎？

繡雲又喫了一驚。張媽就立在她的身後，嘴邊掘着一根白絲線，手上帶着頂針。

——哦！你……

但是張媽沒有注意到她的表情；她有她的事情。

——小姐您瞧，那底襟怕要不彀哪！您瞧要還有那樣的料子，再找出一塊來好不好？要不就等太太回來再說，太太也許想到了。

——是那件衣裳？我那件嗎？

繡雲很想到母親的屋裏，欲望同羞恥在她的心中掙扎着。她怕她的情急留給別人做把柄。她知道現在趕做的衣服是爲她將來結婚用的。她仍然倚在門邊，望着月牙門。其實沒有人會訕笑她，而且材料是她選的，衣樣是她看中的，便是上午她還嫌張媽的針線不密；也不知道爲什麼，她忽然多起心來。她的多心使她煩躁。

——等太太回來罷。這些事情眞麻煩！

她的意思在衣料，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卻用了一個多數，好像「這些」能掩飾住她的自覺心。她看見妹妹平心靜氣地在院子收拾從屋

裏移出的花草，有些嫉妬，有些羡慕。妹妹一點不著急於母親的歸來，她想，其實母親今天去還是她攛掇的；她從濟南上火車就不時在母親的面前攛掇。她明白妹妹是好意，為的疼惜她，體貼她，把不好出口的話都替她說了。可是她真有結婚的意思嗎？沒有！她想，一點也沒有！離開母親她絕對，辦不到；而且一個女孩子怎麼就能離開母親呢？她不能彀把告訴母親的話說給父親聽，舅父越發地生疏，何況一個從未謀面的男子，誰知道他是什麼脾氣呢？再沒有比摸不清脾氣可怕。而且他現在正是讀書的時候，不應該有外務來扯住。所以她不願意。但是她曉得她的反對沒有人會相信，就是她自己有時也很懷疑她這種乖張的心思。因為她……

——這些事情真麻煩！你還是等太太回來罷。

她不禁重複一遍。她回頭看看張媽還在不在她的身後。從她的忽促的煩惱的吩咐裏頭，張媽好像聽出語言以外的意義，抿住嘴微笑。但是看見小姐回轉頭來，她用手抹去嘴邊發笑的痕迹，順勢抽出唇間的一根白絲線。繡雲看清她的舉動，顏紅上來，轉過頭仍然望着月牙門，覺得張媽非常可惡。

——你站在這裏做什麼？要是等衣料，太太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纔回來哪，你去幫趙媽把飯弄好罷，時候不算早，太太也許就快回來了。真是的！什麼事都得等人吩咐。

張媽從她的身邊橫出門，向廚房走着

——趙姐，你這裏有活嗎？大小姐生氣，把我打下竈房來了。

二小姐撲通坐在院階上，扶住腰，忽然笑將起來。趙媽在廚房裏面笑着。就是張媽自己也是帶笑地敘說着「生氣」的奇異的觀念。張媽可笑地加重着，連繡雲也附和着笑將起來。等她聽見自己的笑聲，她纔想出大家在笑她自己，心上形容不出地不快活。

但是繡英還坐在花盆的對面笑着。她的發笑很使自己開心，那些稻草早已令她厭倦了，現在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她可以藉此休息休息。她最先對自己講，不等母親回家她不歇手。然而母親好像故意逗留在洪家，說不定還要用晚餐，同她的決心過意不去。但是她忍住她的焦灼；原本歡歡喜喜自告奮勇來收拾花草，現在這件工作變得索然無味，彷彿先前那個賭誓把自己罰在苦工隊，不得不做，唯恐對不起牠。她現在非常感謝姊姊；於是她更加笑起來。她漸漸變成笑她自己的狡猾。

——不做了！不做了！

她從石階上跳起來，撣去渾身浮掛的稻草，拿起花盆一旁的杭剪。她直起身向天空觀看，好像天空的晴明神祕住她的輕快的心境，發了一下子呆，然後走向姊姊這邊。

——可沒有把我累死！張媽，明天你別替大小姐做活了，幫我澆澆花兒罷。

她向姊姊擠住一個小眼，挑逗地微笑着。然後她舉起杭剪指住夾竹桃，鄭重其事起來。

——夾竹桃的葉子，喫了能毒死人哪！

——我不信！

——你沒有看過施公案？不是她丈夫喫了湯裏的紫荊，第二天死的？

——別糊塗！那是紫荊，不是夾竹桃。

繡英覺得姊姊的反駁再實際不過，一時倒想不出迴護的話。她看着夾竹桃發呆。

——反正不都是花草！葉子有毒總是一樣的。你不信，問舅舅。他那天告訴我的。

——我從來沒有聽舅舅說過！

繡雲一點沒有駁斥妹妹的心思，但是那「丈夫」的暗示在她的心裏激起一股勇氣，覺得非儆戒她一次不可。其實有毒無毒同她絲毫沒有關係，而且除非瘋子纔喫夾竹桃的葉子。她說出了末句話，立刻希望舅父從月牙門外顯出來，證實妹妹的話，把自己難住。誰來證實都好。爲什麼半天沒有人走進月牙門呢？在這兩位姊妹中間，繡雲是優柔的，樸實的，畏縮的；在風姿一方面，她是比較地纖弱，所以父親稱她比較嬌嫺些。

這話因爲是父親說的，也就沒有人再說過不是。然而在親友方面，尤其少女隊裏，如果羨慕，所羨慕的不是繡雲，卻是繡英；如果懷嫉，所懷嫉的也是繡英，不是繡雲。用古語來譬方，前者如水，象徵流動，後者如山，象徵仁厚。所可怪的是繡雲秉承母親的特性獨多，而這一點正是父親所讚揚的。對於她們自己，這種區別的重要幾乎等於零，沒有隔閡存在她們的中間的。

繡英曉得姊姊現在爲什麼同她彆扭；夾竹桃的葉子，紫荊的葉子，這些都來的不是時候；母親的遲遲不歸懸在姊姊的心上，那怕一片薄薄的葉子，觸在那上面也要彈出不諧和的刺耳的音調。姊姊做事向例好繞彎子。她希望這時有人出來，便是舅父也好，自然不是爲了折服姊姊：舅父要是來了，可以暫時彌縫住她們中間的不痛快。

於是她們的目光都射向月牙門。她們聽見街門的銅環響，老何的號房的門響；提踏提踏的腳聲。舅父在月牙門前立住。

——舅舅！

——舅舅！

舅父反而驚住了。從來他沒有受過這樣熱誠的歡迎，而且沒有想到在他和瘸馬一樣地溜回來的時候，莫非有什麼關於他的好消息嗎？她們的狂喜的驚欣一定是爲了這個緣故。他一步跨進月牙門，爲自己的想像所緊張，覺得他立刻有變成人物的可能。天下事正是這樣，坐在那裏好運自己會來的。他的姊姊是下午一點半鐘出門的，大約暫時回不來了。要不然她們姊妹不會這樣出奇地親熱。他一直奔向上房，從她們的中間穿過來，她們閃出路讓他先走，然後跟進屋子。

——你媽呢？

——他急切地問着。他的左眼向左屋斜看的時候顯得特別小，然後慢慢地放大了，往右屋搜索着。他的左眼是單眼泡。

她們從後面看着他，不期然而然地佩懼起來。她們並肩在堂屋的門邊立住，不敢再往屋心邁步，覺得舅父的神情那樣異常，好像眼前就要做出意外的舉動。她們對於他的印象是不一致的，然而那種本能的恐怖的感覺是相同的。她們彼此緊緊地倚住。

他的模樣多麼像一個無理的暴徒！繡雲忽然捉住自己的浮散的印象。他頭上那頂棕氈帽的青緞滾邊的針線全散了，帽圈的周圍讓汗暈得都快發糟了；他還捨不得把牠扔掉，換一頂新的。正在他的灰棉袍的前襟上漬了兩大片油，塵土黏貼在上面，顯出不堪入目的汚濁的顏色，給人一種下流的感想。青嗶嘰的舊馬褂夾在左腋底下，繡雲以爲便是熱，一個人也不該這樣地放肆，而且當着甥女的面前。還有那雙圓頭的平底鞋！全是土，全是土，一直跑到脚面上來。她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走了一趟，走了多少路，弄得全是土。舅父不會忽然向她行起無禮嗎？這是可能的；她看見他的手拘攣地發顫。

舅父多麼窮極潦倒！繡英不禁憐憫地想着。他不知道在外面那裏溜了一趟野馬，大約是餓了，這纔想起回家，進門又不知道想起什麼，直楞楞地就問起母親，連她出門也忘懷了。那雙圓頭的平底鞋！全是土，全是土，一直跑到脚面上來。熱到那種樣子，脫了馬褂夾在腋下。他爲什麼要那樣出奇地問着母親呢？彷彿他記起什麼懼怕，再要同他的姊姊爭吵一場。他在濟南同母親鬧過的。人窮發瘋，邪事不可不信的。他的樣樣多麼兇惡呀！

——你媽不……

——哦！不在家，還沒有回來哪！

姊妹差不多搶在一起答應。她們極想把這無理的緊張鬆懈下來，化開中間的棘手的可怖的情境。她們全然忘掉她們適纔歡迎的心思；她們也覺出有一段事情她們忘掉了，同時又似乎沒有追憶的必要，彼此便淡然置之。

——噢！你媽還沒有回來。

於是他坐在堂屋的紅木椅上。從他的就座可以看出他的失望，好像沒有東西支住他的全身的重量，他會倒下去也難說。他開始感出他的步行的疲倦。他的狂熱的刹那的期望從虛浮的幻麗變成可怖的現實的醜陋，沈沈地壓住他的夢境。他今天路實在走多了，襯衫貼在身上，濕濕的，同皮膚不舒適地在一起磨擦着；他摘下他的帽子，這帽子！那汗味一直熏上鼻孔；而且這一脚的土；北京城的路實在走不得！還沒有動步，七就當面揚上來；而且汽車！在揚土以外，還放出奇臭的味道。

——我今天到天橋逛了一趟；我告訴你們那裏新來了一個馬戲班子……

他實在看不下脚面的塵土了，於是從茶几下面的扶板上拿起布撣子，站起來，走過她們姊妹，蹬住石階的稜角，撣着鞋上的浮土，全身的

浮土。他拍拍地使力揮着，彷彿他被人得罪了，藉此洩忿。

她們姊妹感覺到這一層，而且不快樂地感覺着。然而她們的心情緩和下來，現在他不唯不可怕，而且惹起她們可憐的情緒。舅父的職業的恐慌忽然在她們的眼裏真實起來。他和母親爭鬧就爲了這個；他的無聊賴就爲了這個；奇怪的是她們對於他的暗淡似的恐懼也就爲了這個。職業就是生活，生活對於喜好活動的男子有無比的重要；女子的分內是家庭的幸福，自然這最沉悶不過，但是這絕不會把女子壓迫到恐慌的程度。她們不由得這樣地想，覺得朱小姐的理論也不全對。朱小姐是新人物，新人物是不要家庭的，和男子在一起捧着飯碗……

——我出門順着大街，走過前門，慢慢就溜到天橋；那裏新來了一個馬戲班子；我遠遠聽見洋鼓洋號吹得扎耳朵……

他替換下蹬住石階的脚，揮着，敍着。街上馬車的鈴鐺不住地響。

——媽回來了！

於是姊妹一前一後跑出堂屋，留下舅父獨自沒精打采地站在院子，現在他那陣興奮全然過去了。他看見張媽從廚房出來，也合在她們姊妹隊裏，往月牙門外走着。他覺得他從來沒有這樣地寂寞過。這裏一切都是他的姊姊的，不是他的。連張媽瞥了他一眼，也不出聲問候他一句。他又覺得心身交疲，今天走了那麼多的路，還有那新來的馬戲班子，帶着那種扎耳朵底洋鼓洋號……

## 三

馬車已經開發走，秦太太也換上家常的棉衣，差不多十分鐘過去了，還沒有人提起陳蔚成，雖然這件事是在人人的心上，有時幾乎冒在口裏，但是大家始終保持住屋內的平衡，這和變戲法一樣，東西就在那變神秘的箱子裏頭，在沒有揭露以前，觀衆只有緊張地暗自猜測。這變出的東西能殺滿人的意嗎？與禮防沒有關礙嗎？秦太太舒舒坦坦地倚在沙發上，開始訴起苦來。

——今天可把我累壞了！腰直直地挺了一下午，比從前伺候公婆那份罪還難受。馬車又顛得要死，簡直還不如走着舒服。呵！那兩包一包是鹹瓜子，格子還胖實，給你們姊妹嚼舌的；那一包是五香的，留着款客。那一包是小花生，味道還好。

——我還以爲媽忘了哪！

繡雲這句話有些怨抑，母親的話原本是太長，太囉嗦。

——差些兒忘了哪！要不是我往窗外望着，看見海味店三個字的大匾，到了家也不會想起來。我一瞥見那個匾，我就想起來了，我就叫馬車停住，馬車好不易纔停住，這時已經趕過門面老遠的。

忽然她覺出她的兄弟坐在她的對面，神氣鬱沈沈的，有些妨礙她的豐盈的活躍的回憶。她的目光向他一掃，快樂的語氣不由頓了頓。除去舅父，大家都覺出太太的目光的閃忽，而且明白他的現實引起她的奇特的反感。爲什麼他不到前面去呢？秦太太這樣想；其餘都這樣想：只

有舅父自己覺不出他的礙眼。他低着頭，看着他的拂淨的青里夫呢的舊鞋，納罕姊姊怎麼忽然會收住話。他懷疑她今天有沒有替他說情。

——洪太太還是那麼有說有笑嗎？洪太太也真有趣，太太您還記得前二年有一個冬天……

張媽立在牀邊，冒起膽，試探地打破全屋的肅靜。除去舅父，母女都感謝地望了望她。張媽有時很有眼色，究竟是用熟了的人，懂得上下的規矩。舅父對於張媽的印象很壞，如果不太壞的話。他有時簡直嫉妬她，然而他明白一個老媽子不值得他這種高貴的情感的。但是她有時太不懂上下的規矩，例如現在，她陡然插進一句話，好像她是這家裏的一份子，好像她配同洪太太來往。他自己沒有見過洪太太，然而彼此總算姻婭；雖說洪先生他也沒有會過。洪先生或許能夠幫他的忙。

——洪先生在家嗎？

他禁不住問出口。他擡起頭。他的問話再得體沒有，他想他這句可以壓下去張媽的無禮的唐突。

——就是洪太太在家，洪先生衙門忙，趕不回來。洪太太還是那樣嘴脣薄，客氣得我不知怎麼好纔是。她留我用晚飯。要不是我同你們講下回家用飯，我真不知怎麼推辭纔好。她留了我兩三遍。我說那怎麼能成呢？還是改日請舅太太到我們這裏用個便飯好了。她說她緩一天定然來的。我想咱們房子也收拾消停，約下洪太太下午來；明天不論你們那一個到朱太太那裏走一遭，讓朱太太再把她弟婦約來，要是打個小牌的話，我想也差不多齊全了。

——還是媽明天去，朱太太就是有什麼事也不好推辭。

繡雲明白這次出門應該輪到她們姊妹的身上，然而讓她一人到那裏請去，無論如何，她絕對不肯的。她怕；怕什麼她不清楚；或者怕麻煩。

——你不去也好，讓繡英去，瘋丫頭在家裏反正幫不了什麼，她又直惦念着朱小姐。

張媽以為這又是她插嘴最適宜的時候。她笑着，往裏移了一步。

——太太，您怎麼又說起瘋小姐來了？那年二小姐還沒同您吵夠。

繡英這次並沒有在意，而且有意裝出不在意。她曉得母親現在很快樂，就是姊姊也未嘗不是；母親的褒貶是無心帶出來的。於是她向母親甜蜜地微笑着，走來坐在沙發的扶手上，半個身子幾乎躲在母親的懷裏。秦太太放了心，極幸福地承着繡英的撫摩，而且愉快地笑着。

張媽居然不分上下責備起太太來！舅父坐在對面，覺得張媽實在可惡，干涉人家母女的感情。如果她們真因此吵起嘴來呢？但是他希望她們吵起嘴來。他的希望是沒有道理的，他自己搜尋了許久，也搜尋不出一個解釋，除非是藉此把張媽辭退。張媽在這裏太根深蒂固了。

——我回來在街上看見了一個叫化老婆子，面熟極了，就是想不起來。我想在什麼廟上見過。你們說那個廟呢？

這疑問在秦太太的腦內一陣一陣地汎上來。繡雲覺得母親真出奇，怎麼會想到這個。母親的誠摯的熱切的聲調很傷她的心；母親這次

實在傷了她的心。她的心上不好過，漸漸有些不耐煩。她跑來坐在牀邊。她的舉動的輕忽惹起母親的懷疑，眼睛隨過去，詫異自己怎麼會得罪了她的大女兒。她這番話沒有一句關聯繡雲的，她納悶繡雲爲什麼忽然透出膩煩。她睜大了眼睛，想不出她說過一個關礙女兒的字。

——媽！我這件衣服還短一個底襟哪。張媽剛纔講的。我不信。你瞧，可不短了點兒！

繡雲回身摸着鋪在牀上的衣料。秦太太微微地驚住；現在她清楚女兒爲什麼忽然不高興了。她趕忙站起，走到牀邊，檢查着。她奇怪起來。

——怎麼的！可不是短了一塊衣襟！這不是昨天都剪好了的，張媽？

——是呀！我也說哪！

張媽也糊塗上來。

——那怎麼能短一塊呢？

繡英也圍向牀邊。

——難道是賊偸去了？

舅父的突兀的疑問使大家不其然而然地轉身望着他。張媽覺得這位舅老爺講話怎麼這般爽氣！而且這明明對她是一種挑戰似的侮辱。難道是她偸去的不成？這還有誰可以誣賴？她必須向太太表明心迹。

——太太，這可得……

有人在暗中使力揪她的後襟。她回過頭，遇着二小姐的水晶似的焦急的眼風。她退後一步，捺住她的寃抑。

秦太太搖搖頭，沈住神想着。

——這是上午我取出來擱在牀上的。昨天剪完了，我就連那件夾袍子包在一起。也許還在原來的包袱裏頭。

她走到牀旁的夾間，從箱櫃上取下一個白布包袱。她把夾袍抖鬆開，那件遺失的底襟從裏面飄飄搖搖地落下地。

——這不是我就說哪！張媽也不打開包袱看看，惹人這個着急。

張媽的心上很輕鬆，向舅老爺那裏驕傲地瞥了一眼。只要她不是賊，太太說她什麼她都不在乎。繡雲高興起來，非常感謝母親。她扯住母親坐在她的身旁，用手把包袱連衣料往牀裏一推，彷彿牠們在她的心上已然失去她的顧戀。張媽傴下腰，一件一件地收理。

——你一直從洪家回來的，不是？

舅父想從姊姊那裏知道她是否還有其他的拜訪。他明白她早忘掉他的事情，然而他究竟願意清楚一切——一切於他是這樣地模糊。秦太太沒有猜出他的弦外之音。她倚住女兒的肩臂，是這樣地愉適，這樣地幸福。她盼望女兒將來同她一樣地愉適，一樣地幸福。這樣的日子在她是不多的。

——我一直從洪家回來的。

她優柔地答着。然後她計算着明天早晨應該到市場買些什麼菜，那幾樣菜是女兒愛吃的；那幾樣菜趙媽做來拿手，可以端上席面。

——你沒有見到陳家那學生嗎？

——哦！見到的。

她輕快地答着。她回想起一下午的事情。

繡雲曉得自己的臉飛紅上來，而且心跳了一下！這……這……這是這樣地出其不意，雖然舅父的口氣再自然沒有。舅父是不該問的；母親是要等到女兒臨睡時悄悄地，甜甜地和她談起「陳家那學生」的。舅父並非不該問，然而當着她的面前，這……這自然另是一回事。而且張媽忽然從牀上直起身，向她這邊望着。而且妹妹向她含着笑，擠着眼，這該殺的！她不得不把臉藏在母親的背後。但是她很快樂；在她的羞澀裏，她感到她的雋永的快樂。這……這是這樣地好！不——不！不是她的意思是舅父這樣，這樣地好！舅父真可憐，天天催着母親代他謀事，情急得也真難受。她得替舅父張羅張羅，母親要是忘了，她記住代舅父提醒母親，舅父每天那樣地無精打采！她忍不住在後面推起母親的肩膀：母親說起陳少爺，好像……沒有完的樣子。

——要不是他舅媽說，我差點兒認不出來；我記得照片上的像貌，圓圓的臉，黑黑的眉毛，眼睛帶着神，鼻子不算低，前額寬寬的，一副大大方方，有福氣的模樣。他那張像穿着青制服，有一個黑紐子還發白，繡英還疑惑是白紐子補上的。真要不虧洪太太嚷，我走進堂屋簡直不敢認他。那孩子變了，我心裏想；可是怎麼變法，怎麼同像片不一樣，當着他面前，倒弄得我想不上來，反正我心裏覺得他變了。我越看越覺得他變了。

她加重語氣地演述着。其實不是她當時越看越覺得他變了，是她現在越想越覺得他變了。

——我怕你老人家把人家孩子看臊了也難說。

繡英笑着說。

——沒有的話！人家孩子穩穩重重，念過書的學生，坐在那裏有模有樣，問一句答一句，不問不言語，那禮行纔叫好哪。

繡英站起，過去捻亮電燈，然後指住姊姊笑起來。

——看姊姊！她臉穠紅哪！怪事！媽說陳家少爺，礙姊姊什麼事，用得着這麼害羞。

繡雲忽然用手搖起母親的背；大約搖重了，秦太太轉回身，推搡開她，同時笑着，譏諷起繡英來。

——你明兒就別害臊，哈哈，你明兒就別害臊！

繡英揚起頭。

——我明兒自己挑，還不要爹娘說的哪！

全屋都哄笑起來，愉悅在五十支燭的電燈光下洋溢着。但是繡英立即後悔她的疏忽，急忙搜索着姊姊的面孔，唯恐這句話傷了她的心。她記起姊姊告訴過她的真切的衷腸。那次還有朱小姐；姊姊委婉地說，自己太柔弱，是過去的人物，但是朱小姐同繡英纔可以掙扎的。但是姊姊今夕好像沒有感到這層，臉上映出欣快的焦切的喜紅的顏色。

——陳家少爺的臉纔叫白哪！太白了，我覺得牠太白，和錫箔一樣，大半是用功用壞的。他說他暑假後要另換一個好點兒的大學，去年來

晚了，他沒有趕上考。他臉上黃黃的，一根血絲也沒有，又那麼瘦，簡直不像照片上肥碩的樣子。說起也怪，等我到了他後面自己的屋子，覺得他和照片上也差不了許多，簡直沒有什麼區別。前額寬寬的，鼻子不算低，眼睛帶着神，頭也仰起來了，黑黑的眉毛，圓圓的臉，就是瘦一點兒，顏色有點兒不正。我看他靠窗的書桌兒上還擱着幾本書，有一本外國書打開了放在正中。他後來也沒有跟我到前院來，說他還得預備第二天的功課。我心裏想，眞是書呆子！丈母娘來了也不知道巴結巴結。可是我也不願意他來，你們曉得我還要同他舅媽說幾句別的話。他舅媽讓我早點兒把婚事主張了。我想也是的。那孩子太用功了！我怕這樣子用功下去鬧出一身病也難說。這裏又缺個親人照護。

張媽明白這又該她加一句話，結束全文。

——太太這丈母娘也眞少有，姑爺也不知那兒修來這好福氣！

秦太太快活地誇遜地放聲笑着。但是繡雲忍住笑；她有些討厭張媽，於是吩咐她道：

——張媽，你還不到廚房去！幫趙媽把飯開上來，這也該是時候了。

舅父看着張媽唧唧噥噥地走出去，覺得全屋只有繡雲一人有眼色，識大體。他開始覺出他的疲倦有些休息過來。他立起來，伸伸懶腰，然後換一把椅子坐下，縮短他同她們的距離。

——可是他們新搬的這房子，我卻眞不歡喜！那條胡同窄極了，出入都不方便，夜裏還得人擔心。還有那孩子一個人住在後頭兩間大屋子，說是清靜他好用功，房子座南向北，我總覺得太森人。地上潮得那麼濕，你們看他！他怎麼能有血色呢？這些地方總要算洪太太的不好，可是我也不便開口。那怎麼能說出口呢？人家總是甥舅。可是前院又留着一個不三不四的學生，說是朋友介紹來的，沒有法子推出去。

繡英把沙發扯近鐘邊，似關心非關心地喃喃着，漸漸興奮起來，聲音變大了。

——我就不歡喜洪太太！她嘴裏說到這兒，眼裏瞧到那兒，這種女人心計不知多麼刁毒，住在一起總不好相處。陳少爺單住在後頭總算聰明。我看陳少爺也要算有心計的。這層媽倒不能怪人家。

秦太太看着鐘門，也不用力來辯護自己，好像想起別的事情。

——我也沒有怪人家。飯怎麼還沒有好，該是時候了。我倒說，繡雲，那個叫化老婆子的臉模熟極了，奇怪我再也想不起來。那一定是在廟上見的。

繡雲躊躇着；母親從沒有這樣瑣碎過。她連想都沒有想，衝口答道：

——是護國寺罷？

母親緩緩地搖着頭。

——要不是呂祖廟。

母親這次沒有搖頭，但是從她的不做聲，發直地看着鐘門，就可以覺出繡雲仍然沒有猜對。那怎麼能殼猜對呢？連秦太太自己也破不出她那個謎。

（留）（未完）

# 雷哀 錫耳維埃〔小說〕〔續第一號〕

（俄國 V. Brussof 作）

沈餘譯

## 四

那天以後，瑪利化更多的時間觀看這浮雕。她弄一些點心和一個火把，帶在身邊，那麼，她就可以在這地下宮多留數小時，她簡直把這地下宮當作自己的家了。她躺在這細密托女兒雕像前面的陰冷光滑的地上，借著她的樹脂火把的微弱的光亮，她凝視著這個睡在神聖的洞窟裏的瘦弱女郎的雕像，往往至數小時之久。一天一天的過去，瑪利就一天一天的更加認明她自己是出奇地和這位古代的貞女相像，而且在她的夢幻中漸漸地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書手魯福斯的可憐的女兒瑪利呢，抑是阿爾巴隆伽國王的女兒不幸的伊利亞了。她常常自稱爲雷哀·錫耳維埃。躺在這浮雕的面前，她常常幻想到也許天神馬茲會出現於這新的神聖的洞窟而且由於他們的神聖的擁抱，她將孕育孿生子綸繆拉斯和利瑪，而這一對孿生子將來就是「不朽之城」的創業始祖罷。自然，她不得不以身殉——被淹死在台伯河的濁水中——但是瑪利豈是怕死的麼？躺在那浮雕前這樣夢想著的她時常想的睡著了，於是就夢見正是那位天神馬茲的異常美麗的尊顏和他的神聖的使人酥醉的擁抱。而當她醒了來時，她簡直分不清這到底是夢呢，抑是眞實。

時已在酷熱的七月，午時羅馬城內的街道空無一人，就像剛正經過了土鐵揉蠻王的恐怖劫掠。但在那地下宮，卻是潮溼而陰涼。瑪利依舊每天到那邊去，照例溫習她的甜美的夢境，照例是在伊利亞的雕像前，——這雕像的伊利亞躺在那裏也是正在夢會著前緣注定的天神馬茲罷。於是有一天，躺在那裏打一個瞌睡的時候，正當她又委身於神馬茲的熱烈的愛撫的時候，突然有什麼響聲驚醒了她了。她睜開眼來，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失神地向四下裏看。借著她插在石縫中的小小火把的光亮，她看見她面前站著一位青年。他身上穿的，並不是雄糾糾的鎧甲，而是那時候貧苦的羅馬人常穿的服裝；然而，他的面貌卻十分貴相，而且在瑪利看來是美麗驚目。好一會兒，她驚訝地看著這意外的神靈顯現，——看著這個闖進了這座迷宮的男子，她早以爲除了她自己更無第二人知道有這地方。隨後，霍地坐了起來，瑪利很坦直的問道：

「你來了麼？」

青年微笑了，安詳而且迷人的微笑，用另一句問話來回答。

「可是你是誰呢，姑娘？是這宮的神靈麼！」

瑪利的回答是：

「我——是雷哀·錫耳維埃，供奉竈神的貞女，國王紐密托的女兒。你是不是天神馬茲，特來找我的？」

「不，我不是神，」青年不承認。「我是一個凡人，我的名字是阿伽比忒，而且我到這裏來並不是找你。可是這都不相干，我喜歡見你，祝福你，紐密托國王的女兒」

瑪利請這位青年坐在她身邊，他立刻同意。於是他們倆，年青的男子和姑娘，並排坐著，在潮溼的地上，那洛皇帝的深埋在地底下的金宮的華貴的大殿裏。他們互相凝視著，不知道話從那里說起。後來瑪利指著那浮雕給青年看，而且開始告訴他關於那位不幸的供奉竈神的貞女的一切傳說。但是青年打斷了她的敘述。

「這我知道的，雷哀，」他說，「可是眞奇怪！浮雕上那位女郎的面貌當眞十分像你。」

「就是我呢！」瑪利回答。

她的語氣是那樣自信，所以那位青年被弄昏了，惘然不知道在那里想些什麼。但是瑪利溫柔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開始委宛地幾乎怯生生地說：

「不要否認了——你是天神馬茲扮作了凡人的。可是我認得出來。我盼望你許多時候了。我知道你會來的。我不怕死。讓他們把我淹死在台伯河裏罷。」



好久好久，這位青年靜聽著瑪利的不連貫的話語。四周圍都是怪異的。這地下宮沒有一個人知道，住在這裏的那些華貴的殿堂內的，只有蜥蜴和蝙蝠。還有這空廓落落的大殿的陰暗，僅僅被兩支火把的微光所照明。還有這叫人難猜的女郎，相貌很像那古代浮雕上的雷哀·錫耳維埃，並且又是滿口的胡言，但在這那洛皇帝的深埋地下的金宮中，也就異樣地鮮豔觸目。於是這位青年覺得他在進入這地下宮以前所曾經驗的汚穢粗野的現實生活都已化為一陣輕煙，正像一個曙夢在清晨時消失了。再過一會兒，他光景一定會相信自己當眞是天神馬茲，而且在這里遇見了他的所愛，供奉竈神的貞女伊利亞，國王紐密托的女兒。用了極大的自制力，他這纔打斷了瑪利的話語。

「親愛的小姑娘，」他說，「請聽我說。你把我認錯了。我不是你所說的那個人。我把全部的眞情告訴你罷，阿伽比忒不是我的眞名。我是峨特人，我的名字實在是塞湼達。但是我不得不隱瞞我的出身，為的如果被人家知道，我就沒有命了。難道你聽不出我的口音不是羅馬人麼？當我的同種人離開你們這城的時候，我不曾跟了去。我愛羅馬，我愛羅馬的歷史和傳說。我願意住在這里，並且死在這『不朽之城，』這曾經一度屬於我們的城。所以現在，用了阿伽比忒這名字，我在一個製造兵器的店鋪裏做工；白天我做工，到晚上，我在城裏遊玩讚賞那些還沒有被燬壞的古蹟。因為我知道那洛的金宮是建築在這個地點的，我找得

了這地下宮進來賞玩這往日豪華的殘存。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已經把全部真情都告訴了你，而且我並不以爲你會害我，爲的你只要漏出一個字就很可以致我於死。」

瑪利靜聽著塞渥達的說話，、不大相信而且不滿意。略一凝思以後，她說：「爲什麼你要騙我呢？爲什麼你喜歡扮作一個峨特人？難道我看不見你的頂上圓光麼？馬兹•格拉迭福司呀，在別人，你是一位天神，在我，你是我的愛人呀。請不要愚弄你的可憐的新婦，雷哀•錫耳維埃！」

塞渥達對著這位說了那麼許多傻話的女郎又看了好半晌，而且開始猜想瑪利是有神經病了。而當這猜想兜上他心頭的時候，他就在心裏對自己說：「可憐的女孩子！我決不利用你這無保護的狀態來佔你的便宜，這不是一個峨特人所做的。」於是他溫柔地挽住了瑪利，對待一個小孩子似的和她說的，也不再違忤她的奇異的幻想，簡直的自認他是天神馬兹了。在半暗中，他們倆並排坐了許多時候，並沒有過一次親嘴，只是談著而且夢想著將來的羅馬，他們倆將來的孿生子緇縵拉斯和利瑪建設起來的羅馬。後來，火把快要熄滅了，於是塞渥達對瑪利說：

「親愛的雷哀•錫耳維埃，時光不早了。我們總得離開這裏呵。」

「但是明天你再來麼？」瑪利問。

塞渥達瞅著這位年青的女郎。他覺得她是出奇地可愛了，那樣瘦小的一半孩子氣的身段，兩頰的肺病的紅暈，深湛而烏黑的眼睛。他們的相會在這地下宮的陰暗的大殿中，在那無名藝術家的珍罕的浮雕前，就有一種說不出的魅人的幽趣。塞渥達很願意再經驗一次和這個可憐的神經病女郎的奇異的會晤。他回答：

「咸，小姑娘，明天這個時候，我白天的工作完了後，我再來這里看你。」

手攜著手，他們走向出口去。塞渥達帶得有繩梯。他扶持瑪利爬上那進入這地下宮的孔道。當他們到達了平地時，天已經黑了。

在分手前，塞渥達看定了瑪利的眼睛，再說一次：

「記好呀，姑娘，你一定不可以對人說起碰到過我。這是要送了我的性命的呢。明天再見罷。」

他首先鑽出洞來，而且一轉灣就不見了。瑪利慢慢地走回家去。即使那天晚上湊巧她和父親有一次談話，那她也不肯告訴父親說是馬兹•格拉迭福司終於找她來了。

## 五

塞渥達不欺騙瑪利。第二天傍晚，他果然再到金宮，到了那代表著馬兹和雷哀•錫耳維埃的浮雕前，瑪利早已在這裏等候。塞渥達帶得有些麵包和乾酪，還有一點兒酒，於是他們在那洛金宮這華貴的大殿裏一同喫了夜飯。瑪利又高聲講述她幻想中的古代生活的美麗，諸天神聖英雄，皇帝夾雜著她的神遊玄幻時自己所經驗的故事；但是塞渥達呢，臂挽着女郎的瘦腰，溫柔地拍她的手或是她的肩，玩味她的一對

深黑的眸子。於是他們又巡遊那些空闊的地下殿堂，將他們的火把的熊熊之光灑遍那些希臘羅馬的天才藝術家的偉大作品。當他們分手時，他們又堅約明天再會。

從那時候起，天天如此，塞濕達挨過了他在製造兵器店裏的那些乾燥無味的工作，——替駐紮在羅馬城裏的皮贊廷戍兵製造或修理頭盔，矛尖，和鎧甲，他就出去私會那個自以爲是供奉竈神的貞女伊利亞再世復活的奇怪女郎。對於他，這位女郎的柔軟的身體，以及他的半傻氣的使他願意傾聽數小時而不厭的話語，都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他們共同探索這地下宮的一切的殿堂，複室，迴廊，他們搜遍了每一個角隅；他們共同狂歡地欣賞著每一個新被找見的石像，每一個新被注意到的浮雕，而且差不多天天有這些意外的發見使他們的靈魂充滿了新的狂喜。一天又一天的，他們生活在無可再加的幸福裏，——欣賞著美術品，站在一件新被找見的大理石雕刻前驚喜出神，這雕刻也許是普剌克息忒利的作品，也許是一對青年男女偎倚著擁抱著沈醉在聖潔而有福的接吻裏。

不知不覺地，塞濕達也把那洛的金宮當作自己的家，而且瑪利成爲他在世界上最貼心最親愛的人了。怎麼就會存了這樣的心，塞濕達自己也不懂。但是他覺得他在地上的時間都是過的厭煩而勉強，只有他和雷哀·錫耳維埃在地下，在這古代皇帝宮內所過的時間，纔是眞正的生活。數個白天裏，這位青年人若不可耐地挨着，等候到了他終於能夠離開銅盔和鐵槌鐵錯的那時刻，他就藏了繩梯在衣服內，趕快到厄斯顧來因山脚赴他的幽會去了。塞濕達是只爲了這些幽會在過著日子。如果問他究竟瑪利有什麼好處使他這樣傾倒，那他也覺得難以回答罷。可是沒有了瑪利，沒有了她的樸質的話語，沒有了她的奇異的眼睛，——那麼，他的生活就似乎空虛而且缺憾了。

在地上，在那個修理兵器的店鋪裏，或是在他自己的從一個教士那裏分租來的可憐的小臥房內，塞濕達便能夠清醒地思忖。他會對自己說，這所謂雷哀·錫耳維埃是可憐的神經病的女子，而且他自己的給她那些有害的幻想作證實，也許是不應該的罷。但是當他進入了金宮的冷濕的神秘的暗陬，這個塞濕達簡直什麼都變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靈魂都變了。他變成另一人了，既不是鬧熱的羅馬城裏的他，也不是冶鐵旁叢人的惡氣味裏的他。在那邊金宮裏，他覺得自己乃在別一世界，在那邊，當眞是國王紐密托的女兒，供奉竈神的貞女伊利亞，以及幻形爲峨特青年人的天神馬茲，兩者都可以遇到。在那邊這世界裏，一切事都可能，而且一切奇蹟都不足怪。在這別一世界裏，古代還是活著，而且古代詩人們的寓言是一步一步地清清楚楚地在實現著。

並不是塞濕達十足相信瑪利的幻想。但當對著什麼古代皇帝的造像，瑪利開始講到曾在公會場遇見這皇帝並且和他談話，那時，塞濕達便以爲像這一類的事當眞會有的了。當瑪利講起她的父親國王紐密托的富豪，塞濕達簡直以爲是實話。而且當她幻想到未來羅馬的光

榮，——新的輪繆拉斯和利瑪將來建設了的未來的羅馬，那麼，塞淵達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發展這幻想也講起這「不朽之城」的新勝利，牠的新領土的獲得，以及新的威震寰宇了……於是他們共同想像那些未來的統治著他們這城的皇帝的名號……瑪利常常自稱為雷哀·錫耳維埃，而稱塞淵達為馬茲，而聽得慣了的塞淵達有時亦居之不疑地自呼為這位古代羅馬的戰神了。而當他們倆，一個青年男子，一個妙齡女郎，被黑暗和珍奇的藝術品所麻醉，被他們的互相偎依和奇異的半傻氣的夢想所麻醉的時候，塞淵達便幾乎覺得當真是奧林比亞神的聖血充滿在自己血管裏了。

又是幾天過去了。在相識瑪利的最初，塞淵達曾經自許不侵犯這位神經病的女郎，不因她的神經不健全和無保護狀態而從中取利。但是每一次新的晤見總是種種方面使他更加難以遵守他自己的話。和這女郎每天見面，他已經滿腔青春熱火地愛上她了，每天和她在這冷僻的地方厮守著許多時候，在半黑暗中，摸索著她的手和肩項，貼近著她的臉龐，感得她的呼吸，和她親嘴；——這，這僅因塞淵達的每天加強地自制這纔不曾熱烈地擁抱了她，這纔不曾用了馬茲麻醉那第一個貞女那樣的溫柔昵愛來麻醉了她。瑪利呢，不但不迴避這些溫柔昵愛，並且好像簡直是在追求，她把身體偎倚著他，用她的全身心在誘惑他。當塞淵達和她接吻的時候，她偎在他的臂上；當他們觀賞石像和繪畫的時候，她自己把胸脯緊貼著他的她似乎時時在用她的大而黑的眼睛探詢塞淵達，似乎在問，「什麼時候給我呢？」「是不是快了呢？」「我耐不住再等候了呀。」塞淵達則在自己心裏問自己，「——當真她有點瘋癲麼？那麼我也是瘋人了呢！可不是我們的瘋癲比別人的理性生活有味些兒。為什麼我們一定不許我們自己享受戀愛的無上快樂？」

於是必然不可免地要達到這最後完滿的一步。瑪利和塞淵達的新婚洞房就是那洛皇帝這金宮的一間最華貴的大殿。那樹脂火繩，燃燒著而且擱在一座雕作邱匹德（戀愛神）像的古銅燭臺裏的，是他們的結婚華燭。有大理石神像，普剌克息忒利的作品，高坐在他們的莊嚴的壁龕裏，莊嚴慈祥地瞿然垂視，祝福這一對青年人的百年之好。他們定情時的第一聲情熱的呻吟驚破了這地下宮的無邊寂靜，他們燕婉後的蒼白的臉色也被這地下宮的神秘的晦暝所掩蔽。沒有莊嚴的喜筵，沒有結婚歌，但是過去千百年的光榮和威權籠罩著他們的新婚橫陳，在這一對戀人看來，似乎那裏的灰土塵埃都比皮贊廷人臥房裏的天鵝絨被褥更柔軟更合意。

從那晚上起，瑪利和塞淵達成了戀人他們的輕談中夾著無窮的癡愛嬉戲。他們傾心瀝膽，他們山盟海誓——幾乎全是些癡情的癡語。他們又週遊這金宮的空殿堂，現在他們卻不像從前那樣只是顛倒讚嘆著那些繪畫和石像，大理石牆壁和鑲木細工的地板了，現在吸引他們，的卻是在什麼新的房間裏也許有他們倆躺下來再擁抱再狂歡一度的可能。他們仍舊夢想著未來的羅馬，由他們的兒子再建立起來的

新羅馬，但是這快樂的憧憬現在也被他們的無節制的接吻擁抱的狂歡所掩蔽，在接吻擁抱的熾熱的情緒中不但消失了現實並且也消失了夢幻。他們仍舊自稱為雷哀·錫耳維埃和天神馬雅，但是他們已經變為小小的地上的戀人，快樂的一對，正像千萬年以後生活在地上的熱戀著的千萬萬對一樣。

## 六

在地下宮的殿庭以外，寒涅達從沒想到要會見瑪利，而瑪利亦然。只在那洛的金宮裏，方有他們倆彼此的存在。也許他們在地上還是覿面而不相識罷。在地上，寒涅達也許不復是瑪利眼中的天神馬雅，而瑪利呢，也許在寒涅達看來不復是那樣的神奇而美麗了。當他們結合以後，這位正直的皚特青年誠然對自己說過，他應得找出這位青年女郎的真正親屬，和她結婚，而且在公衆前公開地認為妻室。但是一天又一天，他把這個決心的實現拖延著；要他熄滅了他這正在享有的神仙樣的奇趣，要他把這地下宮的奇遇來掉換平凡的現實，在他是難堪的。也許寒涅達並沒將自己的苟且拖延加以這樣的解釋，但是無論如何他並沒存心想把這些祕密約會的熱烈的快樂趕快告一結束，而且每次和瑪利分離時他總是誓言明天他再來。瑪利所希望的就只是明天他再來；在她這幻夢似的幸福已經足彀了——做神的愛人呀。

「你永遠愛我麼」寒涅達有時間，緊抱了瑪利的柔軟的身體在他的強有力的臂彎中。

但是瑪利總是搖著頭說：

「我愛你到我死的那一天。你是不死之身，可是我不久就要死的。他們要把我淹死在台伯河裏呀。」

「不不，」於是寒涅達說，「那樣的事不會有的。我們一同活，一同死罷。沒有了你，我不願意長生不死的呀。而且死後在我們的奧林帕斯那邊，我們還是照樣的互相愛戀。」

然而瑪利不相信似的望著他。瑪利是希望死而且準備著死了。她所要求的只是一件——延長她的快樂到無可再延的那一天。

寒涅達也曾對自己說，他應得祕密地跟蹤著瑪利，找到她的住處——到她的真正的家裏，見她的父親而且告訴他，阿伽比忒，愛這位青年女郎，而且要娶她為妻。但當分離的時間逼近了時，當瑪利既已聽得寒涅達誓言明天再到這金宮，於是就像一個淡影子似的沒入蒼茫暮色中而不見了——青年寒涅達只好把那件事再延擱下來。「以後再說罷」讓我們再算作雷哀·錫耳維埃和天神馬雅再會「一次罷！讓這神話依舊繼續下去罷！」於是他回家去，回到他從教士那里租的小房間，整夜夢著他的愛人，而且以回憶的新快樂來自己慰藉。並且寒涅達從沒向任何人問起過這位古怪的大黑眼睛的女郎。雖然羅馬城裏幾乎每個人都認識這瑪利，實在呢，寒涅達也不願意再多知道她的身世，他所已經知道的亦就很彀了——她是供奉竈神的貞女伊利亞，她是每晚上很可愛地等候他在那洛皇帝的地下宮的地下室。

但是有一天瑪利直等到深夜空等著塞漫逢;這年青人沒有來。憂衰而煩慮著瑪利只好回家。自從她把身體給了塞漫逢以後,她的神經稍稍比較的清楚些了,因而她能彀自慰地設想一定是什麼事纏住了塞漫逢使他不能來。可是第二天這位青年仍沒有來,又一天,也沒有來。他突然完全消失了,瑪利徒然在指定的地點等候著,一晚又一晚,一天又一天,——她等著,焦灼失望垂淚,她禱求古代的神,用她的母親從前教過她的祈禱詞;卻是她的眼淚和祈禱都沒有回答。和從前一樣,神們在壁龕中浮著莊嚴慈祥的微笑;和從前一樣,這古代皇宮的宏壯殿堂閃耀著壁畫和鑲木細工的地板,然而在瑪利這金宮突然變成空虛而且可怖了。突然從祝福的樂園,從洞天福地的伊理稷安變爲殘酷的痛苦的窟穴,變爲黑暗的地府,只有悲慘和冷寂,不可耐的憂哀和不能忍的苦痛了。帶著病態的希望,瑪利和從前一樣天天到那地下宮,但現在她不是去享樂,卻是去受難。在那邊等待她的,是數小時的空盼望,是她的已失的幸福的可怕的殘跡,是她的無可排遣的長新的淚痕了。

最慘酷最痛心的是在那表現著雷哀·錫耳維埃睡在神聖的岩窟而天神馬森正在走到她面前的那座浮雕。一切的回憶來拉瑪利走近這浮雕,然而一走近了時,最難忍受的悲哀便壓碎了她的靈魂了。她總是仆在地下。她的頭撞打那紋石鑲嵌成的地面,她閉了眼睛不敢看那位神的喜氣洋洋的臉龐。「回來呀,回來呀!」她狂亂地反覆說。「回來一次也好神呀,不死的聖呀;可憐我的苦痛能讓我再看見你一次罷。我還沒有告訴你一切,還沒有把我的一切溫柔情熱都給你呀;我一定一定要在我活的時候再看見你一次。見了以後,我願意就死,願意讓他們投我在台伯河的水裏,我不抵抗。可憐我罷,我的神呀!」於是瑪利又睜開了她的眼睛,在火把的微光中,她可以看見那座雕刻的神像的不受感動的面孔,於是她的突然失去了幸福的回憶又壓碎了她,於是她又一次號哭,又一次沈慟昏迷。於是她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是天神馬森當眞來愛過她呢,究竟她的生活裏是否當眞有過那麼一段完全快樂的日子呢,抑這一切都不過是她所幻想出來的千百種夢幻之一哪。

她的盼望一天一天的變成了失望。每天她回家時總是更苦悶,更沮喪。有時她的靈魂微露一線的清醒,那時她依稀記起了從前塞漫逢對她說過的關於他的身世了。於是她就徘徊於羅馬城內各街道,借了種種的藉口她就向所有的製造兵器的店鋪內窺看,但是沒有一處她遇見了她所找求的他。將她的悲哀,她的消失了的快樂對什麼人訴說罷,在她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會有人相信這位可憐的瘋瘋癡癡的女郎的故事——每個人將以爲又是她那雜亂的想像的新迷惘呀。因此,瑪利獨自孤守著她的悲哀和她的失望,她的母親呢,亦不過愀然搖頭,當她看到瑪利變成更瘦更衰弱,她的兩頰更陷落,她的眼睛更加冒出火焰似的發赤,而且有一種更加異樣的可怕的反光。

但是日子依然無情地過去了,一天又一天,——爲了那可憐的瘋瘋癲癲的女郎,也爲了那殘破的不朽之城,也爲了那有一個新生命正

在慢慢地生長的全世界。日子過得很快；查士丁尼奏捷了他對於殘存的峨特人的最後的勝利，倫巴人計畫了他們的意大利攻略，教皇秘密地鍛冶好了那個將來會把羅馬和全世界聯結起來的鎖鍊上的一環，羅馬人繼續過他們的貧困的被壓迫的生活，卻是有一天瑪利終於知道她已經有了孕了。使天神馬雅特地從他的奧林帕斯下凡來的供奉灶神的貞女當真·錫耳維埃現在開始覺到她自己身體內的新生命的跳動了——難道這不是那一對孿生子，不是那將來必然要建立新羅馬的新綸繆拉斯和利瑪麼？

瑪利不把她所感覺到的告訴任何人，父親也不，母親也不，這是她的秘密。但是因這發見，她反而怪樣地心定起來了。她的夢想既已完全證實。她必須生下那建立羅馬的一對，然後等着死在台伯河的濁水裏。

## 七

老魯福斯家裏有時來了些客人，一位是鄰居的商人，在公會場上賣廉價的婦人裝飾品，又一位是銅匠的兒子，曾經向瑪利求過婚，又一位是沒有地位的雄辯家，早就無從施展他的本領，此外幾位都是窮喪了志氣的人，每天沒精打采地過日子，見面譚起來總是抱怨他們的時運不濟。他們喝着濁酒，嚼一些大蒜頭，在他們抱怨命運的譚話中，他們也悄悄地說着皮贊廷統治的不得人心，怨恨那位代替著走了的閹將軍那錫士的新來的軍官的不近人情的需索。佛羅綸蒂阿伺候客人，替他們倒酒，聽得那位老雄辯家的褻瀆神聖的話語，她就用手指劃十字。

有一次，這些客人聚會時，瑪利也坐在房間的一角，爲的是這天她比平時早些回家。誰也沒有注意她。他們早就看慣了這位不聲不響的姑娘，而且他們早就以爲她有神經病。她呢，從來不加入他們的譚話，也沒有人對她說一句話。她憂悒地垂頭坐着，從不動一動，顯然她並沒聽到喝酒的一夥人的譚話。

這一天，他們特別講到那位新來的軍官的嚴酷。但是銅匠的兒子卻自告奮勇地替軍官辯護。

「我們也須想到，」他說，「在目前這時候，嚴刑重法也是必要的。城裏還藏着許多奸細。蠻人也許又要來攻打我們。那時，我們也許要再受一次圍城的苦痛。這些可惡的峨特人當初要性命逃出了這個城的時候，把他們的珍寶都藏在城裏各處。現在，他們先一個後一個的喬裝了，偷偷地混進城來，掘出他們藏著的珍寶，悄悄地運走。這種人就非捉不可，而且決不能寬容他們；不然，羅馬人的財物要被他們偷光了。」

銅匠的兒子這番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開始質問他了。他立即把他所知道的關於羅馬城裏各處的峨特人的寶藏，以及逃得性命的峨特人怎樣努力想掘出來偷了走這些事，都說出來了。末了他加著說：

「就在不多幾天以前，他們捉到了其中的一個。他正在爬上厄斯廓來因山，那邊地上有一個洞。他有一條繩梯。他們捉住他，帶他到軍官那裏。軍官允許饒他的性命，如果他能夠確實指出藏匿珍寶的所在。可是他倒頑強，不肯說。他們給他刑法，但是打不出什麼來。於是他們就打

他到死。」

「那麼死了麼？」有人問。

「當然死了呀，」銅匠的兒子說。

突然一個意外的啓發，在瑪利的擾亂的意識中燃明起來了。她霍地站得直挺挺地。她的大眼睛睜的更大了。雙手按在胸前，她顫聲問：

「他的名字叫什麼，名字是什麼……這個饒特人的？」

銅匠的兒子是原原本本知道這件事的。所以他立刻回答說：

「他自稱爲阿伽比忒；他做工的地方離這裏很近，在一個製造兵器的鋪子裏。」

於是一聲狂叫，瑪利面向下的仆在地上了。

• • • •

瑪利病了好久，幾個星期。她病了的第一天，小產下一個孩子，可憐的一團肉塊，說不上是男孩或是女孩。佛羅綸蒂阿雖則是硬心腸，倒底愛自己的女兒的，當瑪利病的人事不省的許多天中，她的母親看護她，而且從沒離開她身邊。她請來了一位產婆和一位教士。而當瑪利終於清醒了時，佛羅綸蒂阿滴眼淚，卻並沒詛駡她，只是忍不住地落眼淚，並且緊緊地抱住了她的女兒。她的爲母的靈魂已經聖化了一切。後來，當瑪利好了些時，她的母親把經過的事都告訴了她，而且並不責備她。

瑪利靜聽着，異樣的不相信。怎麼雷哀·鍋耳維埃能够相信呢，既經她是被神們的意志所命定要生下那一對攣生子綸繆拉斯和利瑪？既若不是她悲痛過度，那就是她對於從前的夢幻的信仰乃更甚於現實了——聽到了母親的一番話的她，不過輕輕地無力地搖頭。她想來，她的母親是在哄她，想來是當她病的時候她生了一對攣生子，而且被他們拿去裝在柳條籃裏投入台伯河了。但是瑪利知道有一頭狼會找到這一對攣生子而且哺育他們，因爲他們必然是新羅馬的建立者呀。

當瑪利還是病弱到不能擡頭的時候，自然沒有人會詫異她的總不回答別人的詢問，而且整天沒有聲息，既然不要什麼吃喝什麼，亦不說半句話。但當她略略復原些了，而且有力氣在房裏蹀幾步的時候，她仍然是不聲不響，在她的靈魂裏藏著什麼珍貴的思想。她甚至不願意再和她的父親開譚了，而且她又不喜歡聽父親朗誦古詩人的佳句了。

終於，有一天早晨，當她的父親出門辦事，她的母親上菜場去了的時候，瑪利意外地失蹤了。沒有人看到她離家。也沒有人再看見活的她。但是過了幾天以後，台伯河的濁水將她的屍身冲到岸旁。

可憐的女郎呀！可憐的破壞了誓言的貞女呀！人們也許會相信，當你發身躍入台伯河水的冰冷的懷抱時，你光景還在確信你的孩子們——攣生的綸繆拉斯和利瑪，那時正在吮吸牝狼的溫暖的乳汁罷，而且你還在確信將來有一天你的孩子們將築起未來的不朽之城的壘壁罷。如果在你臨死的那一瞬間你會無懷疑於此，那你也許是可憐的半破壞的羅馬城裏一切人間最快樂的一位罷，那時野蠻的倫巴人的隊伍已經在阿爾卑斯山那邊開始進攻羅馬的行動了。（完）



# 雞眼如桎梏

足生雞眼、動作爲難、以「加斯血」藥水數滴、點於其上、刺痛立止、並漸自乾枯、一二日內即可剥除、永無後患、數百萬曾受雞眼痛苦者、莫不交口讚譽、

各處藥房　均有出售

"GETS-IT"

Chicago,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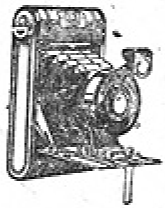
（一）





# 蔡司伊康照相器

——遊覽必攜良伴——



德國蔡司伊康鏡箱製造精良、馳名已久現由本館經理、大小鏡箱存備充足、附屬用品一應齊備、另印詳細目錄及價目單、承索即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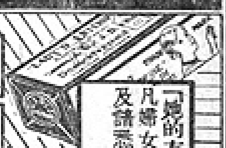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經理



LADY'S FRIEND

# 她的友

節育



「她的友」外用藥片爲避孕最靈效良藥凡婦女體弱血虧不宜生育者均可用之及諸受現代生活經濟情形者皆公認之

（全世界著名西醫介紹）

經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無毒

每盒一元二角
華文說明書函索即寄

石昌洋行

# 女俗叢談

黃石

## 生日之忌

關於產育前後的迷信與風俗，作者曾作過一番比較研究，先後在本誌有所報告，今讀書續有所得，因隨筆錄之，以供參考。

向來抱持「多男主義」的中國人，一旦養了孩子，當然寶貝似的珍惜愛護了。卻不料古人有一種迷信，竟不惜殘害視為至寶的孩子。這種迷信，就是相信初五日——特別是五月初五和二月初五這兩天——所生的兒子，必不利於父母，故棄而不養。西京雜記所載王鳳事，作者在關於產育的迷信與風俗已經引錄，茲不複贅。王鳳的叔父，嘗引孟嘗君事以辨「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一說之謬。關於孟嘗君事，史記有所敍述，孟嘗君傳云：『田嬰子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嬰曰：「五月子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二月五日生子不利於父母的迷信，則見於後漢書張奐傳：「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

按：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中，屢有某英雄誕生的前後，神諭預言此子將來必危及父母，因而將母子放逐，或忍心殺害之事。如大英雄柏秀斯（Perseus）即其例也。但古希臘的傳說，沒有指明某月某日所生的孩子將為父母患。以意度之，這與我國的迷信相類。至我國這種迷信，居然史有明文，則其淵源之遠，流播之廣可知。

張華博物志紀川鄂交界的異俗有云：「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姙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去上齒牙各一，以為身飾。」（據周心如校刊本卷二；湖北崇文書局光緒年刻本「皆去上齒牙」句作「皆拔去上齒牙」。）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亦有同樣之記述，似根據博物志而稍有不同，茲併錄之：「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姙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沈便遂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為身飾。」這裏有兩個重要異點，博物志稱「荊州極西南界至蜀」，據此，即湖北的一部分，當

亦有「猴子」的蹤跡了。而御覽則僅稱「蜀郡諸山夷」，似乎此俗僅限於四川的山居民族。其次，博物志稱「皆去上齒牙各一，」而御覽則謂「皆拔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若所去者只是上齒，何得謂之「各一」？觀此，似乎御覽所記，較爲正確。

按：以嬰兒在水上的浮沈而定棄養，說不定是一種占卜，浮則吉，沈則凶。至孩子長成，拔去他的牙齒，這顯然是「成年禮」(Initiation) 的儀節無疑。現存的野蠻民族猶有此風，澳洲蠻人尤盛行之。

最殘忍的「異俗」，要算越東之人了。博物志云：「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周心如案語云：「駭字宜從廣記作輆。」）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見周刊本卷二頁五。）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引錄此條，除將「駭」字改爲「輆」字外，無稍差別，不具引。

按：這兩種異俗，一經比較，又不「異」了。大家總會記得舊約創世記所載亞伯拉罕要把長子以撒獻祭於耶委那一段著名的故事吧？原來這是「初實祭」的一種，凡植物的初實，動物的頭初之犧，乃至人類初生之子，都要獻給神靈，以示酬恩報本並祈將來的豐稔繁殖。越東之人這種風俗，從「謂之宜弟」這一句話看來，動機與目的，均與初民的「初實祭」相同，故可斷爲同屬一類。至父死則並其母而棄之，也是初民與野蠻人一種通行的風俗，凡死者生時所享有的一切物與人，都一同殉葬，縱不殉葬，也封閉不復動用。開化民族如印度猶有夫死妻殉之風。然則此俗亦不得謂之怪異也。

## 守宮砂

在古書上常見「守宮砂」的名詞，謂女人身上有了這個標誌，便不敢妄作胡爲，蓋守宮砂的消失與否，即爲貞操存亡的明證。方今「淫欲橫流，人心不古」的時代，衛道者每慨嘆守宮砂的製法失傳，無以防閑婦女，致令若輩膽敢踰閑蕩檢，無所忌憚。衛道先生不用煩惱，守宮砂的製法還沒有失傳呢，你們儘可如法泡製。現在我試把這個「秘方」翻錄出來，縱然不敢說「功德無量，」然而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吧。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周校刊本云，御覽此句下有食字）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年（御覽年作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周本卷四頁八。崇文本從御覽多一食字）蜥蜴，硃砂，都不是貴重的物品，製法也不麻煩，衛道先生們，儘可依方泡製。況且漢武帝曾「試之有驗，」當然很靠得住的。這條「功德無量」的方子，不知是誰發明。據張華說是「東方朔語漢武帝，」這個「語」字可以作傳遞解，也可以作發明解，其義不知何指。

按：我中華民族畢竟是「聰明睿智」的民族，不愧爲「軒轅

華胄」能彀發明這個妙不可言，而又極其簡便的方子—洋鬼子就不行。他們在中古時代，也像我們的乃祖乃宗，竭智力來保存婦女的貞操名節，毋使蕩檢踰閑。可是他們的方法很拙笨，只曉得用金屬造一把鎖樣的器具，把女陰封閉起來，只在尿道口留一個小孔，以便排洩，可是不能破壞貞操。這個方法多麼笨！然而比我國的「守宮砂」似乎較爲可靠。洋鬼子這種傢伙，我們可以給牠一個較好聽的名詞，稱爲「守宮帶」。再說，我國的「守宮砂」，恐怕是由「感應法術」的觀念演繹出來的。感應法術的根本原理是：相似因生相似果。蜥蜴又名守宮，今欲婦女「守宮」——謂保守貞操也——故用守宮搗末點之。這是我的推測，對不敢就正於通人。

## 感孕與胎教

古人相信婦人姙娠，可不經性交的動作而得，乃由一種超自然的作用，感而成孕。此種觀念，我名之爲「感孕說」或「超自然授胎說」(The idea of supernatural impregnation)。此種觀念古已有之，至今未滅。此蓋蒙昧時代迷信的遺留。緣初民知識未開，不明兩性的生理作用，以爲宇宙間一切現象，皆由超自然的精靈主使作動，婦人的懷孕生子，實受精靈所感，或精靈投入體內託生。以故雖處女亦可懷孕生子。這麼一來，簡直把性交與姙娠分爲兩事了。我們看現存的野蠻民族，仍不少將性交與產育分而爲二的實例，中國境內的苗猺，也有這種風俗。（參看拙作苗人的婚俗）張華博物志有「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之說，即爲此種思想的表現。

關於感孕說，作者不多時以前已有感孕說的由來一文，論述頗詳，茲復略而言之，以補不足。前篇的舉例，幾盡限於帝王，未及其他。我國古來的大聖大賢，其誕降的事跡，也有不少帶有神怪色彩者。孔子爲萬人所尊仰，而史記乃大書其野合而生，僅言禱於尼丘而得，故名之爲丘，字之仲尼，沒有什麼怪異。史記孟子列傳，亦無怪異之事，惟孟譜卻又裴遞孟子誕生的神奇之跡，其說云：——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里巷皆見有五色祥雲，覆孟氏居。

這究竟是不是感孕，不易斷言。按文義似乎孟母先已有孕，不過臨產時見此異象罷了。但感孕的觀念，常包括神靈於臨產時始投入胎中託生的信念。無論如何，由這一段可見至少有一部分人相信孟子是神人託生的。要是不能把這算做感孕，至少可以叫做「感生」。

道家的祖師老聃，因方士硬拉他做教主，他的事蹟便蒙上許多神奇的情節。關於他的誕生的神異，久爲一般人津津樂道，且多數信以爲實。在正史上，史記正文雖不記此荒唐言，惟正義則採流行的傳說而實之。他引神仙列傳云：

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

又引上元經云：——

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

李石續博文志亦紀其事，不特較詳，且較為神異：——

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長一十二尺。（學津刻本卷二）

以上三說同中有異，第一說謂「流星」入口，第二說謂李母吞自天而下的五色珠，第三說卻說「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到底那一說對，我們不必費工夫去考證，只須知道老子有流星五色珠日精三種東西感孕就彀了。按，相信日月星辰能感婦女使孕，在野蠻羣中不乏其例，民俗學者哈特蘭 (Hartland) 於其所著 Primitive Paternity 卷二，一，二兩章，舉例甚詳，茲摘錄一二以資考證。薩摩亞有一個傳說，謂魚鈎的發明者 Aloaloalela 是一個婦人因受旭日的光華所感，有娠而生此子。Skidi Pawnll 族有一個傳說，謂一個處女，一天晚上開立，她的父母也在她身邊，忽見一顆流星向她衝來，她即受孕，生子，後為此族的大英雄。至吞珠而得孕，我國前有修己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的傳說。在異族我可以舉出阿茲忒克人 (Aztecs) 為例。相傳他們的神，Quetzalcoatal 之母 chimalma，日得一綠玉，吞之得孕，遂生此子，長而為神。這裏所舉的例，都與上舉老子誕生的三種傳說同一典型，可見這種觀念非我國所獨有，也不得謂之方士杜撰的讕言，卻是上古時代及現代蠻人通有的信念。



閩書方域志有一段敍老子西入流沙，復寄形於石榴，拔帝之后食之，感而成孕，生摩尼佛（按即摩尼 Mani，為摩尼教祖。）其觀念與前邊相同，而情節則較奇巧：——

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蘇隣國人，又一佛也，號「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之戊子，寄形㮈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㮈暈者，禁院石榴也。（見卷七）

此中又提及「有化胡經，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蘇隣事。」惜化胡經不可得見，無從參證耳。但婦人食果得孕，卻是初民蠻族一個極通行的信念。試略舉一二以為例證。據哈特蘭云：阿拉伯的婦女信食果即可以致孕，故要得子時，就食某種果實。多斯加納的 (Tuscan) 婦女，如欲得子，則去見祭司，求一蘋果，祭司咒而祝之，婦人吃了之後，相信就可懷孕生兒。凡此，皆感孕觀念的表現，足證此種觀念流行的廣遠，為古代人類共同的信念，非少數人得而妄造的。

俗人不但相信外界的物質能使婦女受孕，即既經懷孕之後，外界的勢力，和孕婦的經驗，對於胎兒的形相，性格，乃至將來的幸福，都有影響。此種古老觀念即所謂「胎教」是也。愚按此種思想與感孕說同屬於一系，或竟是根據感孕說演繹出來的。蓋初民由臆度推想，精靈入了人體之後，尚未成形，或既已成形，而尚未有靈魂，故孕婦的一舉一動，及其由外界感受的經驗，當然影響胎兒，且當胎兒發展到某個程度時，外

界的精靈，善惡俱有，包圍孕婦的左右，伺隙侵入胎中，爲胎兒之魂。所以孕婦如果不愼，讓惡靈得間侵入，則生子必具惡性，或形體殘缺醜陋。是故野蠻人往往把孕婦禁錮在密室裏，其意不是限制她的自由，乃是保障她及胎兒的安存。又，惡靈極其奸猾，每附麗於食品及其他的用物上，以期得間而入腹中。人們爲防止起見，因令孕婦謹愼食物，及認爲對於胎兒有不良影響的東西，一概禁食禁用。所有這些禁戒與避忌，統可歸納入「胎教」的概念內。「胎教」有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是預防惡勢力的影響和侵入，積極方面是供給善靈進入胎裏的機會。讓我引錄一兩段記載，以供學者參照：——

婦人姙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鳥射，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婦人姙娠，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矣。姙娠者不可啖兎肉，又不可見兎，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見周刊本卷十）

太平御覽分三處引錄此段，惟「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一層，「多指」改爲「盈指」，餘無大別。（見卷三百六十九，百〇七及九百七十九）你瞧，啖兎肉及見兎則生子缺唇，食生薑則生子多指，不明明表出「似因似果」的感應法術觀念嗎？所以我說「胎教」原是初民的法術迷信，後世的聖賢纔把牠理性化了，垂爲訓誡的。洞玄子書中亦有這麽的一段話：

凡女懷孕之後，須行善事，勿視惡色，勿聽惡語，省淫慾，勿咒詛，勿罵詈，勿驚恐，勿勞倦，勿妄語，勿憂愁，勿食生冷醋滑熱食，勿乘車馬，勿登高，勿臨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餌，勿針灸，皆須端心正念，常聽經書。遂令男女如是聰明智慧，忠眞貞良，所謂胎教者也。

這裏只頭尾：兩個「須」字，中間卻連用十六個「勿」字，很像初民「他怖」的戒令公式：「不可做這個，不可做那個。」假如我們把我國之所謂「胎教」的律例，與初民及蠻族所加於孕婦的「他怖」比較一下，其意義就豁然明瞭了。

作者近年頗耽於民間禮俗的研究，頗有追尋一切禮俗的起源和意義的野心，尤願用人類學的比較法檢察我國聖賢傳授的禮法規例，與現行的民間風俗。但我國民俗學研究尚未萌芽，而所謂「禮教」「禮法」這些東西，絕無專書記載，卻散見於羣書之中，學者極難檢討。近年讀書，偶有所見，卽隨筆記錄，以爲系統研究的準備。本篇摘錄劄記的一部分，以供學者共同研究。因其屬於原料性質，故用「劄記」或「隨筆」的體裁，自不免於零碎散漫，然未嘗不可稍節學者檢索之勞也。本篇意在供給材料，偶加說明或按語，亦不過暫時的假定，未敢算爲定論。至系統的論述與解釋，當俟蒐集材料充足，及深澈研究之後。再，本篇雖雜，然仍以關於產育的古傳與觀念爲中心，這是細心的讀者所知的。



# 經期將至 何必憂慮？

月經乃天然之事。然世界千萬婦女何以均有此種病痛？無他。身體缺少鈣質耳。據著名醫學界之考察。鈣質實爲全身細胞之主要食物。缺此則全軀各種工作受挫。女界尤甚。服用含有鈣質之 加爾餐片。數星期後。徧體充滿此素（卽石炭質）。健康恢復。心身安樂。鈣質藥品中。惟 加爾餐片（係乳酸鈉與乳酸鈣配合）最宜身體。極有功效。切勿憂慮。祇須今日試服 加爾餐片。全軀工作立可恢復原狀。

**加爾餐片** 爲鈣質最豐富之藥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共裝七十五片

柏林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 Kalzana

THE CALCIUM FOOD

# 家庭電化的常識

微知

自從電學昌明以來，人類的日常生活，眞不知要便到幾許，舒服幾許。入夜有電燈，出門有電車，通訊有電報電話，甚至家庭瑣事，如炊飯，煮茶，洗衣，掃地，向來必需人力操作的，現在幾無一不可以電氣代勞。只要有大規模的發電廠，能夠供給價値低廉的電氣，那末，家庭電化，已不是困難的事情了。

## 電氣的性質

電是什麽東西？如何發生？如何通遞？在這短短的一篇文字中，苦於無從說起，而且似也沒有辭說的必要。不過爲下文述說便利起見，對於電氣流通後所能發生的現象，卻不可不略爲一講。

電氣流通後所能發生的現象，第一是磁氣。磁石能吸鐵，這是最早就知道的。但是電流通過之電線，亦能發生和磁石一般的磁性。如捲電線爲轉數甚多之線圈，則磁性更著；線圈中加入鐵心，則磁性尤著。此時的鐵心，卽與磁石有同樣作用，但電流一止，磁性立失。

其次是生熱。電氣流通之處，必隨發甚大之熱。電流愈強，熱亦愈大。過熱則又發光，這是一般所熟知的。

又次是電動力。電流經過線圈發現磁性，已如前述。今如同時有二線圈，而又同時通以電流，則二線圈卽同時發現磁性。磁有南北二極。同極相拒，異極相吸，因此拒吸之力，於是便起動力。這又是電動力發生的原理了。

電有直流交流二種：所謂直流，就是電流流動的方向，始終不變。譬如以導綫接連乾電池的陰陽二極，則導綫上所流通之電流，恆自陽極流向陰極。交流則不然，我們家庭中所用的電燈，其電流方向，時時反覆，某一瞬間，如電流自導綫之甲端至乙，則其次一瞬間，卽自乙流向甲。換句話說，就是交流的陰陽二極，是時時轉換的。每一秒鐘來復的次數，叫做交流的周波數，普通電燈電流周波數約自五十至六十，卽每一秒鐘電流來回五六十次。如周波數甚高，至每秒百萬以上，卽成高周波電流。高周波電流能攪動其周圍的空間，使之形成一種電磁波，發射空中，其情形正與水面波動而起的波浪相似。今日所盛行的無綫電報與無綫電話，不賴電線而能通信傳話，就是利用這種電波而致此的。

直流電不能發射電波，但牠也有特別的效用。一是直流電流通以後，能起化學作用。譬如通電於水槽，則水能被分解爲氫氧二氣。今日的

電氣化學工業卽胚胎於此。二是現今無線電學上所需用的供給電源，又必須爲純粹的直流。這是一般所知道的。

除此以外，直流電與交流電效用實完全相同。卽如上面所說的生磁，生熱，生光及起動等用直流也可，用交流也可。（交流電亦與直流電相同，能起電動力不過原理稍有不同。）原沒有什麼軒輊。不過因爲交流電可以利用變壓器任意轉變其電壓，欲高則高，欲低則低。輸送，取用，均極便利，所以現今一般的發電廠，都用交流。且若有需要直流之處，仍可利用整流器使之轉成完全的直流的。

因爲電氣具有上述種種的性質，所以我們可以種種方法利用之。例如利用電流的磁力可以作成電報，電話，電鈴等機械。利用熱力，可以作成電爐，電熨斗，電氣炊具。利用光力，卽有種種電燈。利用電動力，則如行駛電車，轉動工場中的機械以及開動電扇，電帚等，爲用尤大。更利用直流電的化學作用，便生出電鍍以及種種電氣化學工業。利用高周波電流，又可以構成種種無線電的機械。所謂電氣萬能的話，眞不是欺騙我們的。

## 關于電氣的用語和計算單位

旣明白了電氣的性質，其次我們不可不把關於電氣的術語，及計算單位略說一說。關於電氣有三事不可不知。一爲「電壓。」電壓有高低，一如水之高低。水自高處流向低處，來源愈高，壓力愈大。電壓亦然。不



過一爲可見，一不可見罷了。計水的高低用尺，計電壓的單位則爲「弗打」(Volt)。日常所用電燈的電壓，大約不過一百一十弗打至二百二十弗打。一爲「電流。」水流有大小，電流亦有大小。計算電流多少的單位爲「安培」(Ampere)。一爲「電阻。」水之流動不能無阻力，電流之流通於導體，亦不能無電阻。電阻的單位爲「歐姆」(Ohm)。各種物質對於電氣的阻力各各不同。阻力小的，電流易於流通，名良導體，阻力大的，不易流通，名不良導體，阻力甚大竟至不能通電的，則名爲絕緣體。金屬大都爲良導體，乾燥的木片布片及玻璃，瓷器，膠板，橡皮等則爲絕緣體。傳電多用金屬絲，而隔電物多用木片，玻璃，瓷器等，就是爲此。人身亦爲導體，故亦能傳電。

電壓電流電阻三者的關係，有歐姆定律爲之規定，卽

$$電流=\frac{電壓}{電阻}$$

用話來說明就是電流的大小，是和電壓成正比例，和電阻成反比例。電壓愈高，或電阻愈小，則電流愈大。反之亦然。

但是普通計算用電的多少，便用電力。電力乃是電壓和電流的乘積。單位爲華脫（Watt）。更加以時間關係，例如用電力一千華脫，繼續至一小時之久，卽名爲一「基羅華脫時」(Kilo watt hour)，便是現在一般所稱的「一度，」或一字。

任何電氣器具，其能適用之電壓，常有一定，所以購買時必須注意其所表明的電壓數。譬如購買電燈泡，燈泡上必註有 220v 或 110v

字樣。如以 110v 之燈泡用於供給電爲 220 Volts 之處，則燈泡必致爆破。而 220v 之燈泡用於供給電壓爲 110v 之處，則必不明。其他電氣器具，亦莫不皆然。

## 電燈的種種

以上所說，雖極爲簡單，然關於電氣器具的原理，已大致說到。以下就要述說家庭方面實用的電氣器具，先從電燈說起。

電燈發明，才五十餘年（一九二九年爲愛迭生發明電燈五十年紀念）因爲別於弧光燈，特稱之爲白熱電燈。法於真空的玻璃球中，封入炭絲，兩端通以電流，則炭絲發生高熱，遂成爲光。白熱電燈的發光強度，和燈絲的溫度成爲正比。溫度愈高，光力愈強。炭素在各元素中，雖融點最高，但用作電燈絲，則蒸發極烈，溫度決不能昇至絕對溫度2000K。以上。所以光度甚爲有限。

現今用的電燈泡，燈絲大都用鎢絲製成。其溫度可昇至 2000K°以上。更有於燈泡中塡充氣體的，則更可昇至近於 3000K°。因之光度亦大有增加。

電燈泡的光度，向來用燭光表示。而用電的計算，即用電力單位華脫。炭絲燈的費電，每燭光約爲三華脫半，真空鎢絲燈泡的費電，則每燭光約爲一・二華脫。而充有氣體的燈泡，俗稱「哈夫」泡 (Half) 即同樣光度用電僅及平常一半之意。其每燭光的費電約爲〇・五華脫。

因爲電燈泡製造技術的進步，及對於種種應用方面的考慮，近來有很多的新式燈泡，爲家庭中所實用。分述如下：——

（一）紫外線燈　紫外光線對於人類健康有重大的關係。我們須常出曝日光，便因爲日光中有此紫外線之故。此紫外線燈，即以特別方法作製，其燈泡所用之玻璃，能透過紫外線（普通玻璃紫外線不能透過，全被吸收。）所出紫外線之強，竟可與高山上的日光相匹敵。用以代日光浴，誠爲便利。尤其是羸弱的小孩，可常令其照射此燈。好在此種燈泡，可與普通電燈同樣處理，價值又並不很貴（約爲普通燈泡的三四倍，）如能購置一隻，常時應用，於家庭健康上，獲益定非淺鮮。



圖一　紫外線燈

（二）**氖燈和氬管**　此種電燈近多用於商店作夜間招牌字之用。其製法即在一細長之真空玻璃管內填充少數的稀有氣體，如氖，氬等，而於玻管二端，設二電極。若通以電流，則管內氣體因電離而發深紅色或深藍色之光，絢點奪目。玻管可以任意彎成圖形字形，故用於商店廣告最爲便利。費電亦極省，惜所用電壓常須甚高（約一千弗打以上），不便於家庭應用。氖燈即爲氖管短縮而成，所需電壓較小。此二者在本誌去年第五號中已有過介紹，可請參看。

（三）**多光電燈**　此種電燈泡內有同種類同長的燈絲，可以直列法（Series）或並列法（Parallel）任意速接而照燃，即光度可以任意變化，自明至暗，分成五等。應用於家庭中，尤其是寢室內，最爲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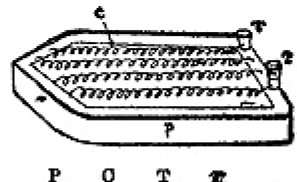
電燈除用以照光外，近來多有應用於產業方面的。例如電照養蠶，在蠶室內用六〇華脫的「客奈利亞」電泡，分置數處照燃，使照射蠶體，則蠶作安定，絲質可以良好。又如冬季日短之時，早晚利用電燈以養鷄，則鷄之睡眠時間亦可減少，而產卵增加。

## 利用熱力的電氣器具

次爲利用熱力的電氣器具。電熱器的製作，大都是用電阻力較大的金屬絲，如「日耳曼銀」（係一種合金）等捲於耐熱的電氣絕緣物之上，而於其兩端通以電流。下列各種，皆爲家庭中所常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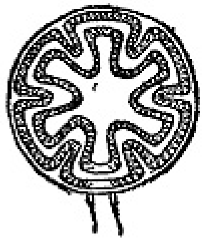
（一）**電熨斗**　電熨斗內部之構造如圖二，以陶泥作成素燒之框，而於其內排列着多組的細小阻力線圈。外部爲鐵所鑄，底面鍍鎳，通電時，熱自素燒框傳至底面，約達攝氏一百五十度。極度會面均一，始終不變，不致如普通炭火熨斗有欠熱或過熱之弊。其大小常以重量表示，通常所用，重約三四磅至五六磅。所需電力約爲二百五十華脫至五百華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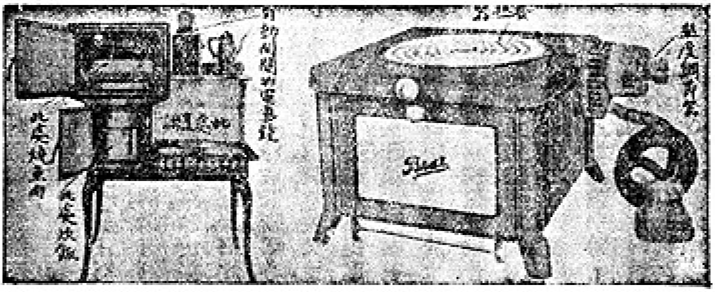

圖二
電熨斗之內部
T 接線螺絲釘
O 加熱線圈
P 素燒

（二）**電灶及電炊爐**　萬能電炊爐係於耐熱性陶器的溝中，嵌入電阻絲，如圖三的形狀。此項電阻絲通常露出外面，故傳熱極速。但若有塵埃或水落入溝中，則不特損失美觀，且短促炊爐的壽命。所以用時，務須保持清潔。倘有電灶，則同時可以煮飯燒菜，尤爲便利，如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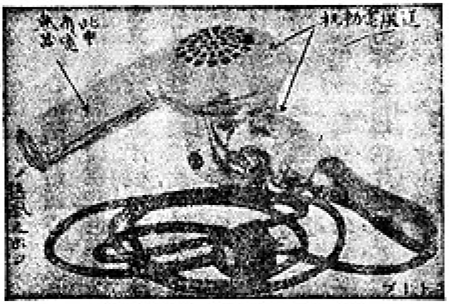


圖三
電炊爐中電阻絲之盤旋法

（三）**電爐**　電爐的種類甚多，大別之有二，一爲反射式，即利用反射裝置將熱集中於一定的方向；一爲對流式，則能將室內空氣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循環流動，而使全室感覺溫暖。至用以局部取煖的，則又有電氣蒲團，電氣火缽，電氣炕等。凡此種種，究其內容，無一不是利用電阻絲作成發熱體，而以種種形式取用其熱的。



圖四　萬能電炊爐　　電竈



圖五　電氣理髮機

（三）電氣整容器　整容器中有洗髮乾燥器，乃於器內設置發熱體，同時裝入電動機扇出熱風，如圖五所示。另有髮箝則是用以盪髮使成波形的。

除了以上各種以外，利用熱力的電氣器具尚多，這里斷難一一盡述。且原理總是相同，也無待詳細分述了。

## 電動機與家庭用具

利用電動機的家庭用具最多見的自然要算電扇。電扇的前面為鼓動空氣使成涼風的翼子，其後方圓形筒內，即係一小形的交流電動機。通電於外周的固定線圈，則其內的迴轉線圈即起旋轉，中心之軸連於機翼，翼即隨之旋轉，於是激動空氣，便起不絕的涼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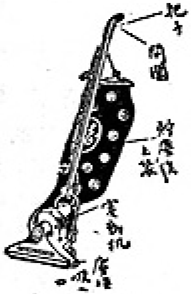
電扇的大小，常以翼子旋轉面的直徑計算，有十二吋的，有十六吋的，這是指家庭用的桌上電扇而言。翼子迴轉的速度每分鐘約為一千四百轉。但附有調節器，可以調整旋轉的速度，改變風力的大小。

次則為電氣洗濯機，形如圖六所示。將待洗之物放入盛有肥皂水的水槽中，而藉電動機的力量攪動，每二十分鐘約可洗濯一次。洗濯機又往往附有絞乾器，即將衣服等洗濯以後，放入橡皮製成的二圓棒間，轉動圓棒，則水即被擠去。但也有利用遠心力而濾去水分的。



圖六　電氣洗濯機

又次是真空掃除器。於迴轉極速的電動機軸上，附以小形扁翼，裝入小箱中。因翼子扇動極速，故其中心幾成真空。使其接近地面，於是近處塵埃即被吸收。上連長柄，附有布袋，藉以容納塵埃，請參閱圖七。



圖七　真空電帚

電動機的用處較電熱器更爲廣大。因爲凡是需要用人力或其他動力的地方，無不可以電動機代替。譬如留聲機承片盤的迴轉，縫級機動輪的迴轉，以及製造冰淇淋時或用唧筒汲水時所需的動力等，若利用電動機，其便利殆不勝言。至於工場中電動機應用的廣大，那更不必說了。

本誌去年第十號所載的電氣冰箱，爲近年來所盛行。考其內容，也仍不過藉電動機壓縮氣體，使氣體液化，而後又通入空箱中，使其氣化，因以吸收附近的潛熱，而使箱內溫度低減，則內貯食物，自不憂腐敗了。

## 利用電磁力的用具

最後應該述說的，還有利用電磁力的家庭用具。電鈴即爲其一種。電鈴的構造極爲簡單。即於線圈中放置鐵心。電流通則鐵心變成磁石，吸引其相隔甚近的鐵片，鐵片的上端附有小鎚擊鈴使響。但鐵片一被吸引以後，電流即被間斷，鐵心的磁性立失。於是鐵片復藉其彈力回復原處。及回復原處，則電流又通，鐵心又具磁性，復吸鐵片，而鈴又響。如此斷續不已，鈴聲亦繼續不絕。直至按鈴之手放開，電路斷絕爲止。

電話機及無線電話機中所用的聽筒，也是利用電磁力而製作的。聽筒的內部有線圈，圍繞於永久磁鐵之外周。正對磁鐵之處有一圓形鐵片。由發話機或無線電收音機而來的電流，其強弱乃與語音的高低相一致。使之通過線圈，則電流強時磁力亦強，吸引鐵片之力大，弱時磁力亦弱，吸引鐵片之力亦弱。因電流有強弱之異，鐵片的被磁鐵吸引，亦有遠近之別。且電流強弱轉變的速度，即其周波數，又是與語音音波的周波數一致的。因之鐵片的顫動也與之一致。以此顫動，激動空氣，乃能使聲音再生。而遠隔的聲音乃藉電流的轉變傳遞，復爲我們所聽聞了。



至於聲音如何變成電流，及無線電波如何傳遞音信，說來話長，而本文的篇幅有限，只好從略了。

## 二分銀洋可做多少事情？

以上所述各種電氣器具，除電話機必須利用直流，電鈴僅須低壓的電流外，其他各種，無論用光，用熱，用電動機的，都可直接接用由發電廠所供給的交流電源。那末我們應用此種器具，在經濟上的負擔究竟怎樣呢？這也不可以不知。爲省文起見，特作下表，說明每用電十分之一度，所能爲我們代勞的工作能力。（如電費每度爲銀洋二角，則十分之一度所費即爲二分。）

| | 容量單位華脫 | |
|---|---|---|
| 電熨斗 | 三〇〇 | 可燙平衣服五件，或手帕五十條。 |
| 萬能爐 | 一〇〇〇 | 可製湯供三人食用。 |
| 電炊爐 | 五〇〇 | 可煮飯三合半。 |
| 反射式電爐 | 五〇〇 | 可取暖十二分鐘。 |
| 電氣蒲團 | 二〇 | 可用五小時。 |
| 洗髮乾燥器 | 五〇〇 | 可烘乾一人之髮。（十二分鐘） |
| 桌上電扇 | 四〇 | 可得涼風二小時半。 |
| 洗濯機 | 一七五 | 可洗浴衣十五件。 |
| 電氣冰箱 | 三〇〇 | 約相當於五百多的冰量。 |
| 真空電帚 | 一六〇 | 可掃普通房屋三間之地。 |
| 留聲機 | 一〇〇 | 可轉動留聲機片十五張。 |
| 電氣縫紉機 | 六〇 | 可縫單衣服八件。 |
| 汲水器 | 三〇〇 | 可汲起一石五斗之水。 |

# 娩產的生理和處置法

程瀚章

## 第一　娩產的生理

**一娩產的生理**　在妊娠的末期，就是十個月的終末時候，胎兒能夠由自然的力量，就是子宮的收縮和腹壓而和母體分離，從子宮腔通過它的頸管和陰道而排出。這叫做普通娩產或正規娩產。

**二娩產的經過**　娩產的經過，大概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是開口期，第二是產出期，第三是後產期。

開口期就是始於子宮的正規的收縮，而終於子宮的充分開大。初產婦的子宮口，最初是一個小孔，後來成爲小輪狀，外面圍以子宮陰道段所成的薄緣。這個薄緣和先進的兒頭相密接。經產婦的子宮，起初就由厚緣而成，子宮口內容易插入指頭，開口期時最初所發的陣痛，僅在下腹部像壓迫的感覺，以及從脊骨部向外陰部牽引狀的感覺。這叫做前陣痛。知覺過敏的產婦，這時候已經覺着疼痛，起了前陣痛之後，普通覺身神不安，引起尿意，陰道內漸增溫度，而變柔軟。子宮口慢慢的開大，終成。直徑二寸六分到三寸三分，總要使胎兒容易通過。所以在這期中所發的陣痛，叫做開口期陣痛。開口期陣痛，最初每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反復一次，後來每五分鐘反復一次。它的發作時間持續十五秒到三十秒，並且漸次增加疼痛，這種疼痛，主要是因爲子宮和陰道的開大緊張而起的。又子宮口開大的時候，它的周緣破裂，且卵膜從子宮內面剝離，因爲在這部分的小血管破裂，以致來多少的流血，混和於產道所流出的粘液中而排出。等到子宮口直徑已經開大到一寸光景，那末卵膜隨着胎兒和卵膜間的羊水，一同從子宮口膨出，成爲半球形的囊狀。這叫做胎胞。胎胞每發一回陣痛，一定緊張一回，等到痛止之後，也就弛緩；到後來通過子宮口，在陣痛的時候，非常緊張，差不多有破裂的樣子。這樣的胎胞每一回陣痛緊張一回，直到通過陰道向陰門下行的事情，在開大產道上，是必不可缺的生理現象。若是胎胞早破裂，那末，子宮口的開大反慢而疼痛卻更劇烈。

產出期，開始於胎兒頭的通過子宮外口而終於胎兒的完全排出。這時候陣痛增劇，並且頻數。起不隨意的腹壓，而胎兒的頭，每一陣痛就漸由子宮口挺出；在陣痛間歇時，稍稍退卻。若這樣已經通過骨盆外口，那末，會陰膨大成球狀，陰唇開大而露出兒頭的一部。這叫做兒頭的排臨。其後每一回陣痛，兒頭必定排出一些，會陰很膨大緊迫，同時肛門被牽引於前方，有時不隨意的洩出大便，臨了，被繫帶和陰唇所圍繞的兒

頭，雖當陣痛的時候，也不退却，最終由強力的陣痛而排出至陰門外。這叫做兒頭的通過。當這個時候，產婦的顏面，非常潮紅，口唇成藍色，並且乾燥，身體十分發汗，兩膝震顫，有時起腓腸痙攣（時有陷於憂慮狀態的。）不久由於續來的陣痛而排出軀幹，同時流出殘留之羊水。這第二次的羊水，叫做後羊水（在這種羊水中，有混以血液的，這是因爲胎盤的一部或全部已經剝離的緣故。）其後，初生兒在產婦的股間高舉啼聲。產婦大多改爲安穩的態度，這時候胎兒的臍，附着尚在、搏動的臍帶，一端通過母體的陰門而達子宮。子宮弛緩，而能從腹壁上顯明的觸診的。它的底，在臍或它的上方。在緩慢的娩產時，在小兒的頭蓋部，尤其是後頭部，常起膠狀的浸潤；這叫做產瘤。更有在頭蓋骨和軟部組織之間起血液的滲出的。

後產期是娩產的第三期，開始於胎兒的完全產出之後，終於後產物的完全排出爲止。後產的大部分，常在胎兒產出之際已經從子宮剝離的了；但是胎盤必定要由後產期陣痛而剝離。這時候，子宮收縮而壓排胎盤，且由子宮壁剝離，所以胎盤的血管和交通的子宮血管，也從而破裂。它的破裂的血管數和面積很大，所以流血也多。若子宮收縮太強並且長久，而強壓出血的斷口，則容易流出多量的血液。又剝離的胎盤也向子宮口或陰道口壓下，所以若從腹壁適宜壓下子宮，就容易使它向陰道口外產出；但是往往自然排出到陰道口外。胎盤既經排出之後，子宮收縮，而成稍硬的球狀物。這可以從恥骨上面觸知的。同時發輕度的惡寒，也有發惡寒戰慄的。以後便發汗，立刻變精神爽快的。這種後產物若完全產出之後，那末娩產纔能算完全告終了。

**三娩產的持續時間**　娩產的持續時間，要視初妊產孕，或經產婦以及陣痛的強弱和胎兒的大小而不一定的。若胎兒小，骨盆大，並且排出力陣痛腹壓強的，那末娩出必定快。

經產婦比初產婦稍快些；但有時也很慢的。普通，凡經產婦約十二小時到十五小時，初產婦要二十小時到二十二小時。

開口期最長；初產婦要十五小時，經產婦約九小時半。排出期，初產婦一時半，經產婦一小時。後產期最短；初產婦十分時，經產婦約六分時。據各家的報告，平均數大概如下：

| | 初產婦 | 經產婦 |
|---|---|---|
| 開口期 | 十五小時 | 九小時 |
| 排出期 | 一時五十七分 | 一時〇五分 |
| 後產期 | 七分四十五秒 | 六分 |

東方的婦人比歐洲婦人，娩產的全持續時間，約短三分之一，主在開口期短些，而排出期和後產期，反要長些。

胎兒的豫後，主要關乎排出期的長短。又娩產，不論在每天的任何時間，都可以起的。但大多數始於午後九時到十二時，終於明天的正午到午後三時。

**四娩產的機械的作用**　排出力是起因於子宮滑平肌纖維的收

縮和強力的腹壓等作用；至於像陰道的收縮，不過做僅微的輔作用罷了。

子宮的收縮，這時候必定起疼痛叫做陣痛陣痛有以下許多作用。

（A）陣痛是間歇性發作的；它的不痛的時間叫做陣痛間歇。（B）每逢陣痛的發作，子宮收縮而變硬固。（C）陣痛始而很弱，漸漸強劇，終復減弱。（D）陣痛起自下腹部，和薦骨部向前下方進行，通過陰部，終達股部。（E）因陣痛而娩產被它催進。陣痛的疼痛，主在薦骨部，以下向下腹和下肢放射。它的疼痛的原因，是由存在於收縮肌中的末梢神經被壓迫而起的。兒頭通過陰門的時候，起因於軟部擴張的疼痛，也附加在內。有時，陣痛很輕微，僅起壓迫的感覺，也有往往不堪劇痛而陷於人事不省的。陣痛的及於全身的影響，是動脈系統的血壓增加，起初就脈搏增加，到了痛止的時候，再見減少。體溫照常正規，但有時能昇高到三十九度，這並不是病理的。又在陣痛時，顏面潮紅，起一種像排便時那樣要驅除腹內異物的意志，而不隨意的努責。若這時用手觸腹部，可以知道這部分很堅硬宛如板狀。

子宮的收縮，並不跟着產婦的意志，完全是不隨意的發生的。這種收縮，和陣痛一樣，在產出胎兒上，是很緊要的動力。到子宮已經十分開大之後，因爲腹肌和膈膜的收縮，而促進胎兒的產出，這叫做腹壓。由這種腹壓，可以隨產婦的意志起予宮的收縮達一定度的。

**五娩產對於母體和胎兒的影響**　娩產往往使母體的全身興奮和體溫昇騰。熱，不定，並且大多不很顯明。若昇到三十九度，那末已是病的了。普通也從早晚增減的原則，並且臨產時昇騰的。其他像神經亢奮的現象，震顫，惡寒，精神沉鬱，嘔吐等，在娩產時往往見的。

體重，據加斯納氏的檢查說：由於娩產，平均減少六千五百六十四克。主原因於胎兒的產出，而血液，羊水等的流出也參與在內。據波姆氏的統計，說是六千二百四十二克；其中胎兒占三二六五克，胎盤六二八克，羊水一三〇〇克，血液三〇八克，排泄物三六六克，肺和皮膚的蒸發三七五克。

其及於胎兒的影響，應當注意的，是陣痛開始後，本來稍快的胎兒心音，變爲很緩慢，在陣痛間歇時，再復原狀的事情。這尤其在排出期更著明；這期間，若長久持續時，愈加緩慢。當卵胞破裂後，子宮內的羊水減少，從而它的緩慢程度更甚。這種現象，恐怕是因爲胎盤的母體部，由於子宮收縮而貧血之故。若排出期太久，或卵胞破裂後子宮內的羊水過少時，那末胎兒心音雖在陣痛間歇時，也不恢復正常的脈搏數，依然緩慢。這是胎兒在子宮內窒息的初徵。這樣情形時候，若不趕快使分娩終了，胎兒終至死亡。

## 第二　娩產時的處理

**一產婦的位置和會陰的保護**　正規的娩產，原是生理的機轉，所以不必用人工的輔助；但往往有時因爲微細的原因而起各種障礙，以致胎兒和母體都陷於不幸的。故產家以及醫家都須得早爲注意於這

準備。尤於初產的婦人，往往招來危險；它的幸不幸，對於婦人將來的健康也有影響，所以助產婦醫師以及產家的人都應當十分注意的。更有由器械或手指輸送病毒引起疾病，甚至為死亡的原因的；那麼消毒一事，不得不充分施行的了。

產室要明暗得宜，空氣要十分流通，勿太暖，也不可太冷。凡是娩產和產褥初期所必需的準備，應當豫先整理。

產婦在娩產之前，行灌腸，以排除直腸的內容物；排泄後用棉花蘸些稀薄的「賴索爾」水清拭肛門和它的周圍。小便也須相當的排泄。這因為膀胱和直腸若充盈的時候，要妨礙娩產進行之故。產婦的位置，以仰臥或橫臥最好。仰臥的時候，骨盆下面放一個枕，使兩腿離開；若側臥的時候，下腿可稍屈曲，或直角，兩膝間放一個枕。

產婦又往往要希望娩產早些終了的。這時候應當告訴她說：『陣痛愈強，娩產的終了更快，開口期是應當長久些，排出期是很快速的。』這樣的話，可以安慰產婦的。

若陣痛微弱而子宮口不充分開大時，可命產婦在室內步行，到子宮口差不多已經開大，然後使她安臥在產床上，靜候卵胞的破裂。

在陰部下面，貼些脫脂綿花，海棉等，以備受容液體。若卵胞已破裂而子宮口完全開大，那末胎兒的排出正在開始，所以叫產婦跟着陣痛一同努責。這時候有引起便意的，可用病床的便器，使它自然排泄。

會陰的保護法有種種。普通行的，是在陣痛時把拇指放在胎兒的後面，同時把食指和中指，放在會陰的前面，貼緊兒頭向下方壓迫。另有一法，為防止兒頭通過太快起見，叫產婦開口迅速呼吸，以止努責太猛。還有一法，當陣痛很劇的時候，用手掌或指尖直接壓迫會陰。

**二　臍帶和後產的處置**　初生兒暫時用溫暖的軟布包裹全身，只露出面部，應當注意不可使他自己的手觸他的兩眼。這樣之後，再檢查子宮內有沒有第二個胎兒，若是已認為正態，那末再注意初生兒，尤其是他的呼吸狀態，啼聲很高，到臍帶的搏動完全停止的時候，纔切斷臍帶。臍帶切斷後，再用溫布包裹，交給有經驗的人去替他洗浴。

以上的處置完畢之後，就行後產物的娩出。後產物就是胎盤，羊膜等類，通常在胎兒娩出後三十分時脫離母體。這時候子宮很縮小，硬固，成為小兒頭大的球狀，可以在臍窩和恥骨間觸着的。此時出血的分量，有時很多。血液流出到外方，或流在子宮內而瀦留着。流出到外方的容易知她的分量；若向內部流出，那末要留意子宮膨大上昇的程度，纔得知道。若決定它出血不很多的時候，大概經過一小時，壓出後產物。

壓出的方法，是用一手把拇指向前方，其他四指向後方，在陣痛時，由腹壁上握子宮體前，向脊骨的側面壓迫。這個方法每一陣痛反復一回，行數回之後，胎盤就露出在陰道口或排出到外界。若有多量的外出血或內出血時，不得不催它起強陣痛，設法促進後產的娩出快些。等到胎盤已經現出在陰裂間之後，把手嚴重消毒，用兩手捧胎盤，徐徐順勢旋出。並且要注意勿使卵膜斷裂，而後除去。娩出的胎盤和凝血，一同裝

入容器內。倘若這時候不能靜心守候，草率的牽引臍帶拉出胎盤，或胎盤尚在上部，用手去捧出，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後產物的娩出終了之後，子宮收縮得很小，在恥骨的上方可以觸知它成一個硬的球狀物。這時候，也有從子宮流出非常多量的血液的，但不必恐怖。若子宮雖收縮而出血還不止時，應當請醫師診治了。

後產物的娩出完畢之後，更應當檢查她有沒有一部分殘留在子宮內，同時還要仔細檢查胎盤的大小，性質，卵膜的狀態，臍帶的長短，和她的性質，其附着部的狀態等。所以一定要保留到醫師來後給他看。

產婦的陰部，用棉花浸了三％的硼酸水輕輕的洗淨。因為會陰部多少有些破裂，怕它起疼痛，所以不可用石炭酸『賴索爾』水等。

其次，在產婦身體下面的溼布或沒有用的枕頭等都應當取去，換些乾燥溫暖的新墊布。產婦口渴的時候，給她些淡茶或肉湯等。

以上的事情都完了的時候，使產婦伸展兩腿，安靜仰臥。至於衣服的更換，務必勿動搖產婦的身體，注意施行。

## 徵求

本社係為雙方介紹不負其他責任

鄙人欲徵求本誌，自第一卷一號起至十四卷六號止。如有全數寄下者，願以現金六十元為酬。如無全數者，每卷四元，各專號每册八角，若非專號，每册三角為酬。來件寄「浙江嘉興濟塘塘東街北市和泰號鄙人收。」惟後到及污損或缺頁者，均由郵璧，並酌贈郵票以答雅意。 康勳謹啓

再者，茲承友人之託，代徵本誌各專號：離婚問題號，產兒限制號，婦女運動號，娼妓問題號，家庭革新號，配偶選擇號，十年紀念號，職業問題號，男女理解號，新性道德號，美術專號，愛之專號，家事研究號，桐蔭讀物號，生活特號，女子擇業號，婦女離婚號，等各一册。每册願以現金一元為酬（或上海商務印書館書劵）來件不以先後，但污損或缺少圖頁者璧還。來件請寄上列地址為荷。

康勳又啓


月經病
達越氏婦女調經止痛丸
DRAGEES OF HEMAGENE TAILLEUR
本品為最有功效之婦女正經藥專治婦女各種經病如痛經
經閉經少陣發性子宮收縮產後腹痛及出血等症服法簡便
功效妥速誠女界之珍寶也
大瓶 每瓶二元半
小瓶 每瓶一元半
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12 Dragées
HÉMAGÈNE TAILLEUR
DOSE
4 to 6 dragee a day
two at a time
HEMAGÈNE
TAILLEUR
(12 Dragees)
中國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一號
法商百部洋行

#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期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答不覆。
(八)關於兩性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九百八十五)

問　余身體甚強，從未染病，惟因月經來潮常不一定，或期前數天，或期後幾天。自去年起，每次經水甚少，並且一天即罄。期前腹部脹悶，現除已生一男外，至今十年，未見生產，恐係子宮有病；或是子宮位置不正。務乞先生指以南針，用何藥可治愈？未知(Agomensine)藥片可服否？　南昌喻秀珍

答　恐因身體衰弱而致月經不調，因此妨礙生育。宜常服補血劑，竝服 Hormotone。

(九百八十六)

問　(一)我的嬸嬸到了冬天很冷的時候，就要常常發一種心痛，頭痛，眼花，與軟，而昏絕倒地四五十分鐘方醒之怪症。依據本地醫生說來，是一種貧血病。不知道眞的否？何法何藥可治？　(二)八歲那年的我，同着幾個朋友嬉戲，偶不小心，把右眼下面跌傷，鮮血如注，三月全愈後，皮膚裏留存一個硬核，有中指頭一般大，平時按撳均不痛，每當炎熱天氣，必起劇痛，不知何故？至今八九年尚未消滅。用何法何藥可治？　赤水楊自禮

答　(一)確是貧血的症狀。應常服補血藥品，可以慢慢的治愈。(二)恐跌傷時，誤將小石子嵌入，未曾留意取出，後來創痕外部治愈，而嵌入之物爲血管及結締組織所包圍，故存留至今，不致潰爛。天氣炎熱，該部血管又起充血，神經因而緊縮，故發劇痛。宜用X光線照射一視究竟。

(九百八十七)

問　(一)咳嗽時間，以夜爲多，晝則較輕。咳時若痰稠結至十餘聲，痰甚稀少。間有，亦甚稠滯，請問治法。　(二)患痔疾有相當之藥治之否？　婺源王小巳

答　(一)大概是慢性支氣管炎，應請醫師診治爲是。　(二)痔疾有特效藥「金雞納」治療，行用已久。各藥房均有丸藥出售。

(九百八十八)

問　(一)瘰癧的病源是什麼？怎樣醫治最妥？　(二)患過蛀蝕的齒，何以能經五六年不痛？　香港方香英

答　(一)瘰癧的病源，是結核桿狀菌侵襲淋巴腺而起。最妥的醫治法，在乎增進身體的營養，多食滋補的食物。如已蔓延甚廣，只有割治。　(二)這是因爲齒內的神經已被蛀蝕而毀壞，故覺失痛覺了。

(九百八十九)

問　(一)下排牙肉不貼連於齒，故能左右移動，頗感不適，且亦有妨美觀。長此不治，牙齒脫落將移早否？牙肉搖動是什麼原因？有沒有補救辦法？　(二)上下二排牙齒之骨

面帶有黑色斑點,有一回我用手指揉至牙根——內關——括之,竟有蛀屑落下,大小有米之三分之一。問黑斑點就是蛀的初步現象嗎?　(三)蛀孔除用藥水門汀之外,有沒有其他補的法子?不補有沒有害處?

嵐山王瑞芳

答　(一)這是牙齦淨臟,將來恐齒牙鬆長,容易衰落。宜用精鹽和牙膏刷牙,使牠收縮點伏。　(二)是齒石沉着,可請牙醫刮去。並不是蛀蝕的現象,但也能使牙齒拔長的。蛀牙孔不補,將愈大。此外用金漿更妥。

(九百九十)

問　(一)舍姪年五歲,某(十日)日夜稍作寒熱,但熱未退。次夜(十一)不安眠,云腹部悶痛。三日,(十二日)早飼食稀飯,片時乃睡;過一句鐘,則不能開聲,目向上,手足均搐;注射無效,自不開聲至死,僅四小時之久,將氣絕,肚上突,漸漸下降,痰響數聲而亡。但此是否驚病抑係痧瘕?　(二)回春丹是否與驚病相反?且驚病應用何藥,方能挽救?

安徽金筱春

答　(一)恐係食物不慎,腸內發炎而起身體中毒。小兒因能忍耐病的發生,故一時不易發覺。等到後來已起中毒現象,始為大人所注意,已經不及。中醫所謂「驚厥」者,實不過各種小兒病的最後現象罷了。(二)成藥恕不來答。

(九百九十一)

問　小兒現年四歲,自生產後常為病魔所纏,以致身體軟弱無力,溫度時高時降,口中作渴。至今尚不能行走。未知有何法可以強身?欲服滋補之品,何者為宜?

無錫劉錦綢

答　這樣的小兒,大多在斷乳期哺育不得宜,妨礙小兒的消化機能,以致消化及吸收不完全,並發慢性的腸炎所致。現在應趕快給他容易消化的食物吃,忌食雜物,注意感冒。至於藥品,倒可不必。

(九百九十二)

問　(一)余年廿六歲,體質素弱。現因產後自己哺乳,覺終日疲乏無力。未知與身體有否妨礙?如何能使身體強健?　(二)產後經潮三月未來,於前日身體發熱時,忽現紅色。



粒不甚多,未知是否病症?　(三)余有胃氣之痛,發時身體痛不可支,有何藥可治使不致再發?疼痛時用何藥止痛?

上海沈淑英

答　(一)如果身體覺得太辛苦了,可以雇乳媽代哺。　(二)假係風痧,與產後無關。　(三)向藥房購 Soda-Mint 片,飯後服三四片。

(九百九十三)

問　家父年五十歲,去歲十月間因軍事受驚,忽吐鮮血,後經醫生注射施診,得轉危為安。今將一載,內心仍是突突不定,更請中西醫生多人,及下補物多種,(據醫生介紹的)皆難奏效。本年四月間,左耳忽隆隆作響,苦甚疑雷。晚間又患失眠,不知何故,乞示治法。

梅軒梁舉鳳

答　這是神經受了絕大的刺戟而起。耳內隆隆之聲,也是一種幻覺。失眠尤其是神經不安的現象。應當請醫師用鎮靜神經的藥品內服,並行電氣透熱療法　(Diathermial-treatment)。

(九百九十四)

問　(一)予現年廿四,數年前曾患牙痛,年必數作。痛後即現黑跡,日久並自塊落。是否蟲牙?請示治法及藥品。　(二)予姪女年十九,尚未嫁。三年前忽患停經症,並不覺若何痛苦。不過精神稍遜于前。時患腰痛及身體倦疲極。醫藥數次亦未奏效。請示治法及藥品!

唐山李雲航

答　(一)是齲齒病(俗稱蛀牙),應趕快塡補以免妨礙他齒。　(二)恐余身有另外的病變,診斷後可定治法。

(九百九十五)

問　(一)我欲詳細檢查體格,在上海什麼地方最為相宜?檢查費若干?什麼時間?聽說工部局能夠檢查,好嗎?　(二)我的面部四季都發生癬瘡。有時痛有時不痛。據說是大便不暢,血液不清。但我自去冬割治痔瘡後,痔瘡已愈。每日必大解,然面部癬瘡如故。請問這是什麼原因?要用何法及何藥療治?

吳淞陳懿彝

答　（一）上海各處開業醫師或醫院均可代爲檢查。檢查費約十元左右。不限定是那裏好。（二）是面疱，並非粉刺。這在青年時代都要發生的；若能注意面部的皮脂勿使堆積，可以減少；所以應當常用肥皂洗臉。

（九百九十六）

問　（一）余因身體柔弱，缺少血氣，若做事過久，就覺疲乏。不知有何良藥能補救？（二）余左乳比右乳略小，而比未成人時稍大，不知何故？對身體發育有妨害否？何藥能治？（三）余這幾日若行深呼吸，胸腔挺出而上昇時，右乳下部覺痛，不知是否受傷？何藥能治？

浙江曹錦耕

答　（一）可練習運動，以增加身體自然抵抗力；同時再食富於滋養的食物，並服補血劑。（二）這與身體毫無關係，不過形態上的特殊罷了，並無醫治的方法。（三）並不是受傷，大概是吸氣太深用力太強之故。

（九百九十七）

問　（一）家父現年五十三歲，於每年秋初即犯咳嗆一症，發時遇風則呼吸窘促，不能安臥，而哮喘頻頻不止。每日二十四小時吐痰約計三小面鍰盒，而痰濃，有白沫混雜，尤於冬季爲甚，甚至不能飲食，食則嘔吐，服藥亦未見效。不悉是否肺結核症？應何治法？（二）家母近忽患一種似痢非痢之症，每日滿便三四次，但滴的水液太多，綿纏多日，不悉是何症？請示藥石。

瀋陽馬鯤援

答　（一）是慢性支氣管炎(Chronic bronchitus)。最好請乎醫診治。氣喘甚服 Lilly 廠出品之 Ephedrin 壓喘劑可止。（二）目視後可以決定。

（九百九十八）

問　鄙人近來得一奇疾，每日常大便二三次不等，糞常帶有淡黃色之膜少許。（最近每日大便計十一次，惟糞仍帶淡黃色之膜）身體並不覺得疼痛。請問這是什麼病？並請示療法。

李一民

答　似是偽足蟲性痢疾 (Amoebic dysentery)。應請醫師注射吐根精同時用



Yatren 105 內服或灌腸，可望全治。

問　（一）過去幾年中，我的容貌是柔潤而美麗，但現在發生了不少的麬，真是極難看！聽說現在已經有面部細菌的注射，確否？英文名叫做什麼？那裏醫院注射最爲合宜？價貴否？（二）皮膚黑有法治麼？服藥膠的化粧水可以變白麼？

鄒雪英

答　（一）面麬，面麬注射的確可以的。你可以請著名醫師進行注射就是了，價也不很貴。介紹一層，我們難於照辦。（二）化粧藥可使皮膚變白，但究屬帶毒，不可自行妄購亂服！

（九百九十九）

問　（一）鄙人臉上從來沒有麬發生，今年十六歲，還未忽漸而發生，不知是由何緣故？有無方法醫治？常用何藥？（二）每晚就眠時必翻覆半時之久才入睡，但入眠不久，大約是夜半，不知怎的醒了，也得很久才睡；這是每夜必有的，也沒有間斷一次。不知是什麼原故？余恐其爲神經衰弱症，請問於生命有無關係？有無治法？

武昌劉茂清

答　（一）這是面麬，在你的年齡正在發生的時候，到了二十多歲纔得沒有。最好的預防法，要把面部清洗，除去多餘的皮脂，當用硫黃皂洗臉。（二）恐是神經衰弱，應減少腦力，休養神經，可以慢慢治愈。

（一千）

問　鄙人因患有氣頸之病，但程度不深。恐怕將來日漸加重，對於外觀很有妨礙，此症用何法治療？謹懇切答覆！

南京馬賦英

答　這不外乎實狀腺的腫脹，可服含有碘質的藥品，像 Sajodin, Iodothyrein, Jodipin 等，各大藥房都有出賣的，服法可參看其仿單。

（一千〇一）

問　（一）余年十六，於十一歲時因傷風起首，而致鼻塞，每逢臨睡時，終有一只鼻管塞住，呼吸殊爲困難，有時白天鼻中也剛剛作響，呼吸不得不靠託嘴子，可否治愈？何藥可治？（二）我在二年前，踢足球，足踏在球上滑了一下，腓部筋傷，動作遲緩，跑倒還可以跑，但是

有點隱隱作痛，有何根本治愈方法。

答　（一）可每日行溫浴，浴後就眠，勿使受風；照這樣連行一星期，休息三四天，以後再照這方法施行。　（二）須請骨科專家醫師診斷關節有無損傷。

（一千〇二）

問　余現年十六歲，十三歲的新正月裏已見月經，至今每月遲五日來到，尙稱調勻。惟乳房發育不完全，現在尙只微凸，尤其是乳頭的小，將來哺乳於嬰孩，不知能給小孩充分的受用否？此外其他人也有這現象否？　宋靜珍

答　等到將來自然能哺兒的，可不必過慮。他人也是這樣逐漸發育的。

（一千〇三）

問　（一）鄙人幼時被臭蟲咬傷，以致近年來有疑處有是物，留宿一二夜後，手、腕、臂、肩、小腿及足上各部，卽起疙瘩奇癢，搔之則愈擴大，先色紅，及大時成黃白，頂上且現白色小泡，破之白水流出，以指按擠泡之近處，水必復流；住手後二三分鐘內，泡大如前。未知此係何病？有何治法？能否預防？能否傳染？　（二）家嚴面有雀斑，有無治法？　（三）凍瘡之預防方法若何？　凌寧全東

答　（一）臭蟲吮血時，口內有一種毒性唾液排泄入體，知對於他的唾液不能習慣，就要發生像你所說的現象。但若積久成習的人，便不覺得，也有永久不能發生抵禦的，那只有預防牠來便罷了。治法試用安摩尼亞水布被咬部。　（二）雀斑無法可治。　（三）凍瘡預防，在乎局部勿受寒冷冰凍，行溫水摩擦法，使該部血流迅速，便不致發生。

（一千〇四）

問　余於民十六十一月結婚，其時年二十。內人較余長一歲。及待去歲五月間，始產下一女。臨產因受劇痛，致下部在補個重擊一下。後漸得安然產下，然當時亦受穩婆兩手厮擦腹部，至今腹部依然高起，還當如受孕像。但此後陰道內卻有一尖頭然凸出於陰道口。若過作事疲倦，該物在內玄觸，卻有難言之苦。（據人云在產後二三月內更甚）請問有無藥方可治？　翁祖聲



答　這是娩產時受穩婆粗野的手段，以致子宮的位置受它牽動而子宮口下垂於陰道內之故。應請婦科西醫趕快行手術回復整形，可以治癒。服藥絕無效果。手術後纔得再受孕，否則要妨礙將來的生育。

（一千〇五）

問　（一）我現年二十六歲，男性身體素弱，於民一八初起，每日卽排洩桃花漿數次，發初，中醫診斷，謂為中毒，服藥無效，繼由本地西醫診斷，謂為痢疾，注射衣必格數針。無效，後卽停醫。今夏在重慶請二西醫治療，一謂痢疾，仍注射衣必格數針，及治痢藥片藥水，無治；一謂腸炎，但照腸炎治之，亦無效。現病每日仍排洩桃花漿二三次，或排濃如積胃上之黃漿。從起至今，由胸到肛門，從未腹痛。惟重慶西醫細細按審，係言直腸有發膿漲。此係何病？用何藥可治？如病果係在直腸，可否割治？　（二）我從上月起，又兼便鮮血，數十日中，僅停數日。此係何病？是否痔瘡？用何藥下治？　（三）我肛門此十數日中，每臨排洩，翻出如小酒盃大。每次排濃，疼痛異常，並且於排洩後，亦腹痛不已。用石炭酸洗，可得痊乎？如不能，須用何藥？久纏重病，無法醫治，務乞見答為盼！　李復周

答　統觀三問，你的病大概是在直腸內，或許直腸內有寄生物。須檢查大便。其次可用千分之一的 Rivanol 液洗腸，一日三回。肛門口塗以 Adrenalin 坐藥，或 Kavidol 坐藥。內服藥未必見效。

（一千〇六）

問　（一）祥年二十一，目光與化，目力缺乏。如看書習畫等，每感兩目不舒，同時眼白及眼皮起無數紅絲，合眼休息數分鐘，方能恢復。如此已數年矣。請將醫藥及自然療法，指教為感！　（二）祥婚後因遏制性慾，每感長時間之失眠，身體之損害，殊與慾望同。請問有何方法，使之兩全其美。　盛葉祥

答　（一）恐係砂眼症。應從速醫治。或向藥房配取百分之三的 Protargol 液，或 Argyrol 液點眼。　（二）可於臨睡前行溫水浴，日間多運動，使身體感疲乏，便可減少轉輾而易入眠。

（一千〇七）

問　（一）鄙人因伏案工作過久，現每日咳嗽帶痰，晨起尤甚，是否已入第一期或第二期肺病？　（二）如果是肺病，當用何法治之？　（三）美國所製之肺結核藥「三那星」(Sanocin)可有靈驗否？鄙人可以內服否？請問有靈驗之肺病良劑否？　（四）肺癆康復法何處有售？　陳起然

答　（一）須請醫師診斷後可以決定。因僅有咳嗽多痰，未必是肺病。支氣管病也多咳嗽喀痰的。　（二）如係肺病，可多服滋補品，練習冷水浴，行深呼吸。　（三）這類藥品，是現成的製劑，我們照例不介紹的。　（四）肺癆康復法可向商務印書館購取。如尊處不便，可以匯款到上海棋盤街商務書館通訊現購處（每冊五角）他們便能寄給你的。

（一千〇八）

問　（一）余近三四年來，每於下午，或用腦稍久之後，即上身發熱，頭昏，而以耳際覺得最炎熱。是否就是腦充血？暨耳鳴、惡心、心悸亢進等請告其療養法。　（二）拙荊分娩時，會陰部因極度擴張，而有破裂，應用何法，及所用藥料，請示告！　（三）小兒食乳後溢出，是什麼緣故？用何藥可治之？　樓承毅

答　（一）大概是輕度的腦充血，或衣服領口太小，以致血液到腦部後難於還流之故，應放鬆衣服，或頭部行冷罨。　（二）此事宜在破裂時請醫師縫合。若不縫合，到後來必將成一瘢痕，也無藥品可治。　（三）小兒之胃稍垂直，故易溢乳，這是生理的現象，不必治療。

（一千〇九）

問　（一）我現年二十，而身長僅約五呎，不知有何法能使之長高？有藥能助其長否？　（二）九福公司魚肝油，據廣告中說，比司各脫濃厚，確否？可否合華人體質？　（三）我弟患近視，然讀書時帶眼鏡則必將書放距眼三尺之處，始可清楚，故必將眼鏡除去，據聞此眼鏡不能時帶時除，敢問有何法治之？　李鴻宣

答　（一）要使身體增長，可每天行懸垂的運動，像跳木，鐵槓，懸繩等。　（二）這兩種魚肝油，內容實相同，原沒有什麼合乎體質的話。　（三）是因為所配眼鏡凹度太深之故，應速重配一副。

（一千〇十）

問　（一）家母現年四十五歲，于十數年前，身患不適，飲食減少，胸中悶塞，繼之隱然有塊，病愈後，此塊不退，後以時發時愈，曾請醫士多方醫治，均未能將塊治去，而今則反形增大如拳，發時又咳嗽大作，痛苦萬狀，此為何病？何藥可以醫治？請指教！　（二）鄙人每于讀書一時或辦事二三時後，輒覺腦昏胸悶，燈光之下，又感目痛，未識當如何休養？服用何藥？　張家驥

答　（一）恐係食管癌或胃癌。如欲確診，宜先請醫院攝一X光線影像，如果癌腫極難治癒。　（二）係腦內血液太多，難於下行之故。宜穿寬大衣服，多事休息。藥品可服緩瀉劑，係 Alophen, Isacen 等丸劑。

（一千〇十一）

問　鄙人患凍瘡已數年，每至冬季，手背即腫大，甚至破爛，痛苦殊甚，患時常用碘酒或其他凍瘡藥搽患處，但無甚見效。現欲覓一斷根之法，請先生有以教之，至盼！　翁嘉宣

答　凍瘡最好在預防。預防的方法，以每天行運動，摩擦局部使血流暢，就不致患凍瘡了。至於已患之後，除塗碘酒，樟腦酒之外，可向藥房購 Thyol 軟膏塗布。

（一千〇十二）

問　鄙人身體虛弱，面黃肌瘦，時覺頭昏眼花。青年人如此良弱，自非佳兆。現欲長服調補之藥，不知何藥最宜？請指示。魚肝油不知可服否？　許明田

答　除常服司各脫或九福乳白魚肝油外，可行運動，深呼吸等。此外再服 Metatone, Tonic "Roche", Deschién's Haemoglobin 等補劑。以上各藥，藥房中都有出售的。

（一千〇十三）

問　余今年念二歲，尚未娶妻。前三年身體甚健。近三年中偶多做事，多看書，則頭昏腦脹，目花腰痛，記憶力薄弱，身體覺得異常疲倦。請問服何藥為宜？　江耕

答　宜多事休養。藥效很少。Tonic "La Roche" 可以試服。

（一千〇十四）

問　（一）我年二十七，於今夏誤聽因鬢長而頭大太蓋，致患眼疾，迄今雖云痊可，但眼角時覺黏濕，眼球又多淡紅色絲，看書過久則模糊不清，而作酸痛，不知何以治之？（二）家嚴現年五十八，背腰腿部常作酸痛麻木，爲時已十有年矣。不知參精魚肝油服之能否有效？（三）余內助現年二十有五，自產二子後，月經期長短失均，有時月有兩次，有時逾月無有，即來甚少，色澤甚淡，現在微現氣喘且要留旁中度，到後身到手亦束縮。有何良方可治？有何良藥可服？請示。　盧軒之

答　（一）假係沙眼，宜向藥房配取百分之三的 Argyrol 液，每日點眼四五次。（二）係慢性肌肉濕痺，魚肝油與此無關。（三）是月經困難症，可常服 Sistomensine 等。

（一千〇十五）

問　（一）鄙人與人說話，常不能暢談，每每不能脫口而出，縱少須時間，始說之於口，此病俗謂之結巴子，不知有無相當方法可以治愈？（二）鄙人足上脚汗，特別的多，每晚襪子皆濕，若水洗，實在討厭，不知可有方法使其減少分量，請示知。（三）司各脫魚肝油，可治肺病麼？每日應吃幾次，分量多少，如何吃法，每月約費幾枚，須洋幾元，皆請示知。　孫毓寧

答　（一）口吃是一種習慣，可以自行徐徐練習。先從連續三四字的簡單話，等到正規之後，再說五六字的話，每天這樣練習，一定可愈。（二）可用硼酸滑石粉混和，散布在脚底等處。（三）魚肝油是一種佳良的滋補品，並非治病的藥品，但肺病的人，最乏營養，所以要用魚肝油補他。吃的分量可照藥瓶內的仿單，一天約三四回，每瓶大的約二元餘，小的約一元餘。

（一千〇十六）

問　（一）舍妹生於南方，過歲即往大連，今已十四歲，今年二月，後回南京讀書，至六月底即生濕氣，從足部至腿部，均係銅錢樣大的瘡，行路艱難，於八月後才痊癒，即患痢疾（一日多至三四十次）中醫云是濕熱。彼七歲時回南京，也如是，後八月後又回大連，耳鼻均發濕氣，眼睛亦生紅絲，預計明年仍回南京求學，請　先生指教有何方法預防濕氣及痢疾（是打針或吃去濕食物）又發生時用何藥？（二）家母（年三十八歲）久痢身體虛弱，冬日兩脚及小腿皆冰冷，頭上皮屑異常的多，不知平日宜食何物？　唐竹君

答　（一）皮膚的是濕疹，痢疾是另一種腸內的病，中醫往往胡謅說他是濕熱，可稱含糊之談。濕疹的治法，可用 Euro 油膏塗擦，痢疾須請醫服藥。（二）宜從整理胃腸着手。每天應當多食菜蔬，使大便通暢，食物宜選易消化的東西。

（一千〇十七）

問　（一）鄙人鼻孔常有過多涕梗塞，雖常以手帕拭出，於通氣片刻，即復梗塞如故，致呼吸每由口中入，請問此係何症？並服何藥可使鼻內通暢，而呼吸自由。（二）把握力薄弱，何藥服之可使強健？　顧步瀛

答　（一）此是鼻黏膜分泌過多，應請耳鼻科專家西醫，用藥水洗鼻。（二）宜長時靜養，服滋補強壯品，如魚肝油之類。

（一千〇十八）

問　（一）余每睡醒，即須小便，從少至今，大概皆改，是否屬于膀胱口之括約筋不能司收束之職責？（中醫謂爲腎水虧耗）並有何法可以醫治？（二）前兩月因騎馬過甚，當初係覺胃脘難受（即騎馬時）現覺腰脊時患酸痛，晚間二三點後痛楚尤甚，是否因騎馬致傷？抑仍如中醫之所謂腎虧？（三）補腎之藥，究以何種爲佳？多人勸余注射安度賜保命，未知有無效果？可否實施？（四）余嘗服司各脫魚肝油，此油對於腎虧有間接之效否？又食鹽怪怕勤花之性質，與魚肝油是否相同。　張毅文

答　（一）這一半是因爲習慣性，一半是你的膀胱容尿量太少，並不是什麼腎虧。治療的方法，在乎晚間禁飲茶水，先忍耐一二次，數天之後，自然可愈了。（二）是肌肉痠痛，和腎虧更沒有關係，初習騎馬時都是這樣的，後來能不痛。（三）不必。（四）魚肝油不妨認爲滋補品，不可認爲藥品。